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23nB118

密藏開禪師遺稿

明　道開著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道盛序
    - 錢謙益序
    - 于元凱序
    - 王祺序
  - 刻大藏願文一
    - 短述
    - 中衍書
    - 道開書
    - 曾乾亨書
    - 傅光宅書
    - 瞿汝稷書
    - 唐文獻書
    - 曾鳳儀書
    - 徐琰和書
    - 于玉立書
    - 吳惟明書
    - 袁黃書
    - 法本書
  - 念雲勤上人接管寂照刻場緣起實紀
  - 刻大藏願文二
  - 密藏禪師定制校訛書法
  - 卷上
    - 上慈聖皇太后
    - 募刻大藏文
    - 刻大藏願文
    - 刺血書經願文
    - 與憨山老師
    - 與妙峰老師
    - 與陸五臺少宰
    - 上本師和尚
    - 復陸五臺大司空

- 與龍泉兩堂上中下座諸師
- 復空印法師
- 與沈恒川居士
- 與王宇泰董玄宰兩居士
- 與都門檀越
- 與桂峰師
- 與稚菴師
- 與東禪月亭老師
- 與平廓師
- 與幻居師
- 與仰崖座主
- 與汪伯玉居士
- 與汪仲淹居士
- 與王弇州居士
- 與周鳴宇居士
- 與馮開之居士
- 與松谷老師
- 復曾舜徵居士
- 與于中甫居士
- 與繆仲淳居士
- 與太原王龍池居士
- 與傅伯俊侍御
- 又與馮開之居士
- 與松江康孟脩居士
- 與吳江周仲大沈及菴吳孚泉三居士
- 與吳康虞居士
- 與瞿元立居士
- 與賀知機伯仲
- 與徐孺東尚寶
- 與顧襟宇少參
- 復王元美居士
- 楞嚴問荅機緣
- 與王龍池方伯
- 與徐文卿居士
- 與傅侍御
- 與某
- 與真實居士

◦ 卷下

- 上本師和尚
- 與徐海觀居士
- 與曹林師兄
- 與曙天師弟
- 與李次公居士
- 又與曙天師弟
- 與忠菴師
- 與沈及菴吳孚泉周仲大周季華四居士
- 與朱濟川樂子晉二居士
- 復董玄宰太史鏡喻辨
- 與孫仲來王宇靖于中甫三居士
- 與徐孟孺康孟脩陸中復三居士
- 與公錫居士
- 與幻居師兄
- 與傅伯俊居士
- 與汪仲淹居士
- 與曾舜徵居士
- 與馮開之居士
- 與賀知機伯仲
- 與大司空陸五臺
- 與張梅村居士
- 與陸五臺大司寇
- 荅岳石帆居士…
- 與黃貞父居士
- 與文卿居士
- 與盧晉明居士
- 與瑯琊空不空居士
- 與吳康虞居士
- 與威縣尹默齋居士
- 與曲陽鮑明府
- 與包澹然居士
- 與盧思齋總戎
- 與包瑞溪學憲
- 覲西如師索書六不齋自責語敘
- 與陳代州居士
- 復稽將軍
- 復罕峰道者貽蘋果
- 與馮把總

        - 與于中甫潤甫伯仲
        - 與嘉禾諸文學
        - 與馮開之居士
        - 與項東源居士
        - 與張大心居士
        - 與王龍池方伯
        - 與傳伯俊居士
        - 與徐太僕
        - 與王龍池方伯
        - 與曾舜徵居士
        - 與王宇泰居士
        - 跋某卷
        - 與傳侍御
        - 與房山王明府
        - 與某
        - 與傳侍御
        - 代張中貴作戒文
        - 重脩稽古寺記
        - 與真實居士
        - 與某
        - 與某
        - 與陸太宰
        - 跋持準提陀羅尼福用解
        - 明優婆夷薛氏塔銘
        - 示寂先師楞嚴寺住持了然和尚行狀
    - 後跋
    - 遺稿始末略言
    - 楞嚴寺規約
        - 敘
        - 規約
    - 楞嚴寺禪堂規約
    - 念雲勤公塔銘并序
    - 附刻徑山請書
    - 尊者與藏大師書
- 卷目次
    - 1
    - 2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密藏開禪師遺編序

法界乃法界人自心共成之法界，原不限人于聖凡同異。人不以法界為心、不以法界為事，則彼人自異于法界，非法界拒彼人也。人能以法界為心、能成法界之事，則法界是此人自能為主，亦非此人別主心外之法界也。予初讀〈普賢行願品〉，于諸供養中，以法供養為最，乃至常隨佛學。毘盧遮那如來，從初發心，精進不退，以不可說身命而為布施，剝皮為紙，析骨為筆，刺血為墨，書寫經典，積如須彌，為重法故，以至與十方法界同證菩提，猶念念不捨。予乃大驚曰：「此正以法界為身，以法慧為命，而為十方法界之主中主者也。」因發願作植聖草，中有刻經著述章，皆以法為續佛慧命。後讀徑山刻方冊藏緣起，諸公極稱達觀大師與密藏開公能創發此大事，且引昔有老尼以刻藏之緣，自斷其臂，誓開此板。至沒身未完，其徒小尼善繼師志，亦斷臂而終其事。予又訝曰：「此二尼豈海藏龍女能轉身為大丈夫，而成無垢界正覺，乃今復有達、密二師資，而乘遮那如來夙願成此法藏之始終果海者乎？」此予所謂有能以法界為心、法界為事者，又誰于心外能同異之哉？更有最異而可疑者，密公既從達師創刻藏因緣于五臺，又議遷此板于雙徑楞嚴，事將成而隱去，卻不能如彼尼子以終其前志，而更遺憂于其師者，何哉？蓋天下美事，造物不與人全，密公知此舉將成，不若讓功與同門者併力為之，使此板有終。又或藉此自退，以幾諫達大師處亢于無悔。此非泰伯與夷齊，以忠孝為仁讓者，何能若是乎？今秋，予倚杖皋亭，門人樞子游雙徑，值王祉叔居士談及往事，因囑按指上人持其先祖密大師親書發願刻藏文卷及其遺編，屬予為敘。及讀之，乃知密公真不出予意之所逆也。願文中以萬曆壬午于紹興見古寺殘碑載勝國時會稽郡大藏板凡七副，因感泣刻板之在一郡者且爾，其流通天下者當何如哉？況我明僅南北兩板，法道陵夷，莫此為甚。遂願畢此生身命，募刻方冊板，廣作流通。尋入檇李，得覲達觀老師，兼晤馮開之，諸公業已先發是願，即共訂盟從事。予于此乃見二師真夙願再來，不謀而合也。至閱遺編，雖是為刻藏因緣，與妙峰、憨山諸大尊宿，及陸五臺、馮開之諸大老書劄，其中多自敘參學及就事隨機激揚啟發，非忠君愛國之微，即本分生死之事，或拈提向上機關，或指點今時利害，刀刀見血，殺活有神。誰謂此公非了手人、非登壇士，其語非說法拈頌為不可，視如今時雜出之語錄乎？因果不昧，乃今六十年後，有腳下兒孫如按指者，搜出此卷編能使我輩贊成。以公後世不獨大藏因緣，愈見達大師能不惜身命為法界主盟，及諸名公之願力有光，而此如來藏性種子更當

熏發此五分法身也。予方在長干，命門人松影麟子與諸護法共修大藏梵冊板，又得此證盟。今日之願與有法界為心者，益不設自懈而成此主中主之大事云。

戊戌秋日，浪杖人道盛題于崇光之雙桂閣。

密藏禪師遺稿序

密藏開禪師遺稿，法孫按指上人所收輯也。藏師英偉雄駿，千仞壁立，為紫柏尊者上首，法筵海眾所至雲涌，定中知本師將有王難，刺血上書，一夕隱去。師資閟現，群龍無首，諸天鬼神猶不能測知，而況於凡心凡眼乎？遺稿多所與群公書問，諈諉勸勉，以扶正法、刻大藏為責任。其為人仕者教忠，顯者教退，亢者教隱，競者教恬，根器濡弱者醒之以月愛，情塵軟煖者觸之以冷雲。筆舌聰明，自負宗眼者，必勦其扳援、搜其負墮，俾命根刳斷而後已。智眼分明，慈心諄複，熱血痛淚，至今凌出於紙墨之上，以方袍世外之人，省邊略憂國計，當貢場款塞之日，抱靖康左衽之虞，人謂其杈衣遠遁，蓋已懸鏡，今日非偶然也。國朝自楚石、泐潭已後，師絃絕響，崛起為紫柏、海印二大師，而藏師為紫柏之嫡子。龍樹言：「那伽，或言龍，或言象，水行中龍力大，陸行中象力大。」此三人者，豈非龍象乎？難陀、跋陀二龍王護持正法，修羅將戰二龍王身繞須彌山，動雲布以尾打水，大海浪冠須彌。忉利天始知修羅欲戰，而嚴攻伐。古來尊宿大師，現身出世，蹴踏天下，自然有如此氣象。其不然者，則螣蛇爾、蜥蜴爾，種性既劣，威神無幾，顧亦欲噓雲歙霧激海水而冠須彌，焉可誣哉？藏師此文，皆叢殘不經意之作，方諸二老，如流星之奔竘，芒焰驟作，有聲曳其後，而殷殷於天漢之間，其它皆蚌珠爝火，流照咫尺，誰得而並之？二百年來，豪傑閒作，法運通塞，文不在茲。或者猶欲以餘分閏位，竊竊然議其統系。佛言：「譬如窮人，妄號帝王，自取誅滅。」孔子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可不懼哉！往在武林，與天界覺浪和尚明燈夜談，相對嘆息，其為藏師稿序，亦出少分。而浪老又順世去矣，撫卷摩娑，泫然流涕者久之。

上章困敦之歲，辜月長至後二日，海印弟子虞山錢謙益謹敘。

密藏禪師遺稿序

眾生證佛，原以光明，若度世非真，則無生亦妄。佛於歷劫後，種種世界之事，無所不知；而善知識於數千里外、數十年後之事，未有能一語中之者，雖終日談空說妙、求豪傑，不退菩提心不可得

也。予生平未嘗究心內典，而先君遊於紫柏尊者之門，以密藏禪師為畏友。每言尊者門墻高峻，而師穎悟絕人，於書無所不讀，先得長生久視之道，自謂當世莫之與京。初見尊者對坐，引古今論性命，尊者不答，至三晝夜，尊者知其機鋒已盡，始語之曰：「吾以汝為奇男子，乃含沸矢噴人耶？」師大驚悟，伏地叩頭，流汗透體，從此追隨杖履幾二十年。師立志刻書板大藏流傳於世，而尊者與馮太史輩已有同心。萬曆丙戌，師弟同入京師，慈聖皇太后知有刻藏之舉，欲發帑金命刻，尊者謂宜令率土沾恩，師願以一身任事，遂撰文廣募，隨立規條。始於五臺之清涼，後移於雙徑之寂照。師多方拮据，親自較讎，一時遺書諸名公，大率為此尊者再入京師，將了圜中自在之偈。師知必及於禍，遂刺血上書遁去。尊者覽書墮淚曰：「吾尚有一副鉗鎚，斯人去，無所用之矣。」師不欲以文章自見，故多散失，且無刻本。今師之五世法孫按指上人，欲竟師刻藏之志，攜師遺稿來自徑山，索序言於予，將付之梓。予捧誦之，不覺掩卷歎曰：「嗟乎！以命世之才逃入禪林，無怪乎世事之莫辦也。」予不知佛法，不敢強作禪語，但能言吾所明、不言吾所疑。吾所明者，未必是佛菩薩；吾所疑者，的是地獄、餓鬼、畜生。則有一語普告緇素，藏師當日談世事，痛哭流涕，如老成憂國，每及陸沈。愚者以為狂言，即智者亦以為過慮。至今其言已孚於卜筮，談佛法亦痛哭流涕，如佛祖慈悲，蓮生舌上，不特大眾懽喜讚嘆，得未曾有，即紫柏尊者尚視之若摩尼珠、若獅子吼，豈其了生死，反不能如燈取影耶？

金壇後學于元凱題於雲林之墨光亭

密藏禪師遺稿序

丈室之內，床書連屋，桐蔭拂階，予顧樂之，欣與影謀。於時秋也，幽煙冥緬，空林綿濛。素月炤閒庭，芙蓉映衰柳，為誦秋水伊人之句。童子舁籬菊數本置几案間，因燒燭看壁間影。窗影、靜影、傲影、竹月遙答影，類禪機明妙，渾脫瀏灕，致足悟也。夫俗世常戀，予素勿歡，顧獨耽本業，偃息萬卷中。比又涉禪，鑽義義格、捨義義牽，鐵牛背虱，苦無入處，乃心獨好之，謂有情水泮空，境秋澄眾生，總是佛身大地，罔非淨土也。夫古德舒拳，貴空能所，真如弘覺，務活慧根。是以青蓮喻法，重開劫外之花；寶月麗空，一洗區中之霧。使道體淺薄，徒墮聲聞，牙瀋口腥，陳因相續，庭檜何香？西來何意？此燈不傳久矣。至若德契勝蘭，聲追安遠，探鷲峰之秘旨，襲龍樹之芳猷，意珠其性月同明，戒香與覺花齊馥，固已機鋒如箭，抑且義學如淵，則予于密藏禪師有深慕焉。

乃時遷世遠，法語沉湮，厥五世孫按指穎公，欲紹刻藏之願，蒐搆遺編，竟得于耆舊之手，而手澤箋疏，復出之荒院之間。雖禪師之慧覺長存乎，亦穎公之善述也。予友丹山吳山人為穎公倡，以壽之梓，索弁于予。予讀之，見其或矢願于度生，或銳志于弘法，或踵會元而直入，或精彼岸而誕登，或慷慨于家國天下之間，或預識夫成敗興亡之際，其克肩鴻鉅，露之于重刻方冊大藏及興復楞嚴禪寺，乃終蕭然絕塵蟬蛻世羈之外。何也？要知海水非音，鬥蛇非字，池艸奚關，詩句江峰，寧涉禪心。然解者得之，則陋彼槿榮，珍斯天性。故祖家欲燒故紙，文家欲空萬卷，軫雖殊，道則一也。所以涼雲杳壑，津寄惟深，琅函寶疊，總成活句。讀是編，抑深予秋水伊人之思矣！霜氣肅林，月光透紙，予將參密師于蕭疏菊影間，密師其許我否？

戊戌季秋，止庵居士王祺題於溪上之松浮舫。

刻大藏願文

手卷存之徑山，另錄此箋留吳江周季華居士處，俟藏事告成，附刻藏緣起後。願力深廣，定有繼起肩荷者，無慮其不克終也。道開謹書為左券，本師和尚同開之、　仲淳兩居士證明。

(密祖願文刻於戊戌冬。　諸大士願文并券語，辛丑五月，壽光法姓從　吳，自周安石居士處得來，亦時節因緣，珠還合浦之意，因全刻於帙。時辛丑重九契，穎述)

凡世間創一物，建一事，垂一語，立一言，必精誠兼到，故垂久而不沒，即沒之而後有，以慕思精感者必獲焉。按指公，幼為沙彌時，忽得密藏大師墨跡刻藏願文，如親授受，而悲喜珍重。後二十年，又得同時諸明公同日發願文。今知密大師以書帙龍藏流通天下，後世雖功不與焉，而不知彼時垂一語一言皆精誠般若之流出。今五世孫按公，又得輯而梓之。衍得而觀之，能無慨繫數語以誌緣偶。云爾。

鏡花頭陀中衍，謹書於古梅蘭若。

刻大藏願文

道開既薙染，即知作佛子當報佛恩，蚤夜矢心顧不知報佛恩事當何出？萬曆壬午，從補怛天台詣武林，於紹興道中忽見古寺殘碑，載勝國時會稽郡大藏板凡七副，因感泣思惟板刻之在一郡者且爾，其卷軸流通在天下者當何如哉？迺我　明僅南北兩板，法道陵夷，莫此為甚。遂願畢此生身命，募刻方冊板，廣作流通。尋入檇李得

侍　達觀老師兼晤馮開之居士輩，則老師暨諸居士業已先發是願，即共訂盟從事。遑遑三載，莫得其緒。丙戌春，走長安籌之傅金沙居士輩反覆思究，審知善建事者必先植本，本植則枝幹卉葉自然叢成，乃定以善信十人歲各捐貲為唱緣，又一人則各勸三人為助緣。蓋分之既易為施、易為勸，而合之則其貲甚裕，又其功為有繼。至於捐助之廣、勸發之多，不可思議格量，固自有　諸佛威光臨之，諸善信願力持之。照創事之初，則不得不以是為定則也。居士等因一一發心，且各疏其願盟之　諸佛，并歸道開，以為他日經成之券。道開藉十大士深心弘願，得畢竟是事以報佛恩，即碎頭目髓腦作栴檀香充遍法界以供十大士猶為未盡，願與十大士共證之。
萬曆丁亥春正月望比丘道開焚香謹書

刻大藏願文

密藏大師唱化國中刻全藏以廣流通，此東土一大因緣也。青原人曾乾亨一聞發歡喜心，深惟下劣，自聞佛乘以來，日用四威儀中，恍然別是一世界。每誦內典一句一偈，便覺靈根滋長。矧此全藏，如大雲雨克遍大地，叢林卉木靡不沾潤。欲報佛恩，舍此流通奚先哉？乃矢心自服官，以至歸山俸貲，隨分捐助，轉相化導。效此涓埃，無始以來，漏業消殞，速徹無生，及四恩三有微塵眾生，同此願力，同滅罪垢、同悟菩提，飲一滴慧水，即泛妙莊嚴海，出萬劫沉輪，立証毘盧法身。十方虛空尚有量，我此宏誓永無邊。
弟子曾乾亨百拜謹書

刻大藏願文

宅自小年，每每眾聲宣揚佛號，則悲淚不能自止。後讀　《大阿彌陀經》於吳縣齋中，方及半而痛哭流涕，襟袖沾濕。亦自信夙緣非偶，　佛恩難報。但未知所以報耳。及讀《楞嚴》有云：「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乃知欲大報　佛恩，莫若廣揚　佛教。即自今生今世，以至萬劫千生，虛空有盡我報無窮。是以聞密藏上人流通大藏之議，而欣然樂為謀始，且約諸名德共為助緣。在官則有俸可捐，去官亦隨力為施。更復轉相勸化，資益無方。惟願　諸佛菩薩共作証盟。旗場起處，工用咸來。法鼓鳴時，眾聲寧寂。放大光明，於無量世界；布大利益，於無量眾生。人身有生老病死，善念常存；世界有成住壞空，正法恒在。宅願將頭目髓腦髮膚爪齒，一一碎為微塵，隨風飄揚，分向各各世界，各各眾生前贊此功德。便使此一一微塵身，代一切微塵地獄諸苦有大歡喜矣。宅

有兒爾庚，甫八歲，似有種性者，甚惟達觀老師及藏兄所憐，今以身師事　達觀老師，而以兒事藏兄，助緣隨化父子共之云。

弟子傅光宅薰沐和南謹書

刻大藏願文

我佛菩薩視眾生沉沒苦流，不啻身受其苦，欲拯之覺岸，乃竭其慈力，因病授藥，巧譬曲喻，慇懃反覆，誘掖眾生，故有是一大藏。稷自髫歲則喜讀其言，今年已四十，顧根器凡狹，菩提涅槃尚在遙遠。然歷諸患苦，患苦恬謐，歷諸險阻，險阻坦夷，仰荷慈力，深遠難量。旋視九界眾生，其患苦險阻如稷者、過於稷者，殆不可勝計。念是而不贊　佛弘化，則真斷　佛種性之忍人。慈值密藏師兄欲梓方冊全藏以廣流通，欣然契心，遂尾諸淨侶，長跽佛前，而說誓曰：「願畢我形壽，力荷此法藏，苟可效我力，靡所不自竭。念昔　佛菩薩，以此法藏故，剝皮以為紙，析骨以為筆，書寫此經卷，積如須彌山。今此真丹國，陟釐瑩於玉，無事以我皮，充此法藏用，使我皮可用，剝所不敢辭。域有蒙氏筆，無事析我骨，使我骨可用，析所不敢辭。我今雖食貧，檀貲當勉具，歷仕及歸農，隨緣力為辦。不直此一生，願盡未來際，常以此法藏，普度諸眾生。」

那羅延窟學人瞿汝稷盥沐槃談書

刻大藏願文

文獻溷，風塵久，且根器鈍劣，無能窺大道。頃歲從達觀大師密藏禪師稍聞緒論，始知佛恩最大，欲報無繇。中夜思之，可勝慚赧。會藏師兄倡刻全藏，諸同志捐貲助之間，以語文獻。文獻竊惟古之開士，或以半偈捨身，隻語析骨。文獻悲夫哉！乃敢遜於前茅，而令大教流通，法霖普被，所以上報四恩、下讖種種罪業，孰逾於此？遂欣然願豫斯盟，籍斯願力，或得早證菩提，不致沉淪永劫云爾。

丁亥春正月穀旦學人唐文獻

刻大藏願文

往在吳中，聞達觀、密藏兩大師欲刊大藏因緣，私竊喜之，恨不旦夕就。不自意，復從傅金沙諸君子畢是願也。歲丁亥上元　密藏師約赴龍華道場，各發願言成就是事。鳳儀稽首向佛而說願言曰：

「山河大地本清淨，云何世尊出世間？四十九年所說法，胡為在在咸欽仰？良由眾生夙業重，非此莫能成解脫。試觀末世諸苦楚，何者不由貪嗔癡，使得一聞半句偈，豈不回心證所有？奈何經義久寂寥，縱能持誦不自解，儻使大藏遍十方，十方應有發心者。開今既已作是念，我等寧無贊嘆心？願輸生平俸所得，積日累年證斯果。更為廣約諸同好，隨所布施報佛恩。唯願諸神咸擁護，務俾佛法廣流傳。凡我同盟諸君子，生生世世為眷屬，三世諸佛作証盟，當知所願必成就。」

南嶽居士曾鳳儀薰沐拜手書

刻大藏願文

佛弟子琰，少事血氣去書學劍，適志[丰/(衣-亠+一)]馬，凡所為泥犁種子事，心快稱勝。自與友人繆仲淳氏、周叔宗氏遊，委曲導引，痛恨前非。及壬午，籍仲淳侍達觀老師，得為佛弟子，乃翻然一洗舊習，始知千生罪業半偈能銷、生死大事彈指可畢，自非諸佛，眾生苦惱無有了期，因知佛恩當報，顧思報佛深恩，莫若闡揚佛化，廣利群生。啣之已久，未會其緣。比以世澤來自都門，濫竊冠裳，虛糜廩祿，國恩日重，慚愧日深。適吾　法兄密藏募刻大藏為書冊，揚法利生，莫過於此。遂發願捐歲俸，唱斯勝緣。此經成日，願盡大地眾生見者聞者，一言半句，觸著磕著，頓徹圓明，直取無上菩提。惟此功德，琰籍之報。　佛恩、報　國恩、銷罪業。又或朝市不久留，當如歲俸與大藏終始。願王不動，諸佛證盟。
萬曆丁亥正月望日佛弟子徐琰和南謹書

刻大藏願文

玉立始生，徵母氏夢，知先世從僧伽來。既壯，獲承事達觀老師稱弟子，始歸成法道，十方三世佛事，願一肩荷之。摩頂至踵，致之法王。凡有一涓滴、一毛髮，可以報佛恩、奉揚　師訓者，即蹈鑊湯爐炭令此身碎為微塵，立歡喜奮決。蓋虛空可隕，此願不可移也。萬曆癸未，緣父母少所訓習詩書，濫廁科名，承乏郎署。服官以來，虛糜廩祿，無有尺樹寸效仰酬國恩，早夜慚懼。會吾　法兄密藏募刻大藏，遂發願捐每歲俸貲為唱緣，即去官亦捐資如俸，以終始其事。諦知建不世之勳庸，不如為國家廣一滴菩提水。且立既暫作王臣，便當作王臣中佛事。此功德，願我聖明，發菩提心，大揚慈化，停毒蒼生。又願此經刻成，盡大地有情見者聞者，豁開智

眼，永息苦輪，徹証無生，等躋覺位。又願此經於佛法滅後，放大光明，照耀一切。願王不動，諸佛證盟。

萬曆丁亥正月望日佛弟子于玉立和南謹書

刻大藏願文

惟明世染堅凝，智種涼薄，向惟有志翰墨。及壯，尚不曉身心性命為何物，釋典為何書？萬曆甲申夏，友人繆仲淳氏，自真州招余過義興之善卷，得侍達觀師稱弟子，始知窺向，然終以障蔽深重，每展卷即昏沉瞌睡。先是明將發義興，夢入大伽藍，見鑄巨鍾火光蔽天日。以語師，師謂：「此法音吼擊法炬光明之兆。今諸名卿開士，欲別梓藏典廣流通，爾其或有緣于此藏中。《弘明集》實文字般若前茅，宜先就梓，啟世聾瞶，爾亦可籍是蕩滌情染，發榮慧種。」明遂從事，如師命。丙戌冬刻就緒，以他務入燕都，會藏兄盟諸大士唱舉斯事，明遂願與盟，或自力或籍他力，願歲捐百金，與斯舉相終始。儻賴諸佛菩薩冥加得溢于盟要之外，尤至願也。惟此願王遍入塵剎，即劫窮一切法藏殞滅盡，而我輩此刻如金剛牟尼不毀不變，於一切有情摧諸邪見、照諸昏暗，滿足諸伶俜困苦，直至彌勒下生，遞續不乏。惟三世佛陀，証知我願。

萬曆丁亥四月六日弟子吳惟明稽首和南

刻藏發願文(袁了凡居士親書手卷真蹟現存，古梅菴比丘契穎摹梓)

我聞如是，釋迦牟尼佛從周昭王甲寅年四月初八日降生，至周定王癸酉年二月十五日入涅槃，正法住世五百年。始于周定王甲戌年，終于周貞定王癸巳年，像法住世一千年。始貞定王甲午年，終梁元帝癸酉，末法住世一萬年。始于甲戌至大明嘉靖癸巳歷九百七十年，弟子袁黃於臘月十一日建生，後去九千三十年癸丑滿一萬年，月光菩薩出此方說法度眾生，滿五十二年入涅槃。《首楞嚴經》、《般舟三昧經》先滅不現，餘經次第滅，《無量壽經》後百年滅。至大惡世，南嶽思大禪師發願，誓求神丹大藥，得長壽五通，修習禪定；次求六神通，具足一切法門，成無上道，度諸眾生，持令經教永永不滅。修習苦行，具足佛道功德，面見彌勒佛。我今亦發願，先求神丹大藥，誓造全部藏經書板，普遍流通，永世不滅。稽首歸命十方諸佛，稽首歸命十二部經，稽首歸命諸大菩薩四十二地諸賢聖僧，稽首歸命一切緣覺、聲聞、學無學眾。又復稽首釋梵四王、天龍八部、冥空善神、護法大將。袁黃自惟無始以來，迷失真性，福緣淺薄，上不得值釋迦出世，下不得蒙正法像法諸祖師提撕

了性，用是沉淪六道，枉受輪迴。今幸生末法人道中，誠心懺悔破戒障道重罪、勤修種種善道。睹諸眾生現溺苦海，不願生天獨受樂趣；睹諸眾生昏迷顛倒，不願聲聞緣覺自超三界；睹諸眾生未成佛，不願先取泥洹。但願諸佛憐我、賢聖助我，即賜神丹或逢仙艸，證五通仙果，住五濁惡世，救度眾生。將此深心，永奉塵剎，面見月光菩薩，助揚聖教。復同南嶽思大禪師，齊見彌勒，親蒙授記，所刻藏經，時將廢壞，即出修補，力持大法，永不息滅。又願得六神通，智慧頓開，辯才無量，一切法門，靡不精達。世間眾藝，高擅古今，使外道闡提，垂首折伏。又願祿位偕崇，才德並茂，凡所施為，皆有實際。播種希稷，河渠效禹，敷教同契，制作侔姬旦，刪述齊孔丘，種種勳烈，萬世永賴。馮籍寵靈，護持正法，禁塞邪途，闡明正教。使朝廷設科取士，皆由釋典；眾生從髫年受學，即聞佛誨。所刻藏經，人人樂檢，世世勤持，法布無窮，不可思議。非貪年壽，非慕名聞，非耽富貴利達，為護法故不辭塵世，特假勳名，作如來之金湯，護正法于無盡。懇求滿願，日誦佛母準提咒，惟願準提菩薩摩訶薩慈悲攝授。自于萬曆癸酉，余偕幻余禪師習靜于武塘塔院，時髦勝友昕夕扣門，注往束縛于世儒之說，頻興疑難。予謂眾言淆亂，折諸聖。佛教入中國時，堯舜周孔已沒，聖人不作，孰與折衷？傅奕、韓愈之徒挾其勝心、騁其淺見而妄訾之。宋儒遂祖之而布之訓詁，令後世學者為童蒙時輒已入其說而蔽其正見，未嘗測其廣大之境，即已疑其虛無；未嘗窺其堅固之門，即已疑其寂滅。間有一二豪傑，能卓然自信者，則皆誦其書而知其言者也。因與幻余私議，謂釋迦雖往，法藏猶存，特以梵筴重大，流傳未廣，誠得易以書板梓而行之，使處處流通，人人誦習，孰邪孰正，人自能辯之，而正法將大振矣。逾十年癸未，達觀大師寄跡于汾湖之敝廬，余復與商確，謂利益甚大。又明年甲申，遇密藏師兄于嘉禾之楞巖，相與籌畫，頗有次第，即命余草募緣文而請益于吾師五臺先生，厥後具區洞觀、健參、宇泰，諸兄弟相竭力謀之，事遂大集。余則株守渠陽，不得與奔走。己丑秋，幻余挾卷至官舍，索余願文書于首，此事倘諧，此願不虛發矣。

弟子袁黃百拜謹書

幻余大師發願文

古梅菴法孫契穎手摹梓

法本自惟根器下劣，識習昏柔，幸賴宿緣，得為佛子。更蒙達觀和尚獎掖，再奮泥途，始知有三藐菩提所當修證。萬曆癸酉，自金陵

參雲谷和尚，歸錫武塘，遂搆禪室于本所受業蘭若中朝夕禪誦。時項東源、袁了凡兩居士日過我為法喜遊，不以庸譾多諸啟迪，智慈方便再世淨名，雖象服攸殊，金蘭雅契。一日了凡居士與本矢言，欲將梵典翻為方冊，俾家傳人誦，拔邪見稠林，歸薩婆若海。柰何弘願雖發，而實行不加，法本竟滯寂山林，居士亦羈迷世綱，光陰駒邁，良可惜哉！歲丙戌，豫章密藏開兄迺持是願乞檀燕都，蓋念未來眾生沉沒苦海，預布津梁。其志若願，視法本倍增宏遠。允哉！月光、思大之用心乎？一見語及，心光照合。時達觀和尚挂錫燕都，遂囑同事以謝初心。法本銜命歸清涼，開兄寓燕都盟諸居士，各發願以襄盛舉。繼幸卜吉清涼，而無邊老宿且捨菴建期筮事矣。顧遊行海，必假願王為之前驅，而法本從事于茲已二年所，乃未嘗傾誠三寶以吐寸衷。今盥手焚香，一心五體投地皈命，盡虛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佛陀耶、達摩耶、僧伽耶，千華臺上百寶光中本師釋迦牟尼佛、大智文殊師利菩薩、大行普賢菩薩、十方三世一切權實護法諸菩薩，而說偈言：

「粵稽微妙典，觸處恒熾然，本非十二部，及言語文字。由有不覺者，覺者出現世，乘慈智悲願，轉一切法輪，令諸有情者，開示與悟入。念茲劫末時，法海漸以涸，法本不自揣，願揚其波瀾，于未來世中，潤一切枯稿。螳螂竭股力，以拒轍康莊，自身及與命，咸所不顧惜。假使務日繁，勝入刀鎗林，我以法藏故，似飲甘露味。假使魔為賊，由茲加害我，我以法藏故，終不生退心。假有別三昧，疾得證菩提，我以法藏故，寧沉滯塵劫，假生樂寂心，而欣處獨靜，即嚴焦芽戒，奉此以周旋。假我形壽短，此生不了辦，再出為男子，當畢竟是事。願以流通力，洞解三乘法，在處為開演，覺悟諸含識。願以此因緣，現世作醫王，病者聞見我，頓令苦消滅。願無盡眾生，悉蒙我化導，無一不成佛，我方證菩提。惟此大願王，念念不捨離，記憶及受持，盡諸未來際。」

萬曆己丑冬十月二十四日比丘法本稽首書

念雲勤上人接管寂照刻場緣起實紀

刻藏大緣，實始於　藏。公稟　本師之旨，以續　佛祖慧命者也。不圖藏公匿跡遠引，　幻予師代總其事，無何亦復遷化。後之權茲役者，相繼迭遷，軌則不一，雖云因果無差，終於事功有誤。　本師念藏公與幻予師勤勞在昔，而其法嗣　勤上人，夙稟忠實，志存法門，特作偈表信付囑南來，專理刻場諸務。上人不遠數百里訪予金沙，就予商確規繩。予以此緣經始之日竊嘗與聞，迨遷南之舉予

復有言贊成，誼不敢默，迺偕上人暨諸法侶定約，允刻場向來檀施資財，自萬曆二十八年已前，事經數載，人歷存亡，交單固存，勢難清理，乃今定於二十九年勤上人接管為始。每歲四方檀信一應所施刻場錢糧，施主隨施多寡，一一手登此卷。刻完之日，計共施貲若干，茲已刻字若干，報命施主，年終累筭查銷，歲以為常。設有臾代，便立交單，并支銷細數一一交明，庶事體畫一、收放清楚，人心服而遠近向風矣，未必非叢林之一助也。卷名實紀者，蓋取真實不虛、果因不昧之義云。
萬曆辛丑二月朔覺休居士繆希雍手題

刻大藏願文

財法二施俱圓，為檀度第一，無如刻藏。世世信心者，於有為功德亦能捐施，而獨於此惜錙銖如愛頭目。何哉？業重故緣薄也。始藏公與余言，宰官與緣者四十人，人百金以為主，而其它輔之，不十年可完，余亦踊躍翹企。無何四十人者，漸與時迕，存歿半而登　朝食祿者無一焉，獨吾金壇兩緣不絕如線，自戊子迄今十三年矣，而於全藏不能以半，則豈獨業重緣薄，造物者亦若靳之默？丈夫要自闢宇宙，何可為造物所囿、為業緣所縛、宜各發勇猛心，捨慳貪心，種莫大之因，為龍華前茅。不然，浩浩長劫，有法時無幾，何時是出苦日耶？念及於此，骨竦毛豎。不孝雖貪，願歲捐十金至藏完而止。衣食可缺，此不可缺。當更始之時，感仲淳之言，走筆志之，因以勗同志者。
同日念西居士王肯堂書
己亥菊秋新安世德后裔孫萬里錄刻

密藏禪師定制校訛書法

- 北南舊三藏校對之時，一章一句，一字一畫，及提頭行款，但有差殊，無論彼此是非，一概標出北藏之上，并註艸本。
- 北藏是、南舊非，則捨南舊而從北。
  假如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波，北作波、南作坡，或舊作沒，但從波而已。卷末校訛款下則不必書。
- 南舊藏是、北藏非，則從南舊改正。
  假如觀自在菩薩，自，南舊俱作自、北作目，竟改從自。卷末校訛款下宜書(幾葉幾行)自(誤作目，從南改正)。
- 三藏文雖同，而義俱錯，則出己意於校訛款下。

假如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深，三藏俱作探，據文通義當作深，則卷末校訛款下宜書(幾葉幾行)探(當作深)；有少疑未決則書(幾葉幾行)探(疑當作深)；其文義竟莫可曉，則書(幾葉幾行)探(疑有誤)。

- 三藏文異而義俱錯則互存，而更出己意於校訛款下。
假如照見五蘊皆空，五，北作互、南作王，或舊作丑，據文通義當作五，則卷末校訛款下宜書(幾葉幾行)互(南作王、舊作丑，疑當作五)。或文義莫可參擬，則書(幾葉幾行)互(南作王、舊作丑，疑有誤)。
- 三藏文雖異，而義俱通，則互存之。
假如度一切苦厄，一切，北作一切、南舊作無量，文義俱通，則卷末校訛款下宜書(幾葉幾行)一切(南舊作無量)，或南作無量、舊作諸，則書(幾葉幾行)一切(南作無量、舊作諸)。

此字送去　周季華居士，但凡送經與人校義，即宜依此謄一幅與之，更須與講說明白。若止對字，止須以檢經會約與之一本，不必與此。　樂子晉居士誓願與貧納清校經藏，凡有經欲校義付刻，可共商之。

丙戌二月初五日藏筆

密藏開禪師遺稿卷上

苕上後學弟子王祺校閱

紫柏第六世孫契穎壽梓

上慈聖皇太后

恭惟聖母老娘娘，夙培福種，久植慧因，今現摩耶之身，權作人天之眼，傾心三寶，憫念群生，建塔造寺，施藏齋僧，凡有功勳，靡不畢備。山僧兀坐寒巖，獲沾慈惠，不勝讚頌，豈盡詶揚。茲以山林所藏觀音大士一軸，乃鄆郡丁雲鵬所畫，古今絕筆，丹青上乘，誠希有之珍也。又羅漢膏一瓶，乃方山所出。唐李長者造華嚴合論於此山，二虎引路，天女侍瓶。今其山所有香草，煎膏服之，甚有靈應。此乃舊年所蓄，尤可貴也。又新刻藏經起信論疏一部一冊、筆削記一部五冊、續原教論一部一冊，謹進上慈覽。儻有一言半偈開般若之門、植菩提之種，則不惟山僧藉以報三寶之恩，而刻經檀信亦功不唐捐矣。謹奏以聞。

募刻大藏文

眾生非佛法，則冥迷長夜、流浪三塗；而佛法非流通，則玄言靡宣、妙義將隱。故眾生非佛法不能自度，佛法非眾生不能自弘。凡為佛之弟子，必切度生。既有願於度生，必事弘法。法之所被，見者聞者皆植般若之緣；觸者攖者，盡對菩提之果。如來正遍知由荷法而成，惡道那落迦由遠法而入。苦流無涘，非法不濟；覺苑無階，非法不臻。世出世之福，以法而成就；為無為之業，以法而解脫。人有弘焉者，如羲和御日，四海必被其光明；娑竭為霖，諸方悉承其潤澤。所以臚傳句語，能空琰魔之獄；蟻浥灌瀝，爰昇提婆之宮。況復琅函羅七千之富，寶疊具三藏之文哉？鎔冶三賢、埏埴十聖，拯溺三界、導迷九類，莫不由茲矣。是以群聖幽讚，列代咸推。屬我熙朝，尤尊勝典，太祖高皇帝既刻全藏于金陵，太宗文皇帝復鏤善梓于北平。蓋聖人弘法之願，惟期於普，故大藏行世之刻，不厭於再也。後浙之武林，仰承德風，更造方冊，歷歲既久，其刻遂湮。今宇內所行，惟南北兩藏，北藏既在法宮，請施非易。南藏雖行諸郡，印造猶艱，僻壤幽巖，何以取辦？苾芻、蒲塞，每自興嗟。開等濫被田衣，稍窺海墨，嘗以宋刻校茲二藏，魯魚之訛互有、潦鶴之舛遞彰。因思法雲以遍覆為功，寶筏以畢渡為德，教有多門，道惟一致，時雖異代，聖無兩心。觀文皇再刻大藏之心，即如來悉度眾生之願也。今我聖天子，凡大藏未收疏論，皆收梓于藏中，印施於海內，豈不欲家握摩尼之珠、人入栴檀之林，群生歸善、四海蒙休哉？顧武林之刻，既以久而毀，則更梓之謀，逮于今為急。請以三藏並校，參之英賢，正其訛謬，仍易梵帙，以從方冊。所費既約，其行必普，是體紫宸之仁心，而續如來之慧命也。昔之人有以半偈而捨身、有以四句而析骨，遐討於幾萬里之外，不辭流沙熱風；冥搜於數十年之遙，無憚狻猊虎豹。誠不忍永劫之沉昏，故寧勞於一世；深愍諸有之交喪，故甘瘁其四體耳。今唱化雖勤，無流沙熱風之擾；剛強難化，非虎豹狻猊之倫。捐橐易于捨身，而所得不止于半偈；鋟梓殊於析骨，而所傳有踰于四句。集彼眾檀，成茲全藏，俾日城廣燭，雷音遠流，不亦善歟！一時居士若大司空五臺陸公光祖、少司寇雨亭陳公瓚、太史具區馮公夢禎等，皆聞而悅之，力讚開等負笈九州、乞金七眾，闢無上之因田，布希有之聖種云。

刻大藏願文(親書手卷徑山古梅菴珍藏)

道開既薙染，即知作佛子當報佛恩，蚤夜矢心顧不知報佛恩事當何出？萬曆壬午，從補怛天台詣武林，於紹興道中忽見古寺殘碑，載勝國時會稽郡大藏板凡七副。因感泣思惟，板刻之在一郡者且爾，

其卷軸流通在天下者，當何如哉？迺我明僅南北兩板，法道陵夷，莫此為甚。遂願畢此生身命，募刻方冊板，廣作流通。尋入檇李得侍達觀老師兼晤馮開之居士輩，則老師暨諸居士業已先發是願，即共訂盟從事，遑遑三載，莫得其緒。丙戌春，走長安籌之傅金沙居士輩反覆思究，審知善建事者必先植本，本植則枝榦卉葉自然叢成，乃定以善信十人，歲各捐貲為唱緣。又一人則各勸三人為助緣。蓋分之既易為施、易為勸，而合之則其資甚裕，又其功為有繼。至於捐助之廣，勸發之多，不可思議格量，固自有諸佛威光臨之，諸善信願力持之。照創事之初，則不得不以是為定則也。居士等因一一發心，且各疏其願盟之諸佛，并歸道開，以為他日經成之券。道開藉十大士深心弘願，得畢竟是事，以報佛恩，即碎頭目髓腦作栴檀香，充遍法界以供十大士，猶為未盡，願與十大士共證之。

刺血書經願文(親筆血書現存徑山古某庵，馮祭酒夢禎血書一通文同)

真實願王佛，比丘弟子道開，謹瀝血投誠於　十方常住三寶、　本師釋迦、　護法韋馱、天龍等眾，及　楞嚴寺護伽藍神。道開為求無上菩提，同居士馮夢禎，發心倡因，刺血書寫　大藏聖教，夢禎書大小乘經律論各一卷，道開書唐譯《華嚴經》一部，普願見者聞者各各如是，發心書寫一卷多卷一部多部，乃至一字一句，滿足大藏，永充供養，不許出山。仗此真實願力，　韋馱尊天護持神力，自今日至彌勒下生，一函一卷、一句一字不令散失。中間若有起心盜竊及作障惱者，　韋馱尊天現大威力，碎其腦為微塵，一切國王、一切宰官、一切大力鬼神，下至四生、六道一切含血眾生，觸我願風，無不踊躍歡喜同心護持，如自眼目，如自心髓。若遇佛法有難、國土眾生有難，我此　寶藏即時放光現瑞，轉禍為祥。一切眾生睹此希奇，轉轉讚歎，傳布十方，俱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如我願不真，始勤終怠，退失一切眾生善根，亦願　諸佛諸天降罪於我，生遭惡疾，死墮泥犁，以為欺誑　三寶之戒。
明萬曆乙酉元日比丘弟子道開謹疏
和尚真可證盟

與憨山老師

開至不肖，根最下劣，習最濃重，而拘縛方隘之疾，尤在膏肓。本師居恒慮開終非道器，每加錐箚呵斥，而開亦良自痛苦，且奈之

何。昨與老師遇，數日間見師於諸事法一一揮霍自在，而又委悉精明，真有百花叢裡過一葉不沾裳氣象，令人私心歸仰。反覆思惟，是果從何處得來。沿途奮激觀念，忽爾神染習移，一切緣務亦稍覺寬鬆活潑。始知此事不從外來。向來只因有我，以有我故，自將一段門面遮蔽在前，不得自在。如靠墻壁，翻筋斗相似，前後隔閡。今賴身光照爍，破我幽暗，如暖氣花開、春風凍解。信知不借功勳，又不在蒲團紙墨上討尋，而在自心一轉移頃也。向疑善財於諸善知識一參見之際，不越剎那，即證入無量三昧無數解脫門，何其神速若此？今固知其猶鏡中現像、空中荅響耳。邇來本師謂開有少分如師氣度，且囑無忘師恩德。若恩若怨，狗馬不昧，即無此囑，能忘之乎？開自今以往，儻有寸進，願將此深心奉塵剎，以報老師也。八月初十日離即墨，十五日宿濟南真空師處。二十二日至都城，本師居西關地藏數日即避紛潭柘。不肖寓龍華勾當求文事業。龍華老師處業，已如所付囑，密啟其意。彼且轉致末那公，柰此公疾未痊可，尚未得白之阿賴耶。第幸末那公肯留意少分。其可其否？一得阿賴耶真實口風，當再報師。無盡燈意。佛像至城，即圖寫款式尺寸備語龍華，老師謂不爾，則勝事無成。不肖謂此事尚可舒徐數月，無草急以傷大體也。龍華老師後亦深以為然。此必得師命，乃可舉行。有便乞示。下檢經會約并校草格板、新求文字，俱俟十月初顓人問候附去。自然師、大林師、大義師，暨堂內外諸耆宿，乞叱名致聲。巨嚴師居雜華菴否？張君輔業舉已屬言于比部令誨之，比部亦承荷得今冬至長安斯妙耳。天節師一見，覺其人誠篤有志，其嚮德風久矣，近且有閱藏之念，故奔海上，師其納之。那羅延窟脩完否？費資幾何？乞詢以示。餘統此再佈。不悉。九月十八日。

與妙峰老師

春間一得，接足瞻顏，遂蒙老師不棄。末學直吐肝膽，不隔絲毫，信法道有緣。而不肖開雖粉骨，未足酬老師恩德萬一矣。蓋事之成否，固未可必。而老師深心弘願，荷擔如來，則已於一參禮之頃，徹見底源。不肖開每對諸佛菩薩像前，及諸法侶無論緇素，未嘗不讚揚稱頌，而諸法侶亦多望風顒顒，思欲得一承指誨也。老師歸山，想共孤雲幽石，野草巖花，譚笑無生，與山相忘。寧計人間世有朝夕想念如子憶母者耶？不肖開四月一日至都城，五月廿一日旋南發詣彭城，復東登牢山，與憨老師晤言旬日。八月廿一歸長安，掛搭龍華，荷龍華老師甚相知愛。第刻經之事尚無毫髮頭緒，不知此段機緣畢竟何如耳。蚤夜營懷，痛肝裂膽，願老師於所相知前垂

一語策發之。是望本師寓潭柘時，念老師冬盡春初或得西遊，再承言音笑貌於茂林豐草間也。不盡種種欲言。

與陸五臺少宰

別門下忽焉五月，世間情念固知不作，然現宰官身行菩薩道，斯則貧衲所引領而深有望於門下者。蓋門下平日處心積慮，未嘗不欲荷擔斯道，潤澤眾生。信知門下在朝廷一日，則朝廷一日之福；在天下一日，則天下一日之倚。其於處已率物之際，當無容貧衲致喙矣。迺近得邸報，屢見臺省銓曹交相排論，雖臺臣數攻張氏，并其黨與欲無嚼類，有類於擊死蟒者，所為至欲比之趙文華等窮凶極惡奸邪之人，似亦為過。人言嘖嘖，殆有厥由。兼聞北來傳言，謂此疏草筆自門下。相距千里，未識果否？門下意豈不以江陵之惡其罰已極，治之不休，仁者不忍。又豈不以言事者多少年不經事之人，徒嘵嘵以傷國家終始大臣之義，此門下所以憤激而不平也。貧衲竊有說焉。夫三代以還，極治之朝，未嘗不由言路通達、諫官得職；亂亡之朝，未嘗不由言路壅塞、諫官失職。今縱其人未必皆賢、其言未必皆當，亦當優容嘉納，以作其久屈之氣。此誠以天下為重，張氏為輕，寧恤其他。況其言類多抗，實恐千載而下，必有公道在。且休休有容乃居尊之體，謙卑自牧，虛懷平氣，以率庶僚。大臣以之不宜有所偏僻於其間，激成乖隔，以損平明之化。矧一涉意氣，雖正亦過。此心之靈，物我同體，我感既已不中，彼應自然不和，且平矣。是又可獨咎言事者之失耶？宰執九卿與諫官各樹其黨，互相牴牾，尤二百年來所未有事，聞之甚可驚愕。此隙一開，禍寧有極？為今日計，急宜委曲調停。大臣則少引咎歸己，而諫官之外補者當召，則召還之事猶可及止。不然，則將貽後憂，做成老來敗闕，遺下百世話杷矣。以分言之，顧山林人，豈宜妄及廟堂之事？然不外世法而成覺道，對宰官機，說宰官法；且恃知愛，又有不得不千里露肝腸者，惟當局者詳察之。

上本師和尚

八月朔自金山北渡，九月中旬至山，幻予兄以買秋事追之燕都，已越兩月矣。叢林事宜，年來悉從寬惠，人情玩弛，近者稍加約束，人情即難之，大都久弊，不可頓除，信然也。幻予兄謁寶坻，今回山得少物，即用為買秋之費矣。寶坻亦既發願，歲施一分，南來禪眾。慧空兄已入寂場，開至真定，聞其訃，深為傷痛。校藏堂中，正伊人是賴，而天固奪之。信人力無如天何，而老師之言有以也。

海音以下八人，今俱在堂校對華嚴合論，寫刻者相繼從事，飲食衣服俱亦安適。然人情不難於暫難於久，未知畢竟何狀？叢林規法，自不能人人悅之，況刱始之初得失自是常事，惟先其大綱，俟久而自定耳。老師在南，開實念念懸繫不安，蓋俗舍不比祇桓，而侍從之眾又尠深心正見，誠恐老師少有動念，即于眾生福田不無虧損。即老師圓智深慈，自多方便，而開實於此不能忘念耳。今冬幻予兄已往真保諸處覓求梨板，來春始得歸山，開于來春擬入都城一吊龍華老方丈并一晤諸居士，以廣刻經緣事，傅居士竟相左于濟寧道中凡百俱未及與語，渠姪云：傳有江南之後，想必得參見老師矣。馮開之雅有入山興，但伯俊先期而北，恐開之興不能孤起，惟老師錫音北振時，不吝一投手，令得附驥千里可也。曇生甚傾心妙德，其才略亦足以有為，誠維妙德之楨榦。幻予兄邇以讒感稍疑貳之，即開之言亦不信，謂開有偏比于曇生也。此誠幻予兄之不聰致過，而曇生于此亦不無少動其念，來見老師，幸有以慰示之。曇生病在量不足成功，欲速而遇事太察。善走者必蹄齧，此亦難以求全。矧渠能諦信老師，或終當有進益之地耳。大行一到山便歸平陽，起文尚未及山，蘆芽至人送藏雞足。九月二十三日自慈壽長發矣。臺山諸叢林無異宿昔，惟舊路嶺檀那殷勝師子窩，雪峰能乞緣燕宗，明年安一百二十單修習。大都近世俗，接待門頭所為，空印上座業既相安從事，無復他議矣。法門垂秋，高明者希覯，柰何柰何。開輩識習昏庸，若非日就提警，亦易于流浪。惟老師俯念蚤賁林泉，與曼殊大士交光攝受，則豈惟開之幸。

復陸五臺大司空

數日坐病蒲褥，多諸夢想，深自悲切，生死未了。忽接來教，欲閉關百日，誓將累劫無明一交打徹，令人無任驚悚，合掌讚歎。方今聰明緇素，號稱參學，類將生滅心向佛祖機緣言境中會得些意思。又或靜坐默參反觀自照得少光景，便謂入頭，便自神僵鬼怪邪氣觸人，便口中活轆轤地，某經旨長、某經旨短，某因緣是、某因緣非，某祖師徹、某祖師未徹。又或緘口培灌，意圖老成受用。不知此輩如魑幻附身，自迷正倒。又如數他寶，自無半錢分。又如偷飯鬼，終不得飽。忽然猛虎踞項、飛劍臨頭，或藕絲愛牽、鼎沸熱惱，及與一切夢寐境界竟成兩橛，覺得來時翻成三個，如是即一期生死未知下落，況千生萬劫大事因緣。諺云：「種麻端的不生禾。」經云：「金既出礦，不復重礦。」未有生滅心及反觀默照會得的佛法，而可以了生死證真常。未有佛法既有入頭悟而復出頭迷者。不觀香嚴擊竹、靈雲見桃，夾山之於船子、臨濟之於大愚，皆

金出礦種、禾得禾樣子也。又今參學功夫，大都謂持某則因緣恁麼參，恁麼起疑。如此說來，正如按牛頭喫水，又如無愁強哭，是又不得種禾法則終不得禾。今有人於此云：「我念佛，念某佛。我看經，看某經。我修觀法，修某觀法。」都無不可。第云：「我欲參禪，參何禪好？禪作麼生參？作麼生起疑？」告之者曰：「參某因緣好，恁麼參，恁麼起疑，不得向意根卜度，不得向舉處承當，不得放無事甲裏。」是大可笑，蓋孝子之於親也，一聞其命終，渾身是躃踊，渾身是哭泣，豈復問人：「如何躃踊，如何哭泣是好？」渴牛之於水也，一望而奔，豈復左右顧盼？生死未明人，渾身是參疑，觸處皆話頭，豈復問人：「參何因緣？如何參，如何疑是好？」豈復有卜度承當種種等過患可防？看來只是生死心不切、世相情重，逢人問著，不了決處，便將聰明知解蓋去，不知痛痒不自面熱耳聾，亦無惡辣師資，糢糊度日。若肯辦一箇真實要了生死心，日夜痛苦，決定一見古人一言半句不了決處，或被人輕輕敲著，便向意根圖摸，或信口信手亂統，不合古人符轍，自然知愧，自然渾身不放，如服一丸毒藥入肚昏悶之極，亦不自知是毒非毒，不死不已。此與臨濟三年不解，一問佛法，纔開口便含一肚毒氣，死向大愚何異哉？貧衲深思，近來參學牛毛、了悟兔角，其過在此。茲荷慈召，相與百日，如古人爆地粉碎一場，實深懷至願，奈禁足有期，不敢出格取誑諸佛菩薩及現在大眾。謹布區區，願一掃世緣，將要了生死心，無剎那間斷，蚤暮悲哀，自然舉得高跌得碎，百日定不空負也。貧衲昏迷，全資指燭，是望是望。

與龍泉兩堂上中下座諸師

昔溈仰父子有南山刈茅之語，而天童頌之曰：「是須記取南山語，鏤骨銘肌共報恩。」恭泰聽圭峰演《華嚴疏鈔》，斷臂以酬法乳。今諸師于龍泉法席，三載而皇皇焉以仰荅為心，誠所謂知恩圖報者矣。雖寂子、泰公復作，豈多讓耶？矧茲末劫，重生輕法沿習成風，而諸師乃能爾爾，是又貧世之寶、後夜之燈也，殊愧巖阿長物，野朴疏陋，無能為諸師表暴萬一，聊呵凍捉筆以塞諸師之命。嘉平月十二日漏下且二鼓，門外雪深數尺矣。

復空印法師

詩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或者固執謂舜為天子，瞽瞍亦北面而朝之。釋之者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是誠周民靡有孑遺乎哉？」善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可也。肇師《物不

遷論》，以愚意觀之，大都直以法法不相到、法法住本位為宗。其引般若等經論，及昔有今無、不滅不來之說，廣借曲譬，蓋不出此。竊觀吾師所駁，固以昔有今無為斷常遷滅之見，是則是矣，恐亦未免瞽瞍北面而朝，周民無孑遺之過也。故曰：「人之所謂去，我則言其住，人之所謂住，我則言其去。」又曰：「正言似反，誰當信者？」良亦自苦矣。且如來說法，亦有偏圓大小之殊，故鹿苑(雞園)演唱局跡因緣，般若敷陳蕩除有執，因病發藥，初無定方，豈得逐言逐句，而盡以《華嚴》、《法華》圓頓之旨繩之？駁中常住不遷二義：一、性空；二、真實。愚謂肇師不遷，正屬真實義，即其引用性空等文為證，似皆借意，非其本宗。若不爾者，則肇師何人而顧反背支離一至此耶？不肖素于教乘未嘗深究，比來忙冗，即駁草亦未暇細尋，容再搜研，以請印法正心。論序簡略草率，誠無當乎作者，當為歸趙，俟其來山，再作商理。因明判宗破相，及以中道實相釋正理，殊為謬局。誠有如師所云第菩薩智證之言，似無大過，唯泥執則成過耳。何也？苟非真現真比，何能真立真破以開示諸有問者？圭峰謂達磨禪為六度之一，誠未夢見達磨面孔在。來教云云，雅愜鄙意，天台判《華嚴》別圓，先哲業已論之，茲復奚贅？若夫初住入聖，增無明為四十二分、法身品數亦如之。又以四十二字配四十二位等，乃至謂染惡即是緣、了二因，為眾生本有等，誠不知其有何的據，無容強辨。第性惡之說，竊謂不然。蓋性不可言善，不可言惡，不可言無善無惡，不可言亦善亦惡。若言善惡，則諸佛眾生皆有自性，當無庸修證矣。若言無善無惡，則十界染淨從何處來？謂從緣起，必真如隨緣故；不爾，則心外有法矣。是故性善、性惡、性善惡混、性無善無不善，皆見網中語，非我師大沙門說也。永嘉集解，容校訂棗柏論竟，細讀一過，然後請教。昏擾中草，復不盡欲言。

與沈恒川居士

夫一念不覺，永劫沉淪，于永劫中，萬死千生，得生人道，如滾芥投針、盲龜值木，不已難乎。得生人道矣，而又聰明饒裕，為尤難得。聰明饒裕矣。而又知近事三寶。尤難之難者也。居士輩具此三難，善根非淺。然自今以往，所貴善自保護，務斂華歸實、去巧反拙，實實發心、實實放下、諦觀三界其猶火宅，萬有無異空華，胡為乎于火宅空華中，競安競榮？依稀歲月，鬢已二毛，及今不圖後，將何恃脫？報緣謝去，求此身即不可得，況聰明饒裕，又況聞三寶名而近事之乎？一報五千劫，出頭寔難，勉力撐持，惟在今日。居士輩其勉之。刻藏緣事，初未嘗有望于嘉興，乃梅村居士并

居士輩竭力唱和，幸亦就緒。然支那眾生以財為命，欲其脩習檀度，最為逆情。即已定未定之緣，亦當方便隨順，無以此法苦剉人情。儻因此而退失善根、增長謗詈，則尤所得小、所失大，過將誰諉也？惟居士輩善為調燮，不爾，則無上勝緣翻成法道荊棘，豈區區舉事之心乎？王佛子南回，無以為訊，聊草八行，直心道場，逆耳奚卹？東源先生，今歲于二令郎習業，想能終始其事。計此時尚在同居，故不別啟乞為致聲。二令郎亦須責其習尚敦朴以介福壽。彼功名則身外物也，得失何有于我哉？

與王宇泰董玄宰兩居士

經云：「發心畢竟二不別，惟是二心先心難。」此不惟出世法為然，即世法亦爾，故志學而後從心，知止而後得止，是因心果覺毫不僭差，未有表影曲直，相為乖角者。合而言之，亦未有世道少或背馳，而于出世法門名為得入者。兩居士厚賴三尊冥力，及以諸緣所資，致身清要，則果終遠大，似有可期。然因地發心實在今日，乃有三事為兩居士言之：一、無徼惠于人，即人有以惠徼我者，吾寧冰蘗自持，無或輕徇。一介取與，惟道義是從。不然，則他日未有不隨緣欺，假以君國殉人償所得者。苟或緣不我假，心不欲欺，則他生他劫，當必改頭換面，以身償之矣。何也？有其投之靡不責報，剛欲難乎兩全，我物展哉一喪，諺云：「貪他一粒米，失卻半年糧。」可不懼夫？二、一切飲食服乘、子女僕從，乃至器用田宅，色色仍舊，無學流俗輒自張皇，即惡食縕袍恬以自處，蓋國典養廉惟此時為甚，菲舍此即上下交際，乃至賦役供輸、有辜科贖，皆有典則存焉，毫非我有，脫為越取，皆屬盜因。不肖恒謂當今之世有志德業者，非三十年不改窮措家風不可，矧澹泊廉靜足養身心，亦志道者所不去也。三、一切寵辱得喪，毀譽是非，乃至名位利祿諸有種子，由今以迄歸老，絕無粘帶一粒半粒投之八識田中，令其發榮條達喪我嘉苗。蓋吾本有靈種，淨妙虛明，了無一物；良由一念瞥起，遂致轉現相因，六用交錯。如蝸牛兩角，蜀路千岐，令諸有情奔逐無歸，伶俜孤露。可哀之甚！夫千生億劫，幸得此人身，而又聰慧超倫，與聞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名教，誠所謂盲龜值木、滾芥投針，安可一旦失其所有事？永嘉云：「心與空相應，則讚譏毀譽何憂何喜？身與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苦何樂？依報與空相應，則施與劫奪何得何失？心與空不空相應，則愛見都忘，慈悲普救；身與空不空相應，則內同枯木，外現威儀；依報與空不空相應，則永絕貪求，貲財給濟。心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實相初明，開佛知見；身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一塵入正受，諸

塵三昧起；依報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香臺寶閣，嚴土化生。」如是法門，幸兩居士于車塵馬跡中常令現前，無或間斷。儻得一念相應，即千古吻合。雖身處長安，吾國晏然，景星慶雲，行布虛空，令人可仰而不可即。又如淤滓中牟尼寶珠，光明獨耀；又如火中蓮華，色愈妍麗。如是真不愧親見作家，紹隆真種，稟受如來家業也。既爾，即從事世間功業，亦何異甕外運甕、幻人出幻，無煩力作勤勞。如其不然，吾知未免身入甕中，且為幻轉矣。之三者信皆兩居士素所明了，第恐當局之迷，故為喋喋。又且千里長途，托始跬步。苟發軔訛謬，駟馬莫追，矧敗轅佚駕于前途者歷歷有之，故又不設自外，知已而靳，此因心中一言也。兩居士其勉之。

與都門檀越

嘉興楞嚴寺，宋長水璿法師疏《楞嚴經》處也。師疏經時，天雨花、慶雲合，事聞于朝，賜額楞嚴寺。入我明為三吳名剎。嘉靖間佛殿災，遂為豪右力侵其基而別業之，易蘭若為燕樂之場，化禪誦為歌舞之地，有識者慨焉。已而按院王公下議巡道轉行府縣歸復之，一時人心稱快。今聖母慈聖皇太后遣近臣御馬監太監陳公齎送藏典詣彼，兼經營殿宇，有事焚修，為今上及皇長孫祈福壽，誠一時勝舉也。撫按守巡及郡邑長，不可不借重其尊銜立石，而天津至滸墅河道關津，諸使君不可不疏其阻滯，藉其衛護。且五臺新刻經板，皆在臨清登舟，而臨清鈔關尤不可不通白之也。儻於其中有可下一轉語作佛事者，幸隨緣成就之無吝焉。念六日早發，不及面別，謹俟徽音。

又

貧道竊謂五臺為畿輔右臂，所恃以林木為藩屏，其中多設名藍大剎，是又以三寶為城塹，不獨稱勝境也。無柰久為奸商大猾，擅為利藪，每每赤手砍伐，圖獲鉅萬之利。而寺院盡為牛圈，僧徒皆為奴隸。且各處流民潛住在山，以砍樹為生計、以開墾為窠巢，木假抽印為重、地藉納糧為名，斧斤行於前、一火縱於後，往往利歸民家、禍貽僧寺，邊防由是而壞、僧寺由是而廢，此從來之害所不能解者。萬曆六年間，曾經胡雁平揭帖高撫臺題，請為邊防重計，設禁甚嚴，山林漸茂。未幾又以墾荒之例，開此釁端，其害入骨。萬曆十七年，本山都綱司具申按院，蒙批道轉行府縣查勘，已經回申本道，未蒙轉詳。昨因陸太宰遊山，適呂撫臺親歷其地、目視其事，遂毅然為邊防長計，作名山護法。此蓋文殊有靈，所以冥資大權，發如是心耳，極為慶幸。愚謂臺山復興，藩屏復固，在此一

舉，但行繁峙。縣查議只緣據目前將本山師子窩鳳林寺等處二三山僧坐砍伐開墾擬遣招詳，特蒙寬其既往，概行釋放，兼給告示禁約，亦云念事非一朝、罪非一人，以前罪端姑免究治。此深見撫臺護法至意。既而該縣重前申究，誠未洞察奸商巨蠹，政欲借此為口實因而(乘風)夤緣駕禍於僧，以此為影身草耳。愚謂若必罪其山僧，而實中其奸計。今後即有禁治，而又罪歸於僧、利歸於民，此則愈禁而愈不能禁矣。蓋僧人修造百不過一，而商民伐木賣板(開墾十居八九，今獨禁僧而置商民於度外，誠所謂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也。其害在彼不在此。為今之鎖鎖不)能盡述，但乞查萬曆六年前院題請事例九年免糧案卷，及十七年都綱司申文，則洞見毫微。然須姑免山僧之罪，嚴禁附近奸商之家不許砍伐，斷夤緣之路、收開墾之令、免徵糧之役，嚴令有司防範、僧徒守護。此後一木不許出山尺地、不許開墾，此則一斷永斷，邊防不待整而自固，僧寺不待保而自安。此所謂灸膏肓之病，而正得其竅竅耳。但此情不能上達，誠恐有負呂撫臺此番盛心，願借重鼎言一轉致之。惟此不獨為名山功德，而實為國家長城萬世之利也。伏惟慈鑒，幸甚。

與桂峰師

震旦佛法獨痿癖於齊魯間，賴老師深慈久念，潛回而默起之。而[(((雪-雨)/月)*殳)/心]老師忽復贊助神功、大完元氣信，又可支百年喘息矣。此非乘大願輪，秉大慧炬，受靈山記莂而來者，安能有此？不肖開，生也不辰，何幸有東海之遊，又何幸而親炙[(((雪-雨)/月)*殳)/心]師光明之盛若此也，固自慶更為齊魯含識慶，且也躬承老師種種攝受、種種言音、種種笑貌，令人別來旬月常恍惚在光儀左右，雖夢寐有，然古人道：「靈山一會儼然未散。」信夫。校藏之期、[(((雪-雨)/月)*殳)/心]師之意，全賴老師主張，此實報佛恩德第一公幹也，願留神萬分。餘俟十月，顒人問候再佈。不悉。

與稚菴師

牢山之遊，厚賴賢師徒殷勤款接，更藉杖履追陪，以故盡諸幽勝，靡不賞識。信乎五百商眾得登寶所，實化城導師之功，不可誣也。關王廟為牢山化城，賢師徒為遊牢山者導師，其功德利益甚非眇小，惟深大願，堅勇不退，或權或實，或低或昂，互相鼓激，務俾震旦有情盡睹海印光明，不獨為區區齊魯作大津梁，斯完吾願耳。於賢師徒有厚望焉，餘不悉。

與東禪月亭老師

開二月去檇李時，老師杖履在天台，未得一瞻禮，稱辭為歉。開入都城，佛事人情頗皆順適，第為時不久，但可植因，未委結果當在何日爾。老師今在東禪，四大調和、少病少惱，一切境緣隨順否？老師年未及六旬，而形容憔悴似過之。此皆佛法上留神苦多，更日過慮田園衣食之資無人料理，致令老師獨疲於精力也。不肖開願老師，自今以往，凡期席可卻者漸卻之。凡田園瑣瑣緣務可休息者，漸休息之。俾法幢多樹於世一日，則眾生多受一日之賜。且老師數十年，以法乳餔養末學，而末學中竟無一二蚤晚侍奉巾瓶，并仰體耕鋤之慮，其過安在？蓋由老師平日即錙銖勺合之微，不能信託於人故耳。然以此之故，人多疑謗，人多怨望，人多竊掠。我知老師臨命終時，未及眼光落地以前，且無塵涕為老師所有。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老師其法舟、月溪二老是鑒乎？言及於此，淚瀝肝腸。不肖開情知老師左右無以此言進，誠以江南數十年法道全賴老師力挽迴瀾，寧忍復以此聲施身後。此不肖開區區狗馬之念，所以欲隱忍而不能也。苟此念毫有未真，或他有所囑，及屬輕狂好事，甘墮拔舌泥犁，諸佛菩薩且為我證知矣。老師其謂我何哉？楞嚴時風波，願老師時垂照燭。梅村居士實老師貼體金湯，願開心相與，終受其益。更願於一切法大都圓活一分，免他日掛衣之累也。人行促草草，統惟慈亮。十月二十日。

與平廓師

春盡入都城會我本師，至自牛山，而妙峰老師且未去蘆芽，并在京諸耆宿咸得歡晤，一時賢士大夫尤顒顒嚮風本師刻經因緣，雖未見華苞果實，而般若種子則已廣布緇素八識田中矣。無何，而繆仲淳忽有母氏之變，時未出都門，已哀殞幾盡。不忍其哭死道傍，因以法藥扶之，至彭城始別去。旋自彭城取道莒父即墨，東遊牢盛訪[(((雪-雨)/月)*殳)/心]山老師。牢盛故為釋氏道場，載《華嚴疏鈔》，元丘長春力廢之，其山水妙絕寰宇，而[(((雪-雨)/月)*殳)/心]老師尤越量大人，因相與馮陵島嶼、撫掬滄溟，恣質已疑、商評法道，瞬息之間竟移旬月，而亦不自知山水病狂，復沉湎之久也。八月盡歸錫燕都，今冬或無他往來，春復有清涼蘆芽秦晉之遊大都，以刻藏、復楞嚴二事因緣出現於世，第不知畢竟有幾利根獲蒙授記耳。老師錫今何在，四大調和及少病惱否？奉訊雖疏，而此身此心常恍惚在光儀左右，想老師亦必時鑒區區狗馬之念於杖麈間也。千里雖遙，此心不隔。不肖固自諒，且諒老師楞嚴時有外

障，願老師不吝慈光，恒垂炤燭。不肖知此道場，終不落落山中。經閣想已落成，見如居士近來何狀？蓋今人要了生死，須是大破常格要了生死人；相處須是大破世間門面常情。苟以情順情、如玉磨玉，交相掩護擔閣前程，他劫他生築頭磕腦，未免愧心愧色也。老師以為何如？心弦居士途中一偶因追逐風塵，彼此忙促未及少致溫款，至今為歉。幸老師。為我叱意。人行促草草，不盡欲言。

與幻居師

別來道業何似？居山中既無俗染營心，又有松風竹月助行，則他日相晤，當必有大可刮目者在也。不委山中向來四事之供，仲淳亦頗用心否？儻有闕乏，須遣人告之，蓋彼俗事為繁，或不無忘念耳。本師冬在妙德，幾百日日惟一食，食且糠餅小米粥，而精力猶王、神意甚適。信至人日用，直下便是，不間絲毫，有非情粘識滯者所可思議也。不盡。

與仰崖座主

菩提達磨以鷲嶺一花東來，震旦六傳而為曹溪，曹溪嫡嗣則有南嶽讓、青原思，青原再傳則石頭遷也。讓、遷二祖皆出世衡之南嶽。今五宗子孫皆其所出。子孫遍天下，而委祖宗之地于寂寥，草莽漠然若罔聞者，其忘本之罪當何如哉？以故老師特繪二祖道影，將送歸福嚴、石頭，以示天下知祖宗所在。其用心亦良苦矣。竊念今上聖母年來所造金襴僧伽黎，以供十方師僧，不下千百。孰若發心嚴造二襲，隨二祖道影，永克供養，即以此為皇孫祈福壽，其所得不既多乎？二祖像，今幻余師請去京都寫傳并裱軸，吾師當詣茶菴一瞻禮之，或即請進內庭一瞻禮，以啟發其信心亦可也。師不遠有南嶽之行，此衣此像即欽命座下齎送亦可。又聞南嶽已有大藏，或即隨藏齎送亦可，但行時必得不肖一經理之，斯盡善耳。此舉實報佛祖深恩，惟座下留心，無忽造衣，當不比尋常，須得龍錦作無上莊嚴可也。大藏必須藏之方廣寺，此事向與妙峰師言之矣，今未卜何如，座下并須著意。此時都城莫非為一己一寺圖者，獨座下實心實行，尚可與言，故不惜瑣瑣，惟為法是囑。

與汪伯玉居士

竊惟居士棲神法道，聲振一世，貧衲未薙染時已知黃山白嶽下有現居士身作師子吼者矣。第恨東西路岐，無緣覿面，眷懷有道，惟遲

後期。邇者貧衲業有微志，欲翻刻大藏，廣為流通，因緣會合，時節似偶，然贊襄緣起，端屬名賢。念居士為當代宰官耆宿，可無片言敘述以繫此方之望耶？弇山老人與居士以道業文章相許，可為世宗匠。今弇山屬意茲舉，獨有深心，合集居士，便成雙璧。居士乘宿願輪，挺生明盛，於佛事門不捨一法，矧事可報佛恩續慧命意者，居士當更不惜苦心也。世外人惟一誠相向，不敢作尋常虛語以瀆尊聽。統祈慈原，幸甚。

與汪仲淹居士

楞嚴目擊，雅識道存，違離已來，時復馳注。頃以刻經因緣，自五臺反三吳，始知居士抱病經年，益增懷念，不知居士於病苦中，能以正智照了，不為所轉否？古德云：「太末蟲處處能泊，不能泊于火燄之上。」當知一切病染，何異太末蟲？而正智則猶夫火燄，居士聞熏力久，般若緣深，當必默然丈室，無容致喙。然重以叔宗行，又無能終默，勒布區區，亦不自揣量者也。惟格外亮之。

與王弇州居士

側聞居士棲心玄遠，冥與道會，貧道雖山林野人，亦知傾注。比因緣會合，得奉周旋和風，慶雲儼然，仁者自非宿植德本，何以有此？願益熏修，作護吾宗開發同事，令出情之法頹而復振，茲非居士最勝因地歟！外承居士許撰刻藏緣起，顧念居士久向此宗，博通教旨，又勝論雄文，匠心獨妙。方今海內學士大夫以文章名世，而復留神法道者，惟居士與新都汪公為赤幟耳。今居士已自慨然，獨不得司馬公片言為此舉前旄，尚屬闕典。貧道不久還清涼，且不欲以山野干王公，惟居士念之。歲序已更，願道念與日俱新，勿使毗耶獨擅往跡，是所望於居士也。不宣。

與周鳴宇居士

左右襟期曠遠，神明朗然，雖日垂紳朝堂，時復潛思物表，故於割絕塵氛之人，亦自雅有冥契。迨憲節東建，貧衲正兀坐龍華，無由以法水潤屬車之塵，辱致拳拳，徒懷高操。貧衲比欲再刻大藏，播之震旦，為緣既普，沾潤亦周。當代名公，咸有敘述，豈以門下辭吐珠玉，照耀一世，顧獨無贊歎之語耶？以故願托雄文，舒光四表，俾般若以之流通，慧業由是成就，其於利澤，不亦偉哉！願門下深心圖之。國學弟子吳惟明，與貧道為法喜游，其人上士大雅之

赤幟，吾宗之白眉，聞其將過淮東，敬屬致一辭以通精誠。惟門下晉而與之，當見芝蘭之在側也。奉去刻藏緣起一冊。

與馮開之居士

別來兩易寒暑，信光陰易度人命無常，不委足下邇者作何面目？夫三界種子，不越瞋愛二芽，然荊棘法身戕滅慧命，則愛纏視瞋毒，其功能輕重大小又不啻百倍。故古德于愛見，有以腦後箭喻之者，蓋覿面者易見，腦後者難知，易見者可回，難知者必犯也。青山白雲足發幽想，聲色貨利多滋俗情。不佞謂居士于城市山林，當分時而處，若也沈湎市井，久卻林泉，無乃不可乎？幻居兄飛錫南還，意在雙徑。雙徑去武林密邇。足下儻能以肩輿時相過從，則松風竹月之下，鑪香碗茗之間，可以滌煩襟而祛俗慮，澄性宇而湛心田也。矧《楞嚴纂註》，方待參評，惟足下圖之。刻經期場，南北終始，業已言之。仲淳雙徑之圖，似不可緩，足下與仲淳，其密留意焉。務使彼輩懽欣樂成，事乃可久，且于化風無損也。不盡。

與松谷老師

久違良導，益涉狂途，深嗟歲月之飄流，無奈菩提之遙遠，是誠有孤如來之遺訓，知識之指南也。匪獨佛憐，良亦自苦。近聞老師法席森嚴，學流整束，此不惟模範端則器易以成，實抑風氣靡而時不可徇。非老師之仰承先覺、俛念後來，寶鐸堅鳴、金鎞曲施，霈霜露于陽和之後，使萬寶告成；投參苓于薑桂之餘，俾四病皆起，何以有此哉？開也，執侍末由，翹勤有素，偶因風便，聊附訊言，俟入都門，載參杖麈，以承謦欬，兼吐私懷。寶舫、及空、古淵三子者，心地平夷，志行醇篤。今夏在山對讎大藏，亦頗用心。茲詣都城，期探講肆，儻其可教，惟進而與之，亦見慈悲拯拔之念也。不悉。

復曾舜徵居士

來諭謂夢者夢，知夢者未始夢，此未免將夢者與知夢者判為兩箇。過在心外有法，法外有心。又云當其夢時，孰為不夢者？此未免將夢與不夢分為兩橛。過在撥冰覓水，舍器求金。離此二途，脫將夢者與知夢者、夢者與不夢者，融通互攝，非一非二，有如永嘉所謂「實性即佛性，空身即法身」，亦未免認賊為子，喚奴作郎。審既爾，畢竟作麼生話會？居士若向這裡不眨眼佇思，定奪得出，如在

大火聚中將夯得一莖眉毛來，則暫許居士作箇同參。雖然如此，亦只是教乘極則，禪門下若向上事，未夢見在，蓋能同條生，不能同條死也。其或未然，切須猛著精彩，極力覷破。要知此事不比尋常，非是筆舌聰明境界，須是一番寒徹一番覿面始得。居士其自勘之。

與于中甫居士

本師居北園，機緣非偶，此實眾生福田損益攸關，不肖繫念于此，未嘗少輟。所貴足下時在左右，無令疏失，斯為得耳。不肖以九月上旬至山，叢林規範漸就調停。南來之眾皆已入堂校對《華嚴合論》，寫刻者亦相繼從事矣。合論訛舛頗多，即南方新刻八卷，其校訂出馮先生樂子晉手，然亦弗就妥。今山中寫刻俱善，有非南方諸刻所可及，若全藏得如是終始，誠至願也。宇泰及足下兩緣皆當刻意完全，與曇生來賀氏緣事，只須足下作字，并不肖書封去取來，就金壇發付可也。如必欲曇生親往，亦無不可；但曇生親往，須仲淳與俱乃善，惟足下與仲淳計之。仲淳精神疲頓已極，陽地陰地皆當隨緣，即使得地而不有其軀，亦世出世兩失之矣。仲淳內子止可移就，認卿同住，若買妾，則可依介伯，更須一相知親屬同之可也。介伯心直而粗，恐亦不能照灼奸佞，須仲淳與足下補其不足，更得潤甫留心為當。荊南產業，在賢昆圖之，儘無不可。若仲淳則不可多營田宅，以孱弱微軀，形影相吊，朝莫不保，但得子息以謝先人，便當作長林豐草間物，寧復鼠竊狗偷以營營世網乎？以有限精神奔馳，非分事業，誠非計之得也。若果雄習未盡，則宇內不爭之功，若名若利不少，豈區區事此？此不肖所以踽踽涼涼，惟正是守，即為法門事，亦不敢他有所圖，以自雜耳。來諭東土之事，意者即仲淳所言常熟邊海耕種商賈之業乎？若爾，決不可為。蓋諸君皆非終于世路，而文卿亦不足以主張此事，舍文卿則更無人矣。已之已之，今而後，一切世事但在收斂，無為開闊，況仲淳尤不宜涉此也。祝祝文卿止是少有，苟安氣象，亦無苛責之過，翻成有損無益。此文卿亦不自知，足下以為何如？劉戶部、吳尚卿俱明春入京圖晤，文卿信當以太僕告歸，亦俟來春與之語。本師在關中，上下飲食須是調適，廚灶必在內，乃能妥。本師出開後，方可作貴谿之行。事有大小，慎無倒置。陸臺老聞有志求見本師，不肖謂尚非時節因緣，此須仲淳及足下維持之，但使其繫念不忘可耳。列祖畫像，隨緣多寡，無強人以不堪；善卷祖堂之舉，亦宜從容。季倫明年必得與足下同朝夕乃可，足下須出情量以成就之。傅居士南行，必參見老師。馮先生頗有意清涼，第傅居士先期北返，恐緣

不能孤起，仲淳須方便成就之。不肖同眾由清源步行入山，精神俱強王，至今無病患，幸無念。仲冬十三日，釋某和南。中甫足下。仲淳、潤甫均此，不另啟。天池期場、東禪義倉，仲淳俱當留念護持之。

與繆仲淳居士

曇生歸山，得手書已，備悉南中事體。然要之，一切境緣本無好醜，亦無違順，良由吾人不能照燭，徒以情識承當，故觸處坎坷，隨緣荊棘，愛媒怨賊，劫戮家珍。此誠學人所當蚤夜痛心，以自剋責消殞，而況敢復于坎坷荊棘之上，因成待續，增培灌溉，以齎法身慧命耶？且足下生平染習，感激獨多，苟非善自和平，則來報豈辭瞋類？幻人夢事，陽燄空華，智者于斯，詎生實解？即世故縈縈，交情擾擾，但得親齎就土，孺東已吊，孰若暫作清涼遊，以遠塵樊？況青山白雲足生幽想，高人逸士可滌煩襟，儻遂斯行，誠計之得。又且清涼一遊，竊恐足下終未可免。時節因緣亦在今日，過此似難舉策矣，惟足下圖之。刻經期場，南北終始，業已獨為足下言之。雙徑之圖，于今似未可緩。茲幻居兄南還，當送其挂錫彼所，潛為啟發，然後足下與開之先生因之往反，以便宜取事，俾彼輩無所猜忌，傾心樂成，斯為得也。惟足下與開之先生密留意焉。

與太原王龍池居士

蘭軒居士輩，凌冰雪、履巉巖，以詣妙德，而神氣狀貌，乃沖容可掬，是固曼室慈光有其攝之，而居士襟宇飄廓，蓋亦可見。第其頂門一眼，徹底瞢然，愧自力不強，金鍠莫展。經云：「應以宰官身得度者，現宰官身而為說法。」是所願望于龍池老人也。老人其念之刻藏貲，戊子年所寄惟東白止付一兩，餘皆符合。此必東白一時空乏貸用，不以相告耳。惟居士稽覈之。蓋出世因果，錙銖塵涕，未容混淆故也。

與傅伯俊侍御

自入山來，冰雪萬叢，高賢四座，相與趺坐普光明殿，共方山長者入無相無願三昧，深譚四無礙法界法門，迺不覺一念瞥起，轉現相依。夢與居士聯舟，夜泊其地，儼震澤之胥口。忽有匄者三人詣居士，強有所需。居士叱之，遂虜居士及內君似子載而去。蓋綠林豪客現匄者身也。不佞聞，驚推蓬，居士得脫賊，匍匐水涯，不佞援

之登舟，蓬跣袒裸殊惡狀，然神氣則沖然粹然不變也。因相與慰言，把手遠矚風濤灝渺，不瞬睫間而賊艇已相距十里而遙，殆不可追矣。覺而胸中若有所觸者久之，乃自念：「此何祥哉？動我心王若此。」次日果有僧來自四明，為報維摩臥疾于毘耶，誠為機感之相通有如符合者。諗諸左右，既不堪詣彼問訊，復何吝妙德一言。居士志山水懷名勝，亦既有年，一旦俶裝前途即遭困折。不審于此，何以為情？夫心境二邊，不過得失、逆順兩種。得之得，孰與失之？得之為至順之順，孰與逆之？順之為大，故曰貧賤豪戚庸玉，汝于成信矣。夫失且逆，所以造吾至得、將吾大順也。然此猶在人天路上行履、得失逆順圈圚裏蹲坐，苟出此圈圚、超此路徑，又奚至大之足言況也。獵者不避虎兕，漁者不擇波濤，清修之士不厭煙霞泉石癖在。勢利者不恥寒酸跼蹐婢膝奴顏，壯士不辭馬革裹屍，貞女不讓朱顏瘞土，豈懷道德者而顧以境緣夷險二其心哉！吾知居士久已掉臂此關，然法侶妄情不能自遣，故復作此剩語。居士其照之。本師挂錫金沙，想得參侍，開之、仲淳、中甫、叔宗諸居士，必獲周旋。凡所接納及所遊履、所得益，當無吝一一示我，以慰遠懷。《華嚴合論》校刻頗精，卷尾顯名意旨，不委于尊堂內君嗣子及先亡，有欲及之者，并乞示下以便後刻。北上當在何時？清涼之遊得果所欲否？曾與開之輩有所期約否？令似當嚴督其課業，無或惰之。斲大木、調良驥，非姑卹俗情所能爾也。居士其念之。

又與馮開之居士

苕溪別袂，返楞嚴未幾，即詣金沙躬侍本師，旬月始北發。九月至山，山中事宜粗為條析。南來之眾俱入堂校對《華嚴合論》，寫刻頗精，不亞弘明諸書。大藏終始盡得如斯，誠所願也。合論即吳江新刻八卷，亦甚潦草訛落。至若去經存論，亦有未妥。蓋志寧合論時，已失長者故物；而慧研刪釐合論，則又失之。以故子晉筆削，大都于長者血脈無從聯續；而志寧、慧研私增科判，亦未敢輕削。是不惟無補長者，反增重其迷誤，不若存舊，猶間有得失可指議也。本師寓金沙久之，居士曾往參謁否？夫末法眾生易于懈退，非善知識無由策進，學人知見易于淆訛，非善知識無由揀辯，故曰：「水中乳惟鵝王能擇之。」又曰：「大唐國不是無弟子，只是無師。」有師矣而又慢于請決，則報緣一謝，束手長往，業海茫茫，出頭無期。伊誰之過也？身世匪堅，光陰迅疾，惟居士勉力自強，古人三日刮目，吾輩三年之別，各猶故吾，則襁褓中兒不可久違慈母信矣。傅伯俊、久遲居士同了清涼之願，昨過聊城，聞已南遊。此時想曲盡江南諸勝，兼得本師為之指南。所謂捷足者先之，伯俊

之謂矣。仲淳精神疲極，良可哀憫。儻其親已葬，孺東已吊，居士當攜之同入清涼，少事將息可也。

與松江康孟脩居士

蚤秋去吳門，詣金沙侍本師，旬月始北發。九月至山，山中事宜一一條析，南來之眾俱已入堂校對《華嚴合論》，寫刻者亦相繼從事，寫刻頗精，不下弘明。諸刻大藏終始盡得如斯，斯愜鄙願耳。茸城檀貲想已合集，乞付沈認卿氏，轉發來山。山中自後遣力蚤暮，蓋無定期。江南緣事，則惟各所主盟者不違時失候收付認卿氏已耳。施者姓名，除銀封內填註，須更以別紙開揭緘附，可也。身世匪堅，光陰迅疾，願諸居士各努力焉！參須實參，悟須實悟，無為光景門頭擔閣自己。喚甚麼作光景？古德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果識得心，則大地無寸土。其或未然，則不惟世間種種得失榮辱、愛憎取舍名為光景，即寂靜山林、逍遙物外，乃至菩提涅槃，及有法過于菩提、涅槃，皆光景也。雖然，水中乳惟鵝王擇之，光景中心惟善知識辨之。諸居士既游身于功名聲色之外，豈一無所以圖決擇可也。此啟孟儒、仲醇、孟脩、中復四居士足下，他相識均此致意。

與吳江周仲大沈及菴吳孚泉三居士

江城言別，隨詣金壇侍本師，旬月始北發。九月至山，叢林事宜一一條析，南來之眾皆已入堂校對《華嚴合論》，寫刻者亦相繼從事矣。江城所刻八卷，近入校對，其訛舛視東禪本尤甚。山中新刻，幸得多本校讎，過或差少。然校書如掃葉，自古難之。第寫刻頗工緻，不下弘明諸書。大藏終始果得如斯，誠至願也。江城檀貲，想已雲集，乞付認卿、季華檢發來山。自後每歲所供，惟在三大士不違時失候，收付認卿、季華兩居士，以候山中人遲蚤詣彼索之。山中遣役或遲或蚤，蓋無定期也。汪仲淹寄我佛像手掐，俱在叔宗處，乞并發訒卿付來，小白毫筆隨緣惠我二三十枝。

與吳康虞居士

計不才去金沙不久，足下輩且相繼至，恨未能少遲一話別，并悉種種為快。刻工始末，叔宗處寄言何魚鴻杳然也？邇接手札，已備悉其事。徽人勤儉，雅稱山居，信有如足下所云。舍徽人，則江西福建亦庶幾其近之。吳人信未可獨任，第此時寫刻所尚，皆《弘明

集》家法，非吳人，則雖各有所長，而獨短于此。矧拳刀筆法，尤于板字不宜。近有歙工吳應芝者來山，以言乎帖意軟字無或居其右，獨此則視眾工瞠乎其後，遠途跋涉，進退為難，良自苦矣。黃守言者，其手筆絕倫，固于墨譜見之，第恐其于板字，亦非素習。山間此時選擇頗精，不亞弘明，少有差池，難乎情庇。此事未可遙度，惟足下以實告之，令其自作行止，儻支給路費令之入山，即莫可進退非策也。北方定價，字每百工食銀四分，彼輩誠能改拳刀刻板字，固所願耳。南羽所繪經首佛像，須覓此人鏤刻乃善。刻已可寄楞嚴，屬首座忠菴師尋便轉致歸山。卜居義興，頗有法侶相親近，世出世法俱便，宜宜從之。足下以孱弱之軀，道業世業兩無頭緒，南羽亦流浪無歸。智者觀之，深為二居士憐卹，人生朝露，住世幾何，即于幻夢中造幻夢，亦當隨分隨緣時防時檢，不可剎那無出身路在也。

與瞿元立居士

慧空師于校對場中，方藉其為眾表率，而天固奪之，不才至寧晉聞其訃，深致感傷，蓋悲人命之無常，而悼叢林之失賴也。山中道場頗闃靜，南來之眾業已結期校對《華嚴合論》，寫刻者亦相繼從事，寫刻頗精美。大藏終始盡得如斯，斯所願耳。別來面目何似？果仍舊時、抑新有所改換？日用畢竟作何消遣？不才每念足下精神疲劣，色命尪羸，而復驅馳世路。儻大事未明，遂致淹沒，以負生平，良亦可哀。此足下亦曾自念及之否？且足下習氣雖似孤冷，其實多情，兼之勝解紛紜，本光粘滯。古人所謂事障易遣，理障難除，其足下之謂夫？不才年來，南北奔馳，事椿碌碌，雖于己分上志有所用，然念多作，輟猶然故。吾言及于茲，不覺汗顏。呵凍不盡欲言。

與賀知機伯仲

古德云：「太末蟲處處能泊，不能泊于火焰之上；眾生心處處能緣，不能緣于般若之上。」何也？般若如大火聚，有其緣之，則能令本光孤燦，習漏隕亡，器宇含宏，襟懷高卓，恢諧萬有，甄毓群靈。江漢秋陽，不足為喻，故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般若有如是功能，信非夙植德本，緣之豈易易乎哉？惟居士伯仲，芝蘭孕秀，金玉含章，萃美一堂，於世諦亦燁乎可觀矣。乃知三界火宅，萬彙空華，能於此留神而求出離，不佞耳聞且久，目擊已存，謂居士伯仲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不可也。第此之一事，不難于發

心而難于究竟，不難于一時而難于永劫，不難于安常處順而難于造次顛沛。誠欲易此三難，必也晨夕起居之際，左右屏几之間，不捨般若，言詮半部，使其機感合熏，優游自得。有得即請印決于大知識門墻，揀其真偽。如是即古德所謂不能緣者我能之矣，矧于三難乎何有？惟居士伯仲勉之。刻經貲費，乞即集之中甫轉發，無羈去後。曇生師以武胄出家，心真行實，亦發心相與從事刻藏因緣者也，南方緣事悉以屬之。居士伯仲所施，或竟付渠亦可。其施者姓名，須一一揭示。

與徐孺東尚寶

燕山別面，忽焉三易寒暑，雖形聲邈絕，乃心神嚮往。矧聞性天順適，台履安和，兼之臥穩東山，心勤淨域，實為慶慰無量焉。夫聖賢豪傑之生斯世也不偶，其出處亦不偶。生也以時，其出處亦以時。故歷山莘野之耕，富春渭水之釣，檻車之囚，首陽之餓，皆不能為時，能不失時已耳。其既也，訟獄歸阿衡，任飛熊載伏龍出，乃至一匡底績者有之，終身羊裘餓死者有之，皆不能為時，能不失時已耳。斯時也，矰繳上機，網罟下張，即飛千仞、走叢薄懼猶不免，況兩絆其足而求致千里哉？昔人有言：「靜漠恬淡，所以養性；和愉虛無，所以養德。外不滑內，則性得其宜；性不動和，則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惟先生以之。乃若出世第一義諦，尤自有時節因緣，貧道諦觀先生，其于佛法時節，似宜更遲之歲載。為先生今日計，但當以數息靜慮法門，澄斂昏掉念頭，以《楞嚴》、《圓覺》兩經熏灌般若種子，久之動止昏明，靈根漸茂，則於千生億劫久睽頭面，當必有正眼覷破時節在耳。此又出世豪雄，實貧道所深有望於先生者也。臨江盧晉明居士名大壯，為李見羅先生上足，性宇開朗，心地瑩潔，兼之聲律身度，真後學楷模。聞幼令郎年可入小學、就外傅，當得此君為之依歸。第其家貧而孝，恐不能舍親作遠遊，先生力能移其家致之左右，則豈惟令郎蒙養攸賴，即先生他日林泉燕寂，亦法侶得人矣。先生其圖之。刻藏道場，業已卜吉。五臺山檀越亦既捨內而就外。緣約四十分，期訂十年，今盟集亦庶幾十有五六。第念世運乖和、三災兆祥，不知終作何狀？此雖繫之眾生福業輕重，然今日宰官居士曾面承靈山付囑而出現者，寧能忘情於此乎哉？於先生是望，於先生是望。

與顧襟宇少參

明公以粹美之資，布寬恤之政，使境內之事，百廢聿脩。時貧衲正挂錫福城，所幸機氣冥召，遂令千載名藍墜而復舉。向非明公願輪有在，何以得此？嗣後貧衲曳杖北游，謂當與明公會于長安。至則憲節已詣江州矣，徒有悵惘。日惟與瞿元立、曾于健、于中甫三居士為法喜游。宴寂之暇，時復同元立輩商確刻藏緣事，始定長緣四十分，分歲百金，自一人以至多人，惟信心堅久者許與之。近過江南，因游貴邑，貴邑檀信不請而集，輒舉二分餘。乃知向傳常熟多善人，信不虛矣。榮轉東還，必遇無辱，想無辱亦必能道其詳。寺僧念明公為功德主，乞貧衲一言迎于道左。時方炎熱，願明公以法水灑潤意地，令常得清涼，為法道光。此野人之祝也，惟明公少留意焉。

復王元美居士

是月十九日拜領刻大藏敘，捧誦之餘鏗然金玉，非夙具深心，其何以有此？且寄汪司馬公翰札，不獨丐其以穎光三昧作大佛事，而兼屬以檀波羅蜜為助緣，又非具大悲心者，何以有此耶？貧道每自慚，德微尠，願力綿脆，顧欲負九鼎，圖適千里，誠莫知所終。乃今幸賴諸明公光嚴照策，或可恃不至顛蹶而寶所也。方遠歸清涼，無暇作新都行，輿議周叔宗代往。叔宗與貧道獨形骸異耳，兼藉寵靈意者，司馬公當亦無吝乎此也。

楞嚴問荅機緣

師在楞嚴問康居士：「黧奴白牯是恁麼受用？」居士曰：「但一味平懷，不管他黧奴白牯。」師云：「恁麼則居士當憎愛關頭作麼生？」平懷居士無語。師云：「丈夫家出言吐氣，須有來由，無自欺誑，須有針線，且莫作繡鴛鴦會去也。」

與王龍池方伯(已下四編，己亥年酉月望，從忍可師伯處得來)

德音睽絕，奄忽兩載，心光相燭，猶夫一日。地藏這塊石在心內心外話，未委此時得其安放否？惟此一實，餘二非真。古德云：「參須實參，悟須實悟，才落思惟，便成剩法。」每念話言之難再，益傷歲月之云遷。千知百解，盡屬偷心；鋸窮木斷，斯為了義。願居士圖之。刻藏因緣，歲集檀越四十分，分百金，期十年終事。江南善信，頗發肯心；而北地則罕有應之者，以故緣尚闕如。《楞嚴》、《圓覺》、《維摩經》各一部，《僧寶傳》一部，緣起一

冊，附充法供。蓋眾生以法為命，法緣涼薄，慧命希微，世流日深，覺途愈遠，苟非頓了，寧舍薰漸？此又知解之門，固知居士未甘點首，然破裘百衲足備嚴冬，要亦未容輕擲也。何如何如？

與徐文卿居士

大疏嚴挺可畏，而旨意云云。國是可知，使賈生在今日當不止痛哭流涕已也。足下此去差所，決當稱疾得請，便以此官堅臥東山，無復走跡長安，斯為勝策。成就世俗之功名蔭資，且有定局。上縻國恩、下損家業，疲精力以浪光陰，豈丈夫所為？況自己千生萬劫頭面了無下落，尤當切骨痛心，親依師友，蚤莫提撕，以求迸徹；寧復有此閑長工夫，共馬蹄逐逐浮沉塵浪中耶？倘以不肖之言為然，則就差即遷轉，內不過府部屬官，外不過郡州正佐，皆未若今職閑散，無諸統屬。如未肯心，則歸江南。以區區此意，決之仲淳、中甫，然後具請亦可也。吾知兩居士當必為我點首。刻經因緣，大都北方緣差勝，期場十有八九定在北方，擬刻成則移就南方，以流通之。計得四十人為緣首，每人歲助百金，與刻工相終。始燕、趙、齊、魯大約有二十人，江南如金壇之于、丹陽之賀，吳江、松江諸處擬求十人，外十人則求之徽州、蒲州二處。夏間必走江南，訂集因緣，秋冬歸北，以起期場。光陰迅疾，敢復怠緩松江，必以足下與康孟脩為緣首，聚貲即自今年始。足下此去其圖之。唐元徵當在松江列中，渠每年量力，或十金、二十金。足下行時，亦當與訂定，令其歲有額助以入龍華，而松江會中亦歲為其登數。吳江必以周仲大為緣首，而沈及菴、顧元玉、周季華則左右之。足下過江城，亦當預為白意。趙居士凡百輒通內，甚損光明，諸公舉動決當謹慎，刻藏因緣未必就賴渠力。足下亦不必過為委曲，此意亟宜致之。曾司馬恐僧輩無遠見、謀近利，不知護惜，傷其體面。昨聞有佛像等物遺諸公，此甚不雅，而一如師竟不為制止。何也？可恨可恨！大都諸公于此輩，非有不肖在為之持衡方便，絕不應往來交際。《弘明集》，南方每部價銀八錢，北方加三二錢，此康虞書至云云。蓋此書價至一兩，不可復上矣。孝甫既不肯發，足下竟為帶銀託康虞印之，每部亦只可定價一兩，印則必須全部。初議七本頭，以當時刻未完工故也。三千部之命，今不必拘泥。若孝甫允從一兩一部，儘其所有為成之，餘銀帶付康虞印補可也。袁微之請藏事，必經不肖手乃可。都城光棍，非足下所能料治，慎無為左右人所中。昔馮開之所請，既有有司為之督促，而開之于此且甚諳鍊，然其中包藏重沓破爛不可勝數，昨年不肖才為補完。今足下若為舉事，必不完美，令我受托不終。況餘銀皆不肖用費，無復存之龍華

者，此事必不肖至京乃能勾當。足下當己之借，用銀竟送付龍華可也。潘匠所制鐵缽甚佳，足下當謀之孟脩，再為不肖製一件，大小樣式悉得如本師者，斯善矣。內君近來無病否，保郎何狀？凍筆不及餘。

與傅侍御

別至清涼，于其最幽深處丈室杜口謝緣，即玅峰、憨山二師舊棲隱地，雪覆千嶂，人跡絕至，出戶便穴，冰雪為竇，僅一山童充巾瓶。侍者甚古拙，不解他事，日相與煨榾柮，煮燕麥以款饑寒。此外則燒柏子跏趺靜慮，時證入空、無相、無願三昧，遺身心、忘旦暮，足快生平。兼之髮長寸許，貌枯羸若病狀，獨精神則清王可掬。想雪山老比丘當年光景，殆亦不過如是。間從三昧起，念諸法侶馬蹄逐逐風塵，欲剎那際入此三昧一相覿面受用少分，豈可驟得？惟門下其庶幾，身雖入廛而心恒過我，不離當處遍踏峰巒。此又不動一念遠相鑒知，足下為我點首否？五臺因緣向云云甚草率不足據。昨歸山備採之深，幸本山都綱司額有申文撫按司道事例，省平地起風波，動世驚疑。又幸撫按司道即批申告示，皆超情破格，尤便踵行。因擇其切要四事私為屬草，先請命繼且出，以示該司，令其具申。儻其如所云云批發，則千載名山之幸，豈惟現前聖凡大眾萬口頌恩，即曼殊老師亦當于金色界中合掌加額。題請云云，非時世不敢望，第借以速有司奉行耳。立碑最為切要，即題請亦一時故事，立碑則千年標幟也。其戒婬一節，初意欲重，懲二三以警什伯。已復念之晴空霹靂，則其人必推原所自。今僧司既申劾有司，而批詞末復，末復則彼此當有鷸蚌相持之勢。此時乘而利之，乘此以清外障、乘彼以蕩內魔，兩無姑惜、兩有顯對，各心死無憾。此又在漁人運用之玅耳。雁門兵臬，大有吏才，墾荒蓄賑，皆其政也。幸善導之，令作名山護。五臺令亦篤實忠謹，幸提獎之。其遊山一節，業既有批申之舉，則未可如。向所云云，恣其遊覽以壞世相，兼重煩有司而致其猜疑。但登遊五頂及菩薩頂顯通圓照塔院，三五大伽藍斯已，若高僧則概不可請謁，因緣皆有日在也。聞慈壽主人為塔院住持有所請求，慈壽非高明、塔院最愚俗，或未免以一己之私累足下之公，當察之，無輕聽。玅峰老師居蘆芽，當得善巧放一光以照臨之。近奉　敕賜大藏，有敕諭及御製序相府讚文，因此為其立石可乎？或更別有方便在也。蘆芽為邊山，亦不可過情，犯世忌、來物議。刻經期場，向已十八九決策靈巖。昨歸清涼，有僧告以此地信名勝，第與黃巢故址比鄰，其遺風流俗猶有存者。迄今四山多豪客，竊發業于鹵劫不以為怪，雖有司莫可奈何。不獨四

山，即靈巖禿民大多其種族，謂此山凡行人欲入泥水、試堅利、化驍頑則可，藉欲舉緣事集檀越則不可。此僧曾居彼三年，且老成練達，其言有足信者。因作思惟，此期場非眇小，所有一切因緣，大小美惡、始終彼此，惟諸佛如來悉知悉見，終非隔礙凡愚所能測識趨避。至元旦，遂以清涼、雙徑、牢盛、靈巖四名山，求鬮于釋迦如來，文殊、遍吉兩大士，及諸護法善神，以決狐疑，迺三舉三得清涼，今則有不得不遵如來敕命矣。清涼山水渾厚，盤旋足下，一入遊觀，當亦肯心自許。此去聊城道僅倍靈巖，亦不甚遠。法門最近肉骨亦惟足下，足下當不以東西而異視之。顯通寺為清涼首唱，其風水亦甲諸剎。唐觀國師造華嚴疏鈔即其地，其規模猶唐之舊，欲舉事當就此。但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此時山門甚凋謝，得門下垂一語，囑都綱住持云：「此山門恁麼陵替，何不請高僧為興隆之？」間或又問達觀老師父：「密藏師曾到此否？」則此輩當自有來學之心矣。不著色相無盡藏玅用，不屬穎君。不肖二月盡出足，過蘆芽一訪玅師，復由燕都牢盛走江南，唱諸法侶結集因緣，期秋冬歸山。流光幾何，敢復念緩。計此時門下科場事畢，或復命或請告，當亦聚首。聞太原有王龍泉、方伯，蒲州有山陰、宗藩，皆久馳法道。刻經因緣，門下能為先通否？晉中善信，有可以宰官身得度者，併乞留念。

與某

往客隆興，辱不鄙日三四過謁，皇皇道途。其不知者，以為奔走直指豔豪，貴其知者以為偉哉！陳生乃迫迫一鄙賤衲僧爾。爾時鄙人竊覘足下，不倦勞、不武俗、不羞眾議，而中外恬然，遂為勒之心印，至今尚文彩熠熠炫露也。昔魏公子無忌執轡侯生，侯生益驕，公子益下，觀望益眾，公子益恭謹，稱訾者沓臨，而侯生公子益相安不為意。以故公子卒，賴侯生竊符椎晉鄙以解圍邯鄲，而聲震諸侯稱雄四君。而鄙人于四君，亦竊獨豪美。公子鄙人，非夷門侯生而能為。足下方外侯生，不獨鄙人，天下之為侯生者不少也，願足下于此一段氣分，極力擴充，擴充之盡。又且日以信陵因緣默自薰發，久之必能掀翻大事，徹悟無生，與淨名龐蘊把臂菩提解脫場，作豪雄丈夫。即于世法為上為下，亦自剛毅軒烈有鬚眉氣象。彼晉唐風流、宋儒理學，皆區區臭腐，非所望于足下。向示今秋欲肄業，燕都北城龍華寺方丈有月清上人，雅能敬慕賢人君子，必能為足下得善所。慎無借居內宦莊園，一與此輩從事，即無能進脩己業矣。祝祝月清乃祖瑞菴老師為都城，緇林中孤松老柏，足下當禮重之。餘不悉(卷終)。

與真實居士(已下七編，辛丑年正月，虞山錢牧翁發來刻入)

世路崎嶇，人情冷煖，自古記之。而今日之長安尤非昔比，奚忍見聞？足下宦情輕重厚薄，已不待今日印知。縱鳥投魚，樂應無極。第法道秋涼，非有力莫能匡護。此又為佛子者，不能不為足下動心。世道危險儉宵，得以傾戕善類，此又豪俠知己不能不為足下含聲憤恨憤恨也。大事未明，臭汗未出，古尊宿機緣語句纖毫未透，誠今日所當急切用心。不爾，則足下之可憐，又不在一生之得失短長，而在千生萬劫之沉淪苦楚。即具一知半解，一場熱病，盡付徒然，竟何實義？來諭謂病在雜用心，此標也，非本也。本在生死心不切耳。生死心若切，縱毆之雜用，其孰能之？師友遠離，互失鞭策，彼此病同念同，但以法門種種，無能粉骨析骸，博一定奪，雲分萍散，無時是已，奈何奈何！老師每屈指法門根器，并長松明月之下，念及江南法侶獨注情足下居多，即近日世諦因緣，亦有足下千生萬劫不能酬其德。念者苟非真實奮猛，各自努力，相負實多。老師二月間往清涼，夏畢之峨嵋。不肖不遠亦且往清涼，俟老師行時，或隨其杖錫西遊秦晉乃返，或竟歸燕都，或密走江南江北定刻經場所。此皆至清涼始決之。刻經因緣肯苟就，無勞旦夕即大舉就，不難。第不肖意不欲居北，又兼此時緣有所當諱避者，即失一時之近利，存法門之大體，吾寧也。此其大概。亦既與仲淳籌之且詳，傅金沙居士大有信心，深念春間集諸法侶，矢志捐俸為唱緣。此因甚正。不肖近計，欲法此求四十人，每人或自力或藉他力歲出百金，每歲可得四千金，不十年足竟是事。而三吳及燕、晉、齊、魯，亦可覓四十人，歲有退失，即歲覓增補之，常令不減此數。此計行而應避之緣，及僧家分募之緣，可竟謝之，而法門終無他慮矣。此意足下與仲淳熟計之，以為何如？仲淳實我輩生死肉骨，其居憂也，哀傷決重。惟足下時親密之寬慰之，務全其必死之生數千里外。懸懸寸赤，他無所屬矣。廬山徹空老師，為江南大善知識，其徒心悟者不遠萬里奔逐，為求塔銘。老師謂此段光明，必從足下筆端流出，始能照耀匡廬永久。健齋居士與不肖等僉以為然，遂令悟上人往返牢盛求行實南往。健齋居士業已通其懇懇，不肖所徼惠足下者，有速成而已。蓋黃龍潭近有慈聖皇太后新頒大藏且至，悟上人急欲得此文先往，更理治接藏事宜耳。足下蚤就艸一日，則不肖多受惠一分。祝祝悟上人為健齋居士舊交，其候足下於武林，幸一安其包笠。天台萬年寺亦有賜藏，乃龍華、明因二主人齎往。二師實都城名德，敢希寵一顧禮之，并命一便庇其關渡之擾。補藏附往，屬歸之楞嚴矣。止欠一函并闕卷，繼圖之金山。楞嚴賴力護，

感荷可勝言。緣起、緒言各一冊，諸公願文謄錄者一紙附去，緒言得翻刻。江南為妙樂，子晉近狀何如？二令郎善訓誨之。

又

數日太勞身體，恐欲作疾，奈何二上人，其力亦頗能立塔，此段因緣，決當今日了之。不爾，儻足下他日有正冗或遺亡，則咎將誰歸？此貧衲終不忍默默於足下者。聞足下事繁即生厭惱。此甚不可。何也？一厭惱，即自苦身心，從上參學人不能於事外得心，從上修行人不能於事外證果。古德有言：「但於事上通無事，見色聞聲不用聾。」又云：「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臨事儻自己正分光明不到，或瞥起處不能隨處冰消雪渙，即當以此頌言轉念，少助自己。苟於事為關頭不得自在，恐自今日窮未來際，無有無事時處承教，不忍貧衲為求見足下者作傳，置邇來果瑣瑣足下，誠自慚愧。第來者尚不止此，所報者知係，足下必不可已事要之，實貧衲受累，視足下增倍耳。願足下耐煩，將佛門事與俗家事等視之，即無難也，非貧衲非足下不進此言，願足下聽之。鳳老回書，決當作過。此老極尚清虛、懶於人事，足下簡末之言，無異以水灌水，且啟其慢僧之失。非天子不能賞罰人，非智眼太清不能揀辨僧行得失。今足下以此言簡鳳老，得無與之而不得其人則僭耶？從此貧衲決當體諒足下繁劇，足下亦當諒貧衲不得已而非有他腸也。有暇過坐，半日何如？

又

本師度夏滁陽，因夢中見貧衲病狀，使慈航回視，有書致門下，附上備訊。其接納諸公曲折，若湯海、若鄒南皋、丁勺源，皆信向老師之極。南皋至滁陽，尚追趨之焦從，吾亦信之篤。獨勺源根鈍，且世間情重，雖信愛不能趣入，雅自恨之深耳。南皋前與門下書，聞其筆底甚多雌黃，豈豪傑丈夫而有背面耶？其書願即檢來一看，旋送上。兵諫之諍，南皋亦甚護持，楞嚴近來搬運石料，日日震喊兵尊處，似不可緩其通，苟事敗救之晚矣。早晚尚期入城，委悉滁陽事體，因上人去平湖，儻轉檇李，貧衲當款理之。第緣事無善策以應王老先之念，奈何奈何！此貧衲與足下所共苦者，古尊宿語錄開卷，不覺神情奮武莫自禁，躍如態狀真奇貨也。留此校對完，方可送去。

又

仲淳攜足下手書至，展讀不覺哽結。末世有情大多誑曲成習，求真心直心自急急人者絕少。足下赤心片片，甚足爍我中懷，故為動念。貧衲此行，蓋為事有不可思慮所測識者，且光陰箭，疾恐到老猶然話杷無實，究竟不得不急。大都事在南方，斯為定議。第足下亦當早晚切切心願，共期成辦地事。烏陵萬萬無議，赤山太陰星，

但無甚縈結之土，地卻真正開穴，若得淡白之土，上少有沙穴，中亦無，即可厝耳。無太為榮辱所惑，空延歲月。至祝至祝。聞子晉病楚，貧衲寒竦毛骨，幸足下善調護之，蓋貧衲法門一左臂也。

又

彭城別去仲淳，旋奉老師東走牢山，謁憨山師，共計法門大事。驅涉道途旬月乃至，而憨山師先期入都城，令人悵恨。幸我輩願力頗堅真，恰於出山之日，而彼杖錫至矣，相見不移頃，盡傾肝膽。此師氣宇軒豪，心地光朗，且具正知正見，而熱肚腸又蒸蒸可掬，真世間奇男子、出世壯丈夫。足下昔日舉揚，實未盡之。校藏之事，已訂計牢山，近有欽賜北藏南藏，未有茲就印造。凡裝潢買紙，俱願足下維持之。紙張得如善卷斯美，或得了虛師指麾一二尤美，足下其圖之。新刻經書，憨師一一願見。併留意牢山山水稱絕震旦，不可不與仲淳圖共登賞。此山故為佛氏道場，元丘長春刻意毀之，今銅鐵佛羅漢像首堆之巖畔，殊可寒念。儻此山復興，則齊魯眾生寥寥數百不耳佛名者，盡入大光明中矣。何幸如之！

又

居士為兒女婚嫁所迫，仲淳居士恒切切念之。但道人行事，一切處只得隨家豐儉，不獨婚嫁。夫人諒吾與否，亦自聽之。不爾，則我本有靈光，未免受其蔽塞。瓶寶法主化去意者，又貧衲夢中五齒之一乎！人命無常，良可驚惕。建塔天台，居士主張誠是。塔銘須就實而作，毋徇人情。季居士中軍，非謂居士有意禍之，第恐不知，誤為人所中，故蚤達之耳。老師解夏或有雙徑天目之遊，居士當掃緣，以追隨杖錫。老師如大海水。我輩多近一日，多受一日之潤。惟居士念之。

又

刻藏因緣，科臣有言，幸宗伯題覆無恙。此以世眼觀之，似屬魔嬈；以道眼觀之，實所以增法海之潤、助天鼓之音也。今且聞者益眾，而受浸潤者益廣矣。矧未事之先已逆睹有此，茲何尤焉？足下之補實出輿情，而臺翁特從中從臾之，其未來節次業已有成議，或不至久稽外職。惟(足下)無守舊見，濡滯林泉。丈夫出處，當自有時節因緣，不以人情睽合世境依違而作進退。足下今日固當出之時，此實世外人以便眼從中諦察，即足下亦弗自知。若徒以見私揣量，於人情世境上決擇依違，非道人之護念也。昔古德有為知己舉住持弗應，後自往索之，知己詰其終始所以異，曰：「偶欲之耳。」此真孤光獨露，照世法幢，所謂師子無伴、大象不拘者也。惟足下以之臺老護法心真切，其知足下尤非群情所可及，當更無以一時人情而作親疏想。祝祝知己之言，肝膈寸寸，幸直下當之。

(終)

密藏開禪師遺稿卷下

苕上後學弟子王祺校閱

紫柏第六世孫契穎壽梓

上本師和尚

夏秋以來，法音靈響，杳爾無聞，兀坐寒巖，時切縣注，興勤歸山，備悉起居，兼知應供金壇，且於十月望筮期書經良用為慰。蓋時當末季，按劍者多，夜光難授，玻璃器鮮，師乳艱投，矧左右之間，內外侍護，兩無其人，即老師智應無方，自能群機圓攝而開也。一念管窺之見，于此終不能旦莫釋去耳。即如開守空林，所與不過緇流衲輩，若但恁麼去，則鮮不懽欣踊躍而來；若不恁麼去，則未有不攢眉蹙頞而往。佛少魔多、子希賊眾，智遺識合，比比皆然。每念及茲，涕淚中隕，雖已之貢高我慢褊急，庸常種種染習濃厚，不能真心雅量以納四來，誠當自懺自損。若欲婆情婦態，盡悅眾心，自揣非菩提薩埵，有不能也。至於刻藏公案，亦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悉付因緣，豈能逆睹？苟當緩急危難之際，每想及老師潭柘塔院法門為重，刻經次之，刻經但隨緣，法門不可壞之語良足以為軌持矣。臺山鐵鋪村，已改作新民店，蓋有司欲自庇，因而庇及僧民。此固曼殊大士慈力冥加，或未可知，第其中究竟終有不可必者在也。向欲詣都城，一則以鐵鋪未寧，一則以刻工未調，故爾遲遲，此去臘底或可行耳。即今寇洮州，住箚兩月餘，擄掠日甚。欽差大臣袖手求和而不可得，及上疏則又自以為石畫奇謀，有非李郭韓范諸名公所可及也者。朝廷弱甚，則曰威嚴；情驕甚，則曰依附。上下欺蔽，其何所底極乎？近且遼薊松蟠，又報警矣。國家事勢，日削日孤，而內外臣工交相頌美，一有針砭輒生忌諱，恐不釀成靖康之禍不已也。以此觀之，凡我釋子，大都宜休隱林泉，爐香碗水冥為祝釐，國士筵中豈其所宜？是故雖入都門，亦或未容久留矣。山中期場，終始未卜何狀？每當朔望稱禮曼殊，祈禱老師杖履來山，作我眼目。然終未有以搖動老師心王，此豈非開之念力有未真耶？良自痛恨，良自痛恨。曇生師行顓此問訊，若開也誠駑駘負重，圖適千里，[蹎*頁]蹶誠多。惟老師時放慈光，哀憐照策之。握筆悲淚，不盡欲言。

與徐海觀居士

大師前以四大推身為問，與《圓覺》四大分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是同是別？又以四蘊推心為問，與達磨將心來與汝安，是同是別？海觀直截會得到不別而同，必須盡情吐卻，抖擻精神，另道一句來看。更冰水之喻，與兩箇三箇之說，於智識上極要體貼，親切瑩徹，毋作戲辭泛論。不然，則纖毫翳滯，便為見處乖離，便為生死窠窟。古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邇來士大夫政為聰明所累，或於耳目根頭少有入處，便自執認將去，便自安穩將去，甚非生死分中真實究竟者，況像末魔眷尤隆。有云：「我今四大身中能見能聞者，即我自性。四大有壞，自性不壞。」不知此政四蘊之心，認賊為子。有云：「空此四大，併此見聞，現今寂然不動者，即我自性。」不知此政根本無明，喚奴作郎，目不自見、月不自照，雲翳黯然，徒勞向空中揣摩、身中指舉。若雲翳既除，眼自見眼、月自照月，無有是處。何以故？絕盡凡情，別無聖解；若作聖解，即受群邪。如此畢竟喚甚麼作自性？海觀試自道看。海觀念生死事大，便請今日黜其紛飛浮習，辦我真實肯心，向揮毫染翰時、與他日為上為下時，崖柴將去，如針磁相翕不暫放捨，討取箇清白下落，斯不枉大丈夫出世一番。如欲先了世緣，然後向生死上究竟，亦希存此為他時軫藥之一助。海觀于佛祖言句上研味既久，而貧衲以婆心太切，撮拾餘涎剩唾贅疊如斯，亦何異陳藜羹於珍羞之側，獻野褐於文繡之前也？笑笑。

與曹林師兄

昔黃龍南公住歸宗時，以寺災逮獄，見訊獄者必盡得其情而後已，情弗盡弗已也，情逾多則刑逾倍之矣。不獨此，即黃蘗之于臨濟，睦州之于雲門，船子之于夾山，汾陽之于石霜，亦率多爾爾。蓋弗爾，其何以斬截情關、煆煉凡聖乎？開不肖，每于老和尚鉗鎚之下，輒欲盡情放下覿體承當，如臨濟從大愚歸黃檗相似，俾老和尚無處下手，足報其恩。柰何習氣濃厚、偷情滋多，正眨眼定動，遂已違時失候，甘受沈埋，辜負恩德。由是因循待續，愈出愈奇，致令法令日繁，情弊日生。違背既久，則反恩為怨者有之，狐疑鬼猜者有之，欲進欲退者有之。開不肖。正當恁麼時，則庶幾能猛急掀翻自怨自艾，知恩感泣。此念雖如一髮千鈞，則他日終賴以報恩有在也。昨于賀氏舟中別師兄，睹其言辭志概，大都退屈居多。不委師兄平素嘵嘵豪氣千丈，今何為若此？果以了大事，更別有法門在耶？抑甘心以此未了因緣，自累塵劫耶？抑謂藥汞銀未堪真火，欲自飛去也。善知識家風從來變幻靡測，所貴學人無以情識當之。以情識當之，則何異卻步求前，愈行愈背？即弟居妙德，可謂深心極

力調持，然上下百餘人，求其能以心相照者尠矣。況善知識作略，豈愚昧情執所能龜灼哉？願吾兄于百尺竿頭，正是放身捨命時節，無向此寸尺肉團上、剎那光景中，妄自卜度，甘沈永劫也。祝祝。性曉既從兄剃落，亦非小緣。弟每念其識慮既非高朗，脩習又無把捉，或不無情順智逆。順進逆退之病，惟吾兄亦當以此紙示之，令其時庸佩服，脫當進退兩難之際，則自有出身之路也。閒情種種，盡屬枝末。不悉。

與曙天師弟

大都脩行不得力，只為不識心。古德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近來相見吾弟，似覺煩惱轉多、習氣不減。煩惱即心所，煩惱即境。境不自境，因心故境；心不自心，因境故心。心境相因，各無自性。智者了達，猶若交蘆，謂煩惱及煩惱境為實有，而被其所轉者，眾生之見也。煩惱及境俱非實有，則盡十方三世更有何法足當吾情？故曰大地無寸土。夫盡大地皆土，而曰無寸土，何也？若盡大地有寸土，則心外便有煩惱可得。又《圓覺經》云：「隨順覺性。」吾弟今後觸境逢緣，少有纖毫憎愛情生。即當以此四字口念心想，入其三昧，入已即隨順覺性，便不隨順愛憎無明矣。何以故？全體覺性，更覓愛憎，無明了不可得故。覺性如虛空，了無隔礙，有諸隔礙，諸境自礙，虛空無隔礙故。覺性如牟尼寶珠，清淨瑩徹，了無色相；有諸青黃，境自影現，摩尼非青黃故。此又古人所謂以諸譬喻而能悟入者也。吾弟其勉之。

與李次公居士

善知識難事，蓋其變幻若雷龍鬼神，不可測其瞋喜、其蘊藉；若須彌娑竭，不可測其高深；其拄杖拂子若虛空摩尼，不可測其方圓橫直。苟英才利器，不須彈指聲欬，便奪其符命，掉臂入關，直擣其閫奧，承其家業，綜衡而受用之。其或未然，使非朝熏夕陶，月漸歲染，惡能管窺其萬一，而不以驢鞍橋認作阿爺下頷也。故龐公之于石頭、馬祖，蘇長公之于參寥，張無垢之于妙喜，皆盡命稟決，沒世諮參，豈漫然哉？且也世諦父子，必以滴血入骨取驗，矧欲作法王子，祈紹佛種，而可冒濫依稀得之？今次公之于本師，朝親暮攜十寒一暴，又安怪夫理不透徹、事不相應也。惟次公自審之。曇生師行速，燈下草草以復，不盡欲言。

又與曙天師弟

《華嚴經》跋時在心曲，無奈叢林上下皆欲調持，刻經脩營皆自總理，乃無暇刻一及于此。即有少間，又或經行林壑，兀坐蒲團，以恣昏散。以故厚負吾弟之懇，良自愧焉。計此去都城途中甚為閒適，當為吾弟勾當之，即覓便寄之而南。儻大經業就裝潢，但于第八十卷尾多存白箋數紙可也。楞嚴聞頗安適，甚用為慰。忠菴師老成果決，凡百議論規誨，吾弟與法空須稟從之，無相人我，以取物議。興照來寺，須與之言，金壇檀施若已取足，惟除南京支付外，其餘悉付曇生師買辦貨物來山。興照只取留五兩買辦糧食安置其母，外取二兩作盤費來山，或領朱仰峰工作來山亦可。金壇若未支取完足，其餘聽曇生取之可也。別面如昨，律候載遷，一失此身，便屬來世，升沉未卜，苦樂無期，六時之中，須知自辦。若一切緣事，無甚攀攬，貪他一粒米，失卻半年糧，況汝元非涉緣之人。猛省猛省。

與忠菴師

聞楞嚴叢林近頗安適，二時鹽醬亦自不少。此蓋吾師真心實行所感，良用為慰。不肖居山叢林，上下百責萃身，自朝至暮，略無暇刻。兼之經典款則一一經心，工匠胡亂一一調制，所幸得於萬火叢中煆煉身心，所有無量劫來，自由自在，自高自慢，自局自狹，種種惡習，因之消去萬一耳。古德云：「金由火煉，心由境煉。」信矣。夫幻菴、賁菴二兄，既寓嘉興，或至楞嚴，至則但當挂搭堂中，以十方客禮待之。當時有事楞嚴，曾于老和尚前盟言：「胸中初無一指甲土。昨塔先師靈骨于楞嚴，雖屬權宜，而老師尚譴責不貸，況吾同師兄弟，身有寸土，其能免于諸佛如來諸大知識之罰乎？」惟師憐念于我，不以情識假借執實行之。楞嚴百事惟此為重，諒二兄亦有以照亮我也。梅村居士，老成練達，凡百事請過商確。雲濱、明卿、翌文、季玉諸居士，俱不及一一致書，均乞道意。東園先生子山長者，儻至楞嚴，并乞致聲。堂內外諸師，無遑一一稱名問訊，統惟吾師普及一言，餘瑣瑣不悉。

與沈及菴吳孚泉周仲大周季華四居士

興勤歸山，常熟庚寅二緣，松江己丑一緣，丹陽庚寅一緣，俱已如各細單檢到。第訒卿補償松江緣內一封三十兩，成色甚為低下，此則訒卿家人之過也。江南諸緣訒卿既已來北，想諸居士中無有能隨方總理之者，若待送至反成擔閣，姑令俱付曇生師親收，業且屬曇生師一一身往理會之矣。儻其中有不能速集者，則屬之送季華處，

俟陸續令人取之。曇生師歸山時，季華須索其欠單以便作書，不時令人督促江城。庚寅年分貲想已合集，幸開細數付曇生師。己丑年檀越姓氏已刻完者，俱印刷以往，其未完者不過數卷，繼此完報。蓋始事之初，刻工來遲，兼之曇生師以腳力之便又發之太速，故不能盡如所願耳。徐文卿庚寅年分，儻訒卿已有區分，則季華當於金澤索付曇生師；如訒卿未有所祝，即俟不才取之都城已耳。許水利、王房仲二緣原在十數之外，儻其無自肯心，不必強之以難。蓋佛事門中，凡有所建立，一惟時節因緣，時節因緣若及，則能令人增長菩提心；時節因緣未及，則能令人退失菩提心。令人退失菩提心，伊誰之咎？矧江南歲計仍凶，而欲令諸長者居士脩舉檀度，誠為大難，安忍強之乎？九蓮居士寄我觀音像，謹拜受，幸為我謝之。康孟脩索書《盂蘭盆經》，亦呵凍塞責。江城諸長者居士不能一一致書，惟此一音普申問訊。新刻楚石諸典，各以一部歸之江城，作法供養，惟照納之。

與朱濟川樂子晉二居士

妙德在清涼最幽深處，清涼為震旦大菩提場，刻藏因緣卜吉於茲，信非人力。南北雲集僧伽百餘，或團圞坐冰雪堆中安般希微兀若枯木；或勇健向昏散場內身心踊躍氣奪三軍；或架榾柮燒品字，則本光盎然；或持籤軸剔蠹魚，則義天廓爾。兼之二三知己東語西話，提唱無生，瓊樹琪葩，萬壑千林，宣揚玄妙。斯時若更得子晉把筆題詩，濟川敲冰煮茗，信當今絕勝、人世希逢。由是卻觀長安，車塵馬跡中人，腰背寒酸，眉眼高下，傴僂踧踖，孤露伶俜，即欲聞斯勝事，不啻盲龜值木、滾芥投針，何況得見且身親證入耶？兩居士幻寓燕都，甚非有堅固利名為之轡靮，發心特易，到岸非遙，詎終能恝然於此而無意也？

復董玄宰太史鏡喻辨

明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佛來佛現，祖來祖現；天人脩羅，及以鬼畜，隨所來現，無毫髮爽。明鏡初未嘗自云：「我是鏡，我將明照物，物像何狀。」亦未嘗自云：「我不知我是鏡，不知我是明照物非明照物，亦不知物像何狀。」即傍觀者曰：「此鏡此鏡之明，此明中之像何狀？此鏡外之物何狀，亦是剩語。」蓋人能著語，媸妍過去久矣。貧衲謂非鏡，明將安寄？非明鏡，安能當臺照物？又謂鏡能照物，物能照鏡，若物不能照鏡，則鏡亦不能照物。又謂鏡不能照物，物不能照鏡。若鏡能照物，謂銅能照耶？明

能照耶？謂銅能照，則一切銅器何不照物？謂明能照。此明為生於銅？為生磨琢？為從外來？謂生於銅，一切銅器何不生明？為生磨琢，磨琢木石何不生明？為從外來，來從何所？鏡之壞也，明復何去？若物能照鏡，則盡大地皆物則皆照，皆照則皆應名鏡，安得物物異名？又物物皆照，則諸世界豈成安立？古人有問：「兩鏡相對時如何？」云：「打破鏡來，與汝相見。」請玄宰不眨眼佇思信口荅話，吻合古人符契，然後可論鏡喻之說。若剎那擬議，話會再急性，三十年參去，尚不得一半，那討閑工夫論長論短，爭是爭非？雖然，自法自犯，絡索一上來。教謂鏡猶性也，鏡中之像即緣慮也，鏡外之物即六塵也。諸佛猶如空鏡，凡夫猶如對像之鏡。或曰：「豈聖人心不能應物如鏡，必不照物乎？」玄宰又謂：「鏡雖不照，物自具能照之用。若照一物，即有所不照。但空鏡則無所不照。」或曰：「物在鏡外而鏡不照，是聖人拒物而不應乎？」玄宰又謂：「聖人之鏡，決非照物；凡夫之鏡，除卻色像，即是明鏡。」或曰：「像由外物，豈留鏡中？鏡不受塵，何妨照物？」玄宰又謂：「聖人有世流布想，而無著想，如一空鏡，秖照於空。世流布想者，照空也；著想者，照塵也。」貧衲看兩家問荅，如三家村小兒戲陳，安望其輪刀見血，大決雌雄。又如鄉丞亭長之聽獄也，安望其鞫盡偷心，據案結款，而民服無辭耶？蓋諸佛之鏡，大圓明淨者也。聲聞乃至菩薩之鏡，自昏以至明、自小以近大者也。凡夫之鏡，昏而小者也，盡十方三世，猶一幅畫，諸佛之鏡，量與齊等。普展則普現，分展則分現，青黃紅紫種種形像，毫無所遺。第對鏡眾生不能眼同佛鏡次第看去，就自眼量，謂佛鏡照一物，即有不照耳。方畫之展色，像之現也；鏡之明，猶故也。及畫之收色，像之亡也，鏡之明，猶故也。聲聞乃至菩薩，則有照有不照。即照，不無昏明大小之不齊。然其既復之明，則亦不因照與不照而有加損也。凡夫則自隘其量，塵翳其明，於諸色像顛倒媸妍，照青為黃、照紅為紫，隨其所現妄生分別。是知大圓明鏡，性也。鏡大圓明，照一切物、現一切像，而無所留礙、無所動搖、無所增損，性之用也。諸佛乃至一切眾生皆證圓覺者，此也。翳鏡之塵緣慮也，鏡外之物，五陰六入，乃至四諦、十二因緣等也。鏡中之像在諸佛菩薩，則色色、形形莊嚴妙境；在凡夫，則昏迷妄執，畫彩三途。故欲鏡之明，不必與外物作仇讎，去翳塵而已。欲眾生之佛，不必與外境作仇讎，去緣慮而已，故曰絕盡凡情，別無聖解。玄宰以鏡喻性，則可謂像即緣慮，則不可謂佛鏡具能照之用，則可謂秖具能照之用；決不照物，則不可謂大圓鏡智照無所照，則可謂照一物，即有所不照，則不可謂逐物逐照；非佛鏡則可，謂空鏡照空為佛鏡則不可；謂除卻緣心即是真心則可，謂除卻色像即是明鏡則不

可。蓋惟其照物，故名明鏡；自覺覺他，故名為佛。非照物，鏡將安用？非照眾生，佛何得名？故經曰：「照五蘊空。」又曰：「照十八界、十二因緣、四諦等空，故曰照空。」非秖照空，故曰照空。又謂世流布想者，照空也；著想者，照塵也。尤為背戾。蓋世流布想者，照一切物也。無著想者，不留礙也。又謂夢中事可令覺者應乎？豈不以聖人之鏡，決不照眾生，在迷之物。不知有等幻術，以藥鑄鏡，能照諸鏡不照之相，如照幽鬼及人腑臟及隔壁隔宿之事。又如羅漢飛空透礙，乃至十八神變，非隔礙凡夫所識，覺人能見。彼睡人夢中種種物相，則又如來、如幻藥鏡，無礙神通，非諸常鏡、常人可比擬思議其萬一也。故曰惟佛與佛乃能究盡。當無以未至之見、不齊之喻苦為法障。若必用覺夢喻，當就一人分上以覺喻佛，夢喻眾生。豈有既覺人而不了夢中事？若不了夢，猶在夢中，決非覺者。玄宰比來論議，得無於緣起無生及背觸俱非話頭中契領有未的當耶？或契領時，不無預先將生滅心眼眨眨地擬向承當，故所契仍落鬼家窠窟耶？玄宰又謂：「於古尊宿種種言句，確然無疑。」恐所舉中妙明體盡，知傷觸句，決然未曉。一句未曉，多句即曉，恐亦未真。現世士林中切切以己事留心者不少，然貧衲所往來惟玄宰為鸞鳳，願於此七八分所在再加急鞭，快艣一上，不到古人田地不休。是望是望。賤體已平復，深勞遠念并謝。

與孫仲來王宇靖于中甫三居士

善知識難事，佛法難聞，始吾于斯語也視若尋常俗諺，弗以為然。逮觀我釋迦如來乍離兜率，始降王宮，目顧四方，周行七步，遂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當是時也，賞音者誰？逮及雲門，猶然謗詈，載睹明星，自稱悟道，雙垂兩象，演唱雜華，諸大聲聞，盡皆聾啞。下此而臨濟之于黃蘗，猶以打行；慈明之于汾陽，且作罵會。則信夫難事難聞之語，不我欺哉！近知本師應供金壇，書寫經典，此誠難事，難聞之秋。惟諸居士各各努力前驅以圖報恩，弗爾則未有不聾啞、未有不謗詈、未有不作打罵會耳。雖然，要且夢見雲門、臨濟、慈明鼻孔向上麼？勉之！勉之！刻經檀貲己丑年分俱已檢到，第以刻工來遲未盡登木，茲以已完者先馳往，其未完者陸續完報。蓋刱始之初，事難卒備，而曇生師南發又未可遲遲故爾。繼此以往，或可歲清一歲，不至如是堆塌耳。庚寅年分，昨已遣王道至金壇，想已支應，儻有未全，其餘即付曇生師亦可。但金陵眾工之物，須一一付足王道，以勾當其事。檀越姓氏亦須一一明白揭示。諸檀越不及一一具訊，惟此一音普作供養，惟三大士轉致之。

與徐孟孺康孟脩陸中復三居士

佛事門中，大都有所建立，一惟時節因緣不可違失。江南歲計仍凶，而欲長者居士於其中脩舉檀度，不已難乎！所貴二三居士深心調攝，俾各願王無或動搖，斯為至行。蓋吾人于無量劫來發一念菩提心，是何異優缽羅華一現？苟為急之而使其暴損、緩之而使其退墮，皆非善為調攝、善觀時節因緣者也。惟二三居士厚留意焉。己丑年分一十二人所施，俱已如數檢到，其有定緣未付者，幸更集之，并庚寅繞緣俱發。曇生師歸山，儻未能旦暮速就，且令他往，約其再至領發。又不爾，則孟脩居士親為送至周季華可也。己丑檀越姓氏，以貲施入山未旬日，盡未登木。《楚石語錄》、《寶訓》、《水懺》、《因明論》、《禪門口訣》諸新刻，雖非雲間檀施，亦各以一部奉之，隨喜作法供養，令普生法喜，惟照收之。顧仲脩居士欲獨刻一部，既屬最初發心，自不得不從之矣。孟脩屬書《盂蘭盆經》，呵凍染卷，殊為草率。且山林人于書法原不通曉，第取其未動筆以前一點為老堂作冥資福利已耳。諸檀越不能一一致書，惟此一音普申問訊。

與公錫居士

別歸清涼至阜平，聞本師和尚飛錫彭城，將西去蘆芽，遂迎之清涼，今尚挂錫清涼，不遠隨侍和尚杖錫，結夏清涼矣。刻經因緣，部劄實為根本，于大宗伯果得所請否？此事不委此時，可一言之。李宗伯老師以成此勝緣否？時節因緣或不可失，況祠部文劄俱已現成。李老師肯一言以及祠部，或無難事。惟足下共文卿居士圖之。李老師并祠部，或更得文，卿求臺翁勸發之亦可也。張公事體究竟何狀？幸一一示之。

與幻居師兄

師兄別去，長途安否？此時挂錫何所？向所云云須秘密和緩，無強人以不欲，蓋我法中凡有所建立，當觀時節因緣。時節因緣及盡，則諸佛菩薩自然哀憐，天龍善神自然呵護。弗爾，即醫得眼前瘡，未免剜卻心頭肉矣。以此較彼得失，奚啻徑庭哉？統惟師兄善自調策，時光迅速，人命無常，法道荒涼，願共勉力！

與傅伯俊居士

人生夢幻百年瞬息，進退行藏可無定謨？不肖雖處巖穴中，每從定起，未嘗不于廟堂諸相知一照燭也。大都縉紳人既與聞出世法，在五十以前則當鞠躬盡瘁，以報君上，以展生平，以了世緣。在五十以後，則當解組林泉，以順性真，以求出世。此則所當截然判斷，無復優游虛度，當進則務適偷安、當退則畔援欣羨，事與年違，兩無成立，非丈夫也。周詩有言：「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以今觀于立朝諸老，白首龐眉，足趑趄而口囁嚅，尚復羈縻不捨，此豈非在昔偷安務適者哉？不佞謂足下今日正匪躬報主時也，何得以閒情野性久曠忠貞？惟足下圖之。

與汪仲淹居士

月五日，得接長公所譔刻大藏序，手捧誦之，鏗然金玉，真可謂匠心獨妙，舌相廣長者矣。念貧衲以末法窮兒，妄意荷擔長者家業，誠何異負九鼎圖適千里，識者鮮不難之。然肯心自許，莫之或禁。今厚賴諸賢豪長者光嚴照策，儻不至敗轅佚駕以終厥事，則他日頂爇栴檀用荅檀護恩，寧過分哉？惟諸仁者更屬意焉。不日發清涼，卒且未能詣丈室問疾可否？夫疾不從四大生，以地、水、火、風各無我故。亦不從四蘊生，以受、想、行、識亦各無我故。四大無我，四蘊無我，膚之不存，毛將安寄？信斯疾也，來無所從、去無所至，則謂居士實有如是病者，眚目空花也。願居士于十二時中入此三昧，以自受用。宋繡佛像并紫檀手掐，俟叔宗將至，當為居士瞻禮持念不忘。

與曾舜徵居士

經云：「發心畢竟二不別，惟是二心初心難。」蓋因地不真，果招迂曲，因心靡獲，果覺無階，即有事脩持，盡名癡行，故曰：「但貴子眼正，不貴子踐履。」又雲門大師云：「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為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墮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放過即不可，子細點檢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向觀居士見處，大都在雲門四種病中蹲坐出入，別來面目，不委復作何狀？為復仍舊？為有新得？幸將此語自診自候，務在眼得其正，斯向一切處行履，自無墮坑落塹之患矣。信菴老師得參謁于吳門云：「不久將入燕都家，老師由峨眉反南嶽挂錫，未久即發金陵，其留心南嶽甚悒切，且有結菴之願

也。」尊翁老先生及晉明居士皆未及面，蓋以老師行速故耳。呵凍不盡。

與馮開之居士

別來如昨，律候載遷，信人命無常，浮生能幾？吾輩于法門中自稱雄傑，而復優游退墮無異尋常，虛浪沈埋，甘為塗炭，生無所建立、死無所指歸，誠何以仰追先哲、取信後昆，而免嘵嘵拔舌之苦乎？且眾生從無量劫來，能一念發菩提心，奚啻優缽羅華一現？此而損失，後得何期？爐炭鑊湯，蛆蟲蚊蠓，剎那萬狀，寧復終窮？言及于茲，涕淚中隕，願共居士勉之。刻藏因緣雖已就緒，然期場南北未卜終始。此方撰述校讎，端屬名賢，幸無忘念。新刻《楚石語錄》、諸典各一部，遠充法供。幻居兄挂錫徑山否，護持之責舍足下其誰？并乞留意。

與賀知機伯仲

先覺有言：「一句染神，咸資彼岸。」彼岸到，梵語波羅密，釋之者曰：「涅槃果覺也。」夫吾人自春徂秋、從幼至壯，所聞所見乃至所攖，且觸者奚啻一句，而猶然此岸，何耶？則未有以染神故也。蓋眾生自一念悖覺以來，色心諸法皆以八識三分為其根種因緣，故根境相偶、善惡諸緣，必假前五招來六識分別、末那傳送，以持種于含藏之中。使非含藏持種，則今日云為，明日且遺忘之盡矣。矧老壯而猶記憶童稚之事耶？故吾人于含藏識中，顧所以染種何如耳。染之以五常、五戒，則具足人相染；之以十善、禪定，則生天；染之以好勝、猜忌，則居脩羅；染之以四諦法，則成聲聞；染之以十二因緣，則證緣覺；染之以四誓、六度，則脩菩薩行；染之以一乘寂滅三德圓明之道，則取涅槃。乃若染之以殺貪婬，則報畜生；染之以慳偷、狹劣，則墮餓鬼；染之以五逆、十惡，則投地獄。是所染殊塗而升沈異轍，染之義亦大矣，可不懼？夫學人誠能于日用之間，與嘉言令訓晨夕相對、仁師賢友晨夕相親，則一言半指自足以動我心王。心王既動，則含藏識中染種自摧。染種既摧，淨種自茂。淨種既茂，則凡菩提緣感一有染觸，則自能萌蘖發榮，枝榦條達，華果圓成，而于涅槃果覺也。何有反是？則未有不淨種摧滅、穢種滋強，外緣所熏，惟強自合，如是而欲免夫三塗六道之果也。得乎？賢伯仲既于身心性命中少知回頭轉腦，幸于善惡熏染之機，貴知所以決擇去取可也。人生轉燭，世相空華，一失此身，便屬後有。惟賢伯仲勉之。庚寅年分刻經檀貲已一一檢到行，且旦

莫登木矣。第己丑年分貲物雖至，而無細單，不知孰為多少，檀越姓氏未便入梓，有便幸詳示之。

與大司空陸五臺

門下四大調和，不想諸天龍當為護法者護，無庸鄙念。第生死事，早莫難期。門下于世間法亦庶幾矣，願速作歸計，共青山、白雲參究一會，免得臨命終時，手忙腳亂。此實丈夫家，千生萬劫未了一最大因緣，莫只擬議卜度過了平生。古人有言：「若非徹證，即解會入微，但可鬧熱眼前，一場魔病及一段憎愛境緣現前，便爾忘卻。省得起來，受傷多矣。況生死關，如急水灘頭，纔眨眼佇思，便喪身失命。」何以故？擬議解會，屬生滅心故。生滅因豈能證不生滅果？門下素馮陵法道中，貧衲亦嘵嘵坐此，願同門下大死一番。不然，恐累法門不淺。貧衲前歲唯恐門下不出，非他，為眾生故；今唯恐門下不歸，非他，為門下故。為門下亦所以為眾生，門下以為何如？

與張梅村居士

別來曾不一瞬，時序忽已迭更，人生幾何？光陰迅疾。想居士信根深厚，慧燄高朗，晨夕之間，端能以出世為懷，固無事山僧之喋喋也。己丑年刻經檀施俱已檢到，第以刻工來遲，未盡登木。茲將刻過姓名先呈覽閱，其未完者，陸續完報。蓋筮創之初，事難卒備，而曇生師南發，又未可遲遲，故有是事。繼此以往，自當歲完一歲，或可不至如是堆塌耳。庚寅年分，未審集否？如其已集，乞即檢付曇生師，仍須一一揭示姓名，以便入梓。明卿居士暨諸檀越，俱不能一一具訊，統惟致聲。《楚石語錄》皆嘉興之刻，《水懺》、《寶訓》諸典雖非嘉興所刻，并以奉覽，助法喜也。傳諸檀越，一過目已，即存之楞嚴，可乎？楞嚴近作何狀？惟時過護持之了空師居山頗順適，無庸尊念。

與陸五臺大司寇

前所云云昨聞滇南警報且踵至，此意者造物為不辜之人導之生路乎？夫緬人今日所以圖報孟養者，不過欲雪殺大朗長逐散奪之恥。然孟養昔日聽蠻莫之說，明同蠻莫卻緬以歸款　天朝者，誰則尸之？觀緬人今日之報仇，則邊臣昔日之奏功可知。觀孟養今日之喪地，則邊臣昔日之拓地可知。且蠻莫迤西歸緬已久，而款貢則自丙

戊丁亥始，此果誰之力也？其功奇，其禍亦奇；其忠大，其罪亦大，實李兵憲之謂矣。是雖信而見疑、忠而受戮，自古有之，即兵憲亦或能以此自安。第緬人仇視蠻莫迤西，自丙戌至今亦既數載，而今日始為興兵掠地謀者，豈不以昔日撫聯蠻莫迤西而討我者李兵憲乎？今且繫之獄中矣，寧復有應援蠻莫迤西而為兵憲之續者耶？即有之，抑豈能盡如兵憲之奇謀石畫耶？緬人素奸穎詭察，計必出此，此一舉也。信不惟唇亡迤西，而蠻莫諸司且齒寒矣。審既爾，則國家邊疆之患又豈獨北　，而緬蠻之咆哮猖突，又豈出　　下哉？識者謂為國家今日西南之計，信莫如仍以李兵憲帶罪立功，則其輕車熟路，展布無難。且也使過尤君人之盛德，而所以上培聖德、下拯沉怨，其時節因緣，惟在今日，舍此則無復可圖矣。然此非大司馬真心實力以主持于其中，而宰執九工為之，上下左右極力方便以贊成之不可也。惟門下以無緣之慈，施不報之恩，深心成就，則不獨軍國解西南之急，而山林野人亦藉以酬水土之恩矣。幸留意焉，幸留意焉。

荅岳石帆居士。時石帆以時事上疏候旨，長安門以八行報。不佞有云：「偶逐有為，元非住相，業且將臭皮囊俟廷杖云云。」

法無有為無為，亦無有相無相，但眾生不了，目前見法，遂有如是等藥病之言。脫能脫體玲瓏，眼光爍破四天下，則大火聚中可能將夯得一莖眉毛出麼？如是即大用繁興，了無一物；刀山劍樹，坦爾平夷。故清素謂兜率悅公：「子但堪入佛，不堪入魔。」今入魔時節因緣也，願足下努力。因明解敘，離六根、空五蘊，亦良由足下。此時第一觀門，須時時覿面。

與黃貞父居士

別後未審令師因緣竟作何歸結？此中縣切，可言司寇。公既轉銓曹，其于恤審事已得究竟不于，此則公案果終始實心相的當否？彭生冤纏，抑亦果遂解脫否？幸一一裁示。令師為一代人豪，而罹此咎，此豈善惡因果所宜有哉？然先德有言：「欲知先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果，今生作者是。」世固有善人君子而獲困窮，頑夫憸人而享利達，而遂謂善惡爽報、因果非實，而不知通之以三世之說，則因果截然，無毫髮爽，而趨善避惡，當益自力，肯以現世之困窮利達之爽厥報也而動念哉！雖君子脩身，固非求報，菩薩利世，初非有為，然標影曲直，亦自不泯通乎此，然後君子之歷困窮

利達也，始能無入不得，隨寓皆安，太虛浮雲，空無朕跡。不然，寧免礙膺之物哉？令師高明，信此為剩語。然敗鼓之皮，良醫不讓，故及之。

與文卿居士

向歸清涼，至王快接老師法旨，知其北來，遂逆至清源，乃老師杖錫尚在彭城，復至彭城，不謂老師又南去淮揚矣。不肖恐山中有故，蹤跡太遼絕，無能援應，遂卻歸清源彌陀寺候之。計旬日，當必隨奉老師入山度夏，或齎送老師所書《法華》、《楞嚴》西去蘆芽，未可知也。老師書經之願，蓋三十年矣。曾于武塘瓶山關室中一語及不肖，今老師得完所願，且作圓滿道場，江南僧俗皆得幸霑法潤。獨不肖，未得效涓滴與法緣，誠自恨夙業障重、根莖薄劣耳。慈航師兄為老師所遣，不知其入都城所營何事？聞其挂錫順城門外千佛菴中，足下當請至衙齋齋之，并訊其事。儻彼業已完所事，上山須留之，候得種種回書，并向所托足下事體，及今書中所事，一一附報。不肖向禮部復疏，不委都察院曾行五城，并在撫按否？儻五城有告示，乞抄以寄我。再刻經箚付，此時或可舉行，當請王公錫商之，或求臺老一言，以致宗伯祠部。或但公錫懇之李棠軒，宗伯時節因緣不可失，況文箚祠部俱已現成，而祠部令兄且轉銓屬，則臺老一言及之易易耳，足下其圖之。此為一則切要公案，無忽無忽。張梅村居士老成練達，向同臺老商議，請來長安，且將為五臺之遊也。今臺老轉銓部，則此約孤矣。梅村公想寓臺老衙中，足下須請過齋中一敘，更須時時往反，以請教義倉之事。此公即東禪義倉主人也。龍華、慈壽、碧雲諸名藍大剎，須更得足下陪之一遊禮，可乎？樂子晉南行否？諸記文皆就草否？淨因、龍泉二記，曾達之臺老否？如其忙冗，姑且遲遲。臺老于恤審之事已究竟否？李見羅公畢竟得與蒙欽恤否？諸百幸一一裁寄慈航兄，以報我。箚付事上官若舉行，亦須令人請錢先生一面，令其見祠祭司僧道科寫箚，須要全云申文及後要云：「右箚付妙德菴某人。」准此無箚，付都綱司，此得錢先生圖之足矣。

與盧晉明居士

形聲暌絕，忽焉三載，心光昭緝，猶夫一日居士，學術有源，坐忘無怠，想于道也，其庶幾乎。不委何時，得覿面恣陳，共質水乳。徐孺東先生，為吾都賢豪長者，有幼郎年可出就外傅，苦無可為之因親。貧道重以法道知己，敢為告之居士，孺東先生之于郎君，蓋

不獨以兩聯四比，望其勢耀家聲已耳。居士不輕幼學，慨然就之行，且為孔釋兩門植一嘉種，是未可知。矧孺東先生人品學術，亦吾輩所當同心斷金以白首者也。惟居士念之。儻遠遊未便，即挈家以赴，尤孺東先生至願也。

與瑯琊空不空居士

貧衲暫寓檇李楞嚴，偶松陵方，幼輿自五茸康孟脩家過我，攜居士所批史纂左編及拈頌佛祖偈語在篋，因發視之，不謂斯世既無釋迦、馬祖，而有淨名、龐蘊者出，是真所謂豪傑之士無文王猶興也。羨羨。第云：欲刻此流布，竊為居士不可。蓋居士纔吞一口毒氣入肚，手舞足蹈，命尚未盡，安可即纂墓誌碑銘？又如世嬰孩，語尚未正，安得記之左史？古人道：「潛行密用，如愚若魯。」又云：「相續也大難。」今居士雖具此見解，尚不無可商略處在。又且二六時中果能相續否？於塵境中果無異醒時受用否？忽然猛虎踞頂、飛劍臨頭，果不眨眼定動否？即能如是，去佛尚遙；其或未然，且自保任。古人有言：「參學不可不急性，出世不可不持重。」大都先德出處，必不違時節因緣有以哉！大師臨別，示偈附上，願過一目。潛行密用道階梯，纔露聰明早自欺。醒處未能違現行，夢中安得不昏迷？

與吳康虞居士

海內仍凶，而臺山數年，獨兆豐慶，始刱道場，良為一助。且厚賴文殊菩薩慈光照攝，叢林海眾亦頗安居。未審居士年來，蹤跡何在？治生產業何如？已躬下事少分親切否？人身難得，中國難生，善知識難事，事善知識苟非畝情刳識，未有不作打罵會者；惟脫體當前、赤心片片，則自足以擔荷承受。諦觀足下似以夙因，信根少具，而又聰穎優閑，第于野樸真醇，則獨居其劣，惟足下損其所重、益其所輕，熟其所無、生其所有，則于事善知識何有，豈曰事之云乎？行且與之，同一鼻孔出氣，同一眼睛觀色，同一舌根談論，非分外也。而況復於種種贊歎怒罵、廣作分別，而問有過無過耶？惟居士勉之。

與威縣尹默齋居士

水月交光，針石相引，機感以之，此不惟世間萬有，即欲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亦未有不由機感資熏而然者。近以陳明府舊

識，策杖貴邑，因不欲以納縷奔謁薦紳長者，類世之要求者所為，且累明府，以故親稟靈山付屬為法金湯如居士者，概亦未得覿面一傾雅抱，此誠機感之未通者也。乃鳴川上人入山報言，居士業已于刻藏因緣雅有深心，是又格外相薦，有不履機感蹊徑在者。古人傾蓋擊目，千載之下豔口不窮，今跡未接，而神已交。所謂叔世古道，良一見之。居士乎！塵途汩擾，火宅瀰漫，青山白雲，足生幽想。不委居士，亦曾策念，杖履煙霞，共幽人逸士，汲泉煮茗，坐石談玄，以暢生平否也？泥塗逸翮，火宅芙蕖，此又貧道所深有願望于居士，唯居士念之。《楞嚴》、《圓覺》、《維摩》三法寶，附供清玩。

與曲陽鮑明府

惟門下妙稟休明，繽纏蘭芷，負豪傑之才，蒞糾紛之會。平明之頌，業已于道路，口碑載之。而不佞開，猥以刻藏之舉，投錫巖阿，升沈異轍，竟末由一挹荊州丰采。然春風施暢，德潤宣流，即幽壑枯殘，亦蒙霑拂，且知向榮生色矣。古德謂本光昭緝，固不在形聲睽即間而傾，蓋擊目猶為滯礙。有旨哉，其言之乎！乃先得此心之同然者也。康虞尺一，乃春間走力江南時附至者，沈滯魚鴻，不無罪戾。第以山林廊廟，卒無便郵，而康虞寄言不佞，亦且有無妨蚤莫投之之語也。謹馳上，兼勒此以請疏慢之失。

與包澹然居士

別來如昨，時序忽已逾周，信世相空華，人生能幾。想門下信根深厚，慧力堅強，晨夕之間，端能以出世為懷，固非世夢塵樊所能昏繫者也。刻藏之舉，建期五臺，幸賴諸佛菩薩慈光照攝，及諸長者居士願力護持，雖海內仍凶，而五臺左右迭見豐稔。第恐貧衲，福德綿微、行業輕鮮，不足以戴斯恩眷耳。此貧衲蚤莫是懼。門下有福人，肯時垂一念，以策及林泉否乎？刻工數十輩，日事鋟梓。嘉興已丑檀貲，其登木者十八九，業已刷樣齎送覽矣。楞嚴道場，近作何狀？蓋必軒節常臨，則諸天魔自無其便，以故靈山付囑，厥有攸存。惟門下念之。曇生師行，附此并候起居，不悉瑣瑣。

與盧思齋總戎

貧衲方外人，當無情見，然每憶念門下握手別時，悽然顏色，至今尚不忘肉骨愛我。門下文武丈夫、今古豪傑，而當路中竟無知己

者，海濱數載，寥寥可裂肝膽，貧衲於縉紳先生相知者，雖嘗嘖嘖口吻，舉揚門下操履，及所以真慈愛物，亦竟無有以報我者。世道若此，不重可太息耶？雖然，位高者身危，外重者內輕，貧衲又為門下有慶幸者在也。古德有言：「既做世間第一等人，又當做出世間第一等人。」門下起布衣，爵位若是、聲譽若是、子女玉帛若是，蓋所願亦足矣。而生死事正當究念，不然，恐他日不能挾爵位聲譽子女玉帛敵無常業也。門下高識，素念及此，敢吐心膽，儻能於急流中勇退，又豈不傑然出世大丈夫哉！是望。

與包瑞溪學憲

連日冗迫，無暇一走領教誨聞。門下近日受侮群小，乃固欲與之校白。貧衲竊謂大都事不惟其跡惟其心，不求在人求在我。使在我者，果昭然無媿此中，則彼之來也浮雲太虛，而我之受也太虛浮雲。太虛安與浮雲質顯晦哉！使在我者，果有所委曲於其間，則以方便心行方便事，而是侮也固我所甘心焉者，夫復何校？一校則成吾過矣。且堪忍界內末法世中，正少陵長、賤挾貴、弱制強時也。苟非願力大士入類隨流，幾何不行荊棘而坐針氈？諦審思惟，但當勇雄奮迅，捩轉鼻孔，早急回頭，脫此熱惱，趣彼清涼，又安可與此瑣瑣輩校是非、論長短，而造業中業也。門下年登半百，世味甜苦亦既備嘗，啐地掀翻，惟在今日。門下多交游，恐未有以此逆情語告者。貧衲託愛諒，口欲含而復吐，惟重負門下愛諒是懼。儻出格垂采，則不負之功，實門下之賜矣。

覲西如師索書六不齋自責語敘

不佞以刻藏因緣，幻寓五臺之妙德菴。己丑春，覲西如師，至自武林，幻予本兄留之度夏。師以故習善岐黃術，既挂搭，遂以藥王之心、運普賢之行，尊卑一視、疏戚等觀，于諸疾病親為調煮，見呻吟楚痛者恨不以身識代受，即寒暑蚤莫急遽頻繁，無倦色、無惰情。蓋誠意在藥先，慈流物表，以故有不投，投之必應，而沉痾者且十起八九，故雖工商傭賃輩，少有違和，亦靡不引領而、呼瞻顏而泣。雖孩提父母，大旱雲霓，未足為喻也。庚寅秋，將飛錫南還，乃索六不齋，自責語為別。不佞因謂之曰：「藥不必參苓芪朮，適病者良。此不佞榮衛俱虛，膏肓積痼，法身潦倒，慧命希微，故爾金石寒溫、甘辛燥濕，合劑而用意者，其未必有當乎吾師。且也吾師妙稟休明，元辰獨王，大強精進，實腹虛心，或亦無事乎此也。雖然，五大封區，四蘊宅處，忽焉念起，六道顛迷，瞥

爾情生，萬劫瞑眩，違時失候，夫孰無之？今以不佞，診視吾師，大都識慮殷懃，意言周悉，隨方觸處，悅可人情。所謂一鄉皆好之者，非耶？吾懼夫外密者中離，人全者天喪，辟之表實裏必虛，肉肥脈必病也。吾師其知所以自藥乎哉？」師曰：「聞命矣，非仁者，其孰能藥我至此？」此誠所謂急治其標，敢復諱忌，第恐標差而根本隨之，則六不齋所以代為眾生發藥者，尤未可緩也。幸仁者無厚吝焉。不佞無復辭，遂走筆如左。

與陳代州居士

本山都綱，歷任未久，其為人亦頗廉謹。近聞有訟之開府者，業已批發該縣，誠所謂雀無角而穿屋，鼠無牙而穿墉，不委門下肯過聽不佞垂一語以救援之否？諸君子素能出長技以傾危上之人，脫當事者不察墮其術中，則此啀噬之凶，將不止于都綱一人已耳。惟門下念之，察之。

復稽將軍

伏惟門下自專閫以來，貧道以株坐寒巖蠹剔龍藏，以故未得詣轅門而請益，望軒節以論心，歉也何如。眷言孔棘，向投木李，聊獻野私，反辱嘉蔬，靡殊天味。展也缽羅之實，允焉香積之需，謹用登嘉，未敢稱謝。普濟橋碑記，義弗可辭，容禪悅之暇，捉筆以塞尊命。不既。

復罕峰道者貽蘋果

此果惟長安豪貴家有之，龍門去妙德，更在山之深處，何從得此物來？正所謂仁義盡從貧處斷，世情偏向有錢家。徹空師十九日歸故廬，吾師當一至以送其行，亦佛事人情兩宜曲盡，幸無以跋涉為勞。

與馮把總

惟門下文武天畀，忠勇性成，迺天王聖明特為推轂，俾門下得以專制一方，攄籌九鄙。且也方今騎馮陵于西壤，山鬼跳梁于巖阿。吾知門下斯行，是不惟大展生平，長驅直擣，使寒心，群小褫魄，上國安堵，中原無恙，足以仰荅分閫之恩。而佛菩薩千百年勝道場，亦且賴之，若泰山磐石而開也。厚受海內諸薦紳長者之託，株守寒

巖校鐫龍藏，尤藉以躬逢節鉞之盛，親炙山斗之光矣，何幸如之？不日飛錫燕山，取道龍泉，端擬拜瞻顏範面請教益。不盡欲言。

與于中甫潤甫伯仲

善知識難遇，亦難承事，故曰遇善知識，如盲龜值木、滾芥投針，事善知識，則凡百剉千磨，益精益利，或呵或罵，即以全身擔荷，猶恐力有不及，況生心分別耶？苟但將吾美、匡吾惡，潤吾情習，非善知識也。不肖每於老師熱呵痛棒之際，類皆當面錯過，及後思量，徒增愧汗。古德云：「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為。」豈欺我哉？山間寫刻人幾(五十)輩，歲得二千金支費，檀力未充誠為促迫，即欲刪去以當所入。然筮事之初，聞風而至，且皆不遠數千里裹糧跋涉，不得不優容嘉納，以招徠之也。足下出處，此去作何狀？近來邊鄙頗多事，大都馬市之開病逮膏肓，即岐黃復起，久必難療。蓋元精既竭，無復可支，此有識者不待今日而龜卜之矣。仲淳親喪既入土，孺東既吊，大當休息一番。世緣子似皆有宿因，非可強勉。所貴男子丈夫，正宜于此看得破無量劫來一段光明，初無得失冤親，照天耀地，法爾熾然，無因一粒米損卻半年糧也。近得渠寄札，觀之大都襟懷惡惱。法友眷屬，宜相援拯，無坐視之。潤甫比來道念何如？時藝亦多精進否？丈夫家于世出世法中安身立命，皆當圖其遠者大者，須是勁挺孤露，令人可仰而不可親始得。彼庸庸步屈，無足蹈襲耳。叢林百務勞身，積几經書困志，正當昏擾，而興照告行，艸艸不知所云。

與嘉禾諸文學

僧道開白衲暗劣，望越北轅苦，為諸大方所羈碌碌茲土者，越歲崖岸遼絕，不得奉諸先生教。邇聞諸先生以本寺池塘有閡貴學及縣治，連名數十位，具揭在縣。夫池開自嘉靖辛酉壬戌間，於寺無與。萬曆七年崔太尊斷案可稽，貴郡老少貴賤一一可指示，衲一手不能掩其耳目也。自壬戌甲子以來，邑大夫喬遷者相望諸賢，掇巍科取上第者相望視昔，蓋較隆焉。謂隆於昔而獨損於今，必不然矣。說者謂此池係貴學乾方過脈。既爾，則此池之東從駱家橋稍西而北鑿斷數十丈，於學尤近，比本寺池塘又甚捨其近且甚者，而察察於方丈之陂塘，是貴教所謂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也。衲雖鄙，而本師設教，且專利濟，何敢背祖教以毒諸先生？諸先生縱大壑，當必為吾法護，有如佛所付囑，而先有礙諸先生是自礙也。嗟嗟！衲土偶人也，雨則歸之土耳。諸先生俱良玉抱不世才，值此清霽時，

且將涵養幽潛，完滿福德，圖不世業，而顧肯造此臃腫事耶？衲亦竊諒非諸先生意，而為媒孽者所中也。謹此獻白，惟煌照是幸。

與馮開之居士(已下一十八編，己亥年酉月望，從忍可師伯處得來)

大乘止觀序，海瀛居士想屬筆矣。足下入苕，當領之付梓人氏。脫有萬一未妥，更當共討論之，務使海瀛居士筆頭上光明，足以熏照未來，將必有一人兩人焉，於此光明中發大信心，入此止觀門，然後斯文為不徒作；不爾，則徒文，非我教所貴矣。成唯識論，三月間可完刻，亦不可無序。昨文卿、中甫寄貧衲尺一，甚言武林虞德園居士欲與貧衲一見，不知貧衲與居士從曠劫來，初無間隔，亦無背面可得，乃今欲面者形骸耳。既是法脈中人，必有覿面時節，敢乞足下代為合掌，求其先撰論序，以作後日相見香儀。聞居士刻意西方，此亦堪作往生助行。居士文名遍寰宇，況法門著作，諒其不怠。張星嶽居士，頗有助緣刻經意，足下當乘其熱念，如包瑞老故事為定奪之。逐年捐貲既不苦，而積以十年，則功勛且多矣。舟次草草，餘圖便再悉。

與項東源居士

常憶貧衲與先生始晤時，以至今日，儼一夢頃，是光陰迅疾，電火奚喻。由今日以至此生命終，乃至窮劫窮劫盡未來際，大約爾爾。貧衲固為習使，隨順無明忙忙虛度，應無出息。不知先生於此光陰如何過去？若生平未曾有個入頭、有些下落，於目前眨眼頃、剎那際，不動絲毫曾無蹉過，即諸佛諸祖五千卷七百則皆是剩語，何有貧衲喋喋。若目前是非憎愛紛然熾然，乃至靜鬧閑忙非昏即掉，子果無明相續生滅曾無間斷，則臨命終時決難解脫。今生不了，來生又不知是橫是豎，一墮即千劫萬劫，能不自傷？貧衲肆筆至此不覺悲哽，信知此事終難自期，還須自勘。先生年幾半百，而一切窮通得喪想看破已久。獨已分上脫無下落，則他生後劫未免如蠅沾唾，依舊汩沒，向此窠窟裏有在。惟先生自勉。向自松城返棹取道平湖，故未得晤言。令郎昨於周氏園中一面，觀其氣質、學問大都退墮多矣。奈何貧衲此行，於檀越概不敢奉別，亦不敢告期，故於先生亦恝然矣。惟亮之。

與張大心居士

世有釋迦、馬祖，即有維摩、龐蘊者出。今震旦道脈，獨痿癖於齊、魯間，而桂師、憨師起而振之，居士乃不惜頭目髓腦，深心肯願為之佐理，此豈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者耶？願居士厚自奉重，無自負也。那羅延窟想已脩完，貲費幾許，當以示我。令郎業舉事，已屬言于比部令誨之，渠已荷諾。但貧衲行止靡定，而令郎得早至長安，受貧衲覿面安置，為尤妥耳。巨巖師居雜華菴否？棲禪窟團瓢幸留意，餘繼此圖佈。不悉。

與王龍池方伯

頃者兩居士兩比丘良夜幽談，真濁世奇事，迄今想像猶清光泠然洗人心目也。古德有言：「靈山一會，儼然未散。」信矣。此非山僧之耽戀光景，蓋欲一翻提起一翻新，令話頭不忘耳。不日飛錫臨安，擬投骸雙徑天目間。江河渺邈，會晤何期？社稷老成，惟為國珍重。食時五觀附上。

又

憶昔白下清夜，促膝長談，私謂毘耶不二以來，固不多見，豈非夙緣所追耶？別後以投跡清涼，音問寥闊。今春辱使者之命，遠至寒山，且承毳衣之惠。是時貧道以刻經因緣，牽遊人間，竟虛法愛之深。既而聞之，令人慚愧無已。貧道自念山林朽物，何敢荷長者之勤？如此感謝，無量茲新。刻經成者數種，謹各具一部計若于冊奉塵慧目，願機務之餘，試一披覽。倘或有當于心，可以藉慈雲而大施甘澤，庶幾微惠蒼生非小也。來都門已旬月，未敢以山野溷高明。茲當飛錫，草率無狀。惟以道鑒諒，幸甚。

與傳伯俊居士

都城大寺房號之供，凡得有力檀越，略為噓拂，概獲蠲除。龍華有房號三間，敢乞作一轉語于北城直指使者，以無緣之慈，施不費之惠，則視布金買樹，其功德更十倍矣。直指曾遊賞龍華，有其言之想，亦懽喜無吝。足下即因緣不熟，難乎親授其記，當不惜三轉法輪可也。

與徐太僕

近致書山中，知門下銓衡明允，人情向服。斯不獨門下之幸，實法道之幸也。山林人良用為慰矣。王方老之起，非有為國之忠、見賢之明、超常之識者不能也。迺聞其有引年之疏，家老師深為籌之，

使其此一出也。老成見用，君國利賴，即法門亦有補焉，則出之可也。如其但當以高節危行風勵末世，則不出亦可也。持兩可而猶豫久之，遂焚香禱于文殊大士前，決其可否，乃鬮得出字。如是則菩薩智光洞燭于將來者，信非常情所可測識，而家老師舉之門下，門下舉之朝廷，亦必有不可思議者在也。惟門下不吝八行，速其早出，斯無負于今日。且其精力強壯，不減少壯者，時節因緣有不可失，幸留神焉。雁平道知門下已屬意矣，卜人之事家老師，以大方便轉為攝化之方，一鄉之人群然歸向，即有司薄示懲警，亦心服焉。政所謂先以定動，後以智拔者也。願為道珍重。相晤在即，不盡所懷。

與王龍池方伯

陸太宰倉卒登山時，山僧亦從涿鹿石經山追至，是以未得走一介為報。既與太宰議，遣力請會于山中，太宰復以老病不任寒，不能久淹，終止讀來諭，悵然自失。此作異世緣之語，直令人毛骨凜然。蓋光陰輪疾，身世靡常，緣合緣離，固皆幻夢。苟非陰宇廓徹，常光現前，遂于此幻夢漫不為之驚心，豈有佛性者哉？太宰去山亦悵悵，謂過此會晤，何期三復久焉，不能自釋也。刻經期以北地緣簿而費倍，遷歸于南。山僧自陪太宰出山，留京師累月。今且奉經板南下，亦竟不及振錫晉陽為曹溪一宿之緣，其為念當何如耶？四方騷動，天步多艱，秦、晉、燕、趙尤為近輔門下，謂此際欲削髮入山，付理亂于不聞，免如釜魚幕燕，豈可得也？其有見之言哉！江南信多佳山水，而兩浙尤甚。門下肯以扁舟自渡，北略震澤，東觀補陀，南望天台、雁宕，西極雙徑、天目，訪嚴陵之舊勝，探寒拾之幽奇，則視與繩今日清涼之得也，豈不十倍哉？門下少與繩陸太宰十餘歲，或不難於此。吾知江南緇素忻然為門下掃石烹雲者，又非清涼地主可同年語也，門下其信之否？嗣君宰房山，上方石經皆蒞其治內，而受其金湯之賜；京師諸薦紳長者，亦多以此賢嗣君。然賢之者未必皆樞要，不知亦可藉此為嗣君之地乎？否也。傳曰：「德不望報，公不徼私嗣，君亦務其德，職其公而已。」何有于此？然山僧于門下有道義私雅故及之。經板業已刻十之二，皆未得就裝潢呈覽，以山中得紙之難故也。此去江南，則繭楮所自出，當為門下圖之。清涼近多魔障，幸門下不忘付囑，善自護持，他無所屬望矣。

與曾舜徵居士

山西呂撫臺于初夏巡閱五臺山，見林木砍伐之甚，赫然斯怒，下令繁峙。縣查將師子窩鳳林寺等處，擬遣師子窩坐砍伐營造，鳳林寺等處坐砍伐開墾，招詳蒙批，概行免釋，蓋謂已往，姑不究也。兼給告示禁約中亦云：「念事非一朝，罪非一人。以前罪端，姑免究治。」是此老禁令雖嚴，而存心則恕。奈何邇者繁峙，復為左右近習所中，申請重究，而撫臺復批雁平道何　再虛心研審，招解行東路管糧通判白　轉行繁峙。縣遂仍前擬招申通府，通府擬抄招呈道矣。夫五臺砍伐之禁，實不肖素心。然撫臺業已赦除既往，而群狡獨欲藉此以傾陷師子、鳳林二三名藍，是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法門興廢，實此關焉。惟門下向撫臺或雁平道，作一轉語以斡旋之。仍原既往，但禁將來，斯不墮小人計綱中矣。倘于二公素非識荊，即求之他相知可也。妙德與師子、鳳林唇齒叢林，故不得不汲汲。且五臺砍伐之害，在各寺脩造有限，而商民販賣板木無窮。今獨禁僧，而置商民于度外，誠所謂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也。此又群狡神通廣大，情蔽深扃，而院之所未察者也。儻屬筆，當更以此為首辭。事在然眉，幸即留念。

與王宇泰居士

本師書經之願，蓋三十年矣。昔掩關武塘之瓶山，曾一語及，意他日從事。不肖當左右匡弼，以承厥志。不謂昨冬於貴邑于氏園亭畢是願，而江南緇素咸得周旋奔走以奉勝緣，獨不肖羈縻北方，未得將滴水點墨之命，則宿業深重，現行乖違所致也。其有負本師不既多乎？經既成，特命果清師兄齎送蘆芽藏之鐵塔中，今詣都城鑄造銅函，足下當速往平賊門外茶菴中瞻禮之。相知者或拉之同往，以廣其孝思，以拓本師錫類之願可也。本師已飛錫鎮州，不日欲登覺山，繼此或可入清涼矣。足下與中甫迷繩為蛇，依他遍計，一念瞥起，萬念紛紜，遂于一光中互相背觸，如眼妒眼，如指疾指，是豈惟出世法中無如是事，即世法中一非賢人君子之用心。矧兩足下同師，而有是行徑，直欲使盡大地人謗佛法無靈驗，謗僧無家法。如是謗三寶之罪，誠恐兩足下且為大地人受之，則豈獨兩足下互相蛇蝎已哉？昨在龍華，業已洞悉足下之情，似少見及乎此，而顧有念釋之。中甫此誠無間鑊湯中一滴清涼。蓋誠能動物，先人格言「一念真精，六種震動。」吾知中甫當必悟繩非蛇，了依他、遍計，而圓成固有。但在足下貴精誠以待，倘其才有一念回光，便須迎機一接，令不至更相離合，斯得之矣。惟足下勉之。長安風景，易以溺人，身世匪堅，一靈扃閉。使非此生少有回頭轉腦處，則冥迷長夜，馳逐三途，寧有既耶？草草不盡瑣瑣。

跋某卷

死生患難，于人亦大矣。不知覺範得何三昧，而能于鞭笞束縛中飲食談笑，縱橫自在。又不知強仲得何三昧，而能于眾情唾聞諱見之時，獨繭足三千里，而毫無避忌。授持此卷者，當自得之。若向本序中摸索，盡是指蹤畫餅。

與傳侍御

貴治小西天有石經山，乃北齊慧思尊者及隋靜琬尊者，刻經于石藏之此山，山因以名焉。山之東西峪各有寺，寺皆名雲居，故有東西雲居之稱，史乘載之詳矣。邇來僧無正見、魔有巧圖，東雲居乃改名觀音，西雲居乃改名天寶，頃登此山，詢得斯事，良為錯愕，豈有千餘年所寺額一無所稟承，而輒擅改之乎？然姑念改之人既徂化，而繼之者又愚昧無知，事難究而情可原，特為改書仍舊額，敢徼寵門下，并藉尊銜，同為立石。既徵且尊，則斯善也，殆信從之者眾矣。兩寺更祈各給告示一紙，以飭僧行，以禁邪教，庶魔佛分而邪正辨。斯不獨金湯佛道，實陰翊王化之一機也。惟門下念之。

與房山王明府

惟門下玅稟休明，繽纚蘭芷，惠風披渥，人意消。野人雖未識荊，然幸于尊公拓方外之雅，數載論心，意言攸愜，故于門下心光昭緝，識地趣承，亦且數載，信矣。夫道合神交，千載符契，固不在形跡疏比間也。野人枯坐五臺，久逃塵俗，邇者偶同二三薦紳中貴，奉本師達觀尊者，來探小西天上方諸勝，睹小西天石經山雷音洞地面殘缺，因布金令住持脩補之。忽于地中得石函，函面有大隋大業年間字刻，中藏佛舍利三粒，靈骨附焉。中貴歸奏慈聖皇太后，旋遣中使迎入供養。本師謂此舍利，乃名山奇瑞也。特命不佞偕往，密為完壁計，茲同使臣過貴治，敢勒八行報左右。儻不以世俗為障，一至瞻禮，他日報之，尊公亦足以見不佞以法供養之念矣。且我佛于金河，顧命大般涅槃，火浴得舍利八萬有奇，其流傳震旦者十有九粒。此其三也。自隋迄今，千有餘歲，而靈光特耀，豈非門下仁心善政、和風甘雨有以感之耶？不爾，非百川澄湛，月不現也。矧石經山為國家大福地，北齊慧思尊者刻藏于石，以壽佛慧命，隋靜琬繼之，至元慧月終焉。歷歲久如，初未嘗蒞兵燹之厄。此固神物呵衛，而要之，宰是邦者亦多受靈山付囑而來，其檀

護之功不可誣也。然則今日為名山作金湯，為國家祈福澤，寧不于門下有厚望哉？草率具陳，不盡欲吐。

與某

足下豪爽，揮斤于渚，詩酒文章，風流富貴，一切世味亦既備嘗。即蕭、韓、石、范，盡是鏡象空花、海漚陽燄，瞬息不存，徒增結業。人間樂促，地獄苦長，願足下圖之。此亦信知鼓瑟齊門，然終不敢舍瑟而從人所好也。至若惡業有十，而口居其四，足下大都犯之，繼此猶當重戒。傅大士何時西去，去後有音耗相聞否？足下業已移家至聊城否？晤言有期，呵凍不既所欲。

與傅侍御

正月十五日，附書于中甫致門下。廿一日接中甫八行云：「十一日已出都門，凡不肖與門下往來音問，皆屬曾司馬為之轉移書至都城，想曾司馬當為致之矣。」中甫使至，兼以門下兩尺牘見示，始知門下疏已及都門，甚為懽喜。大丈夫既不能展其所學，為斯世斯民免饑溺出水火，則笑談山水、揮斤煙霞以遂其高，亦人生樂事。況垂老之親所，當奉懽菽水，窮劫之我所，當究竟頭面，而可不于此時決去就乎？第聞竟告休致，則恐又拂人情而來物議。此何時也？功名富貴，不啻若蛾燈蠶繭，寧喪其軀，無寧捨離，安有御史而告休致者？小年不及大年，亦無怪其然。疏草及旨，意皆未得入目，不委云何？但據不肖妄意揣度，此時舉動大都非陳情則稱疾，斯合世調。之二者，而稱疾為尤順也。門下其裁之。五臺因緣，他盡可緩，獨申文一節，必得批行立石，斯為至要。全美即門下歸速，不及立石，而有按院批申，立案該道府州縣，亦足以為後日張本也。近者告開墾陞糧者，紛紛為害甚切肌骨，過此則蔓難圖矣。張兵臬甚仁慈敏慧，第其有屯荒蓄賑之令，而下官多奉行太過，亦難可辨察。苟有以通其情，及示以禁山不可概開，僧地既有額免，不應為豪民所中而輒陞其糧，則此公必豁然大悟，而名山受福多矣。儻有司有所糾劾于僧，或貪或婬，有實跡可據者，亦應盡法，不必姑惜。治吏胥商民以護名山，治穢惡，僧人以服有司，斯法公情允，人無得而議矣。《華嚴合論》之刻，門下既有歸志，宜暫停止。吳、甘二老皆非歸信法門，一時人情強勉，終非美事。我教以自發肯心為殊勝，善緣無強。況門下今日行事，尤宜慎約。世態雲雨，自古然矣。萬一二老有心念及，則當報以此書刻于五臺，聚貲于曾司馬，而貯之龍華。蓋不肖此去住跡京都時，少事非可委之他

人，故未可刻之都城。至云：「委之地方官，則尤萬無是理。」二老若不念及，只合舍此而圖大事，蓋此緣當日獨為二老唱故也。聞憨師有書致門下，料必及五臺蘆芽。師去山已久，恐有所籌慮，或未必時宜。凡百當以不肖所云為準，彼不足馮也。況玅、憨二師皆注念塔院寺，而不知此時塔院大非昔比，護之恐反損光明耳。近知老師過冬蘆芽，或不無所囑累，亦當觀其時節因緣以為行止。蓋老師佛祖肚腸，而眾生巧于投抵，且左右無明眼護惜，凡百在門下主張，必期世出世法兩無傷損。若虧其一，必喪其兩，一時之情，不必盡徇。我輩于老師處，當大家愛護，縱一時少有違拂，而要之到結角處，終自光明透露矣。不肖二月盡出足，三月猶往來五臺蘆芽兩山間，尚可蹤跡。門下儻以此時東歸，當于便地相期一晤，過此則不肖由燕都牢盛，復過東昌一敘，乃去江南亦可也。又不然，則自江南歸錫五臺，取道東昌一晤亦可也。大都門下行期必于何時，以不肖愚慮，似惟早一日為得矣。聞官舍無內典，謹以《圓覺經》、《起信論》、《永嘉集》、《宗門武庫》、《成道記》各一冊附往，幸於《宗門武庫》、《永嘉集》二書，更宜多著精彩。古人有一生坐臥經藉邊，未嘗得一字一義受用。偶因謫竄海島，于破寺蓊蘿堆頭，拾得半部《楞嚴》，遂得大受用，證入首楞嚴三昧，因著論辟之。富家兒終日靠米囤，而不得餐享米味。何以故？飽雜味故。窮漢得升合，便事炊煮，恣情享納，飽齁齁地去也。門下此時正窮乏饑餓中，米至須趁時恣意一飽。望望。

又

即日曾司馬使者報言不肖：「正月十五日寄門下書，業已託甘直指轉上。」不肖甚危之，此書得從承差人附往即無慮。儻官封發舖，而門下又不投文，此必類收憲司，且將投之新院矣。書中所云五臺因緣甚絡索，兼有申草在內，脫投之新院，奈何不肖已趣使都城，訊其事圖止之，復顓人白之門下，乞留意查之。凡甘關院公文至，得盡收拆乃可；不然，則狼藉不少矣。大都中甫出都門，便有如許淆訛也。五臺事節正月廿四日寄書，雖復云及，即不詳矣。正月十五日書，并重錄申草呈上，幸委悉之，他餘皆在緩急間，獨申文一節，僧司業已候之門墻，萬一可行乞批發，以了彼我一番心願，而名山有幸。萬萬不可，幸垂一語，微示去役，令其歸山。去役依不肖最久，頗伶俐能領會也。從甘使者寄書，儻已達彼岸，幸慰我報音。

代張中貴作戒文

弟子張進自思根器下劣，習染卑庸，雖得人身，而宮闈是近；雖生中國，而佛法緣疏。是以境日侵而染逾深，性日迷而情益熾，驕奢縱恣，弱懦愚癡，不知苦之將長，自謂樂之無極。萬曆丁亥春，幸得瞻禮達觀尊者于明因寺，片言開示，即戒葷酒。甫及三年，一朝破毀，業重障深，魔強正弱。今幸尊者飛錫潭柘山，重復警策，惶愧無地，痛淚悲泣。因自思惟，五戒不持，人天路絕，縱不能全受，敢不分持。是以發心重戒酒肉，誓盡今生決無毀犯。又思殺生，乃飲酒食肉根本，本之不除，枝葉寧瘁？是以發心戒殺生靈，誓盡今生永無故犯。惟此二戒，實蒙尊者哀憐提拔，實亦自發肯心，命根可斷，此戒不毀。惟願釋迦如來、觀世音菩薩，并韋馱天將護戒善神、潭柘山一切護法靈聰，加被于我、護念于我，使我戒力如須彌山王，永無搖動。弟子張進不勝哀懇，惟願證盟。

重脩稽古寺記

完邑西北去治二十里而遙，為陳候村，村有寺，建自唐開元間，始名寄骨。迄我明景泰中，檀越靳君馬君，再三舉廢墜，易名稽古，而世俗則亦有仍村名，而以陳候呼者。然義各有攸據，碑幢舊志載之詳矣。寺近復頹蠹，蘭宇僧伽一時為之消索，而中巖居師受業其地，乃矢力事脩葺。天王、伽藍、祖師三殿，業告成功已，復集緇素檀物詣京師，印造大藏六百七十八函，事聞聖天子，特賜敕護持之。茲且從事佛殿兼創閣以庇法藏。會余由燕山入清涼，取道謁師，師因屬一言，徼惠檀越。余曰：「檀之義大矣哉！」雜華經載初地菩薩脩檀度證入二地，其曰：「菩薩以種種所有，乃至頭目髓腦、國城眷屬，不見有施者、受者及所施物，是名三輪空寂，名脩檀波羅密。」由是觀之，則金剛經所稱七寶滿三千大千世界，持用布施，不如受持金剛經四句偈等所得福德多，殆與此意互相發明。何也？必能受持金剛經四句偈等，而後謂之三輪空；必能脩三輪空檀，而後謂之善受持金剛經四句偈等。蓋金剛經非揀布施，揀住相布施也。住相布施，即七寶滿三千大千世界，非雜華輪空檀，其得福之寡也。固宜不住相布施，即布施，非布施，是名布施。斯雜華義也，此一舉也。吾知吾師行將導完之善信，由斯檀度，了知一切行度，乃至盡十方三世萬有諸法，悉皆令入薩婆若海，而大莊嚴之，豈獨為一區區稽古云乎哉？完之善信，固自各各具有如來智慧福相者，又奚俟夫余言。

與真實居士(已下八編，辛丑年正月，虞山錢牧翁發來刻入)

金山道場向非靜圓師，幾復艸莽矣。磨涅始見堅白，霜雪始信松筠。足下當更護持之，顯親鄰巨室，必得柔和戒德者居之，此地始為三寶有。不然，以苕人之刁強強，孰勝之？以苕人之吹求疵，孰掩之？不惟失其道場，辱及僧類，即足下護法之名，亦從此掃地矣。大都作事宜公不得私所好，江南之廣，豈遽無僧？願足下語之靜師，期無相負。

又

光陰轉眼，已分上事可有多少下落否？日用可覺，日有光明否？學途中日有進益，無謂未得。一跌粉碎，遂甘心醉夢過了現前光陰也。仲淳可得共朝夕否？世出世法，幸相與有成。子晉病恙何如？便當報我。靜圓師在金山，有無緩急，乞留念。

又

潤州鶴林寺為玄素禪師道場，有蓮池竹院，皆為人所侵，陸太宰力復之。有田，亦為千兵人家所有。前丹徒令馬君斷歸寺，近千兵假以軍衛具告屯院批高二府反斷與侵者，而僧亦復具告江院批張明府。冬底，不肖在當湖乞太宰書與張明府，明府業已領略。不謂張君近復有更調消息，漫不視事，敢乞足下一言以促之，使其完結此事。新令為汶上人，或未必有益于僧，即難為通情耳。高二府儻素相識，并乞一言以弁其偏執之情；如不相知，乞發數字，懇工部崔君一書乃妙，崔君與高至親故也。太宰前與張書中亦云同足下作鶴林檀越，其中委悉須細訊之鶴林寺僧，有得之矣。

與某

汪、陳兩居士，每以舌相牴牾，然舌心使也。余甚不樂兩居士有此。鄙人兩以善言私相攝規，又以惡口警折之，然終不能革其流習，亦曾示之傅直指，直指為兩君掩惡。直指既宦遊，此一段因緣，足下當默致調燮，必使和美適人口頰乃可。此但與足下道也，覽既屬之火光三昧。

與某

別至清涼，於最幽深處禁足禁語，冰雪封埋，人鳥絕跡移步，即當穴冰雪為竇，日煨榾柮煮燕麥，或焚柏子，瞑目跏趺。時忽身世都遺，證入三昧，甚之忘失旦莫者十恒八九。間遙念諸君子輪蹄逐逐風塵，雖欲於此三昧中受用剎那光景，輒不易得矣。

與陸太宰

切惟名山藏幽，合抱爭秀，高士嘉遯，寒穴流和。邇來五峰競禿，萬木空聞，釋子逋逃，徵糧荒瘠。於是輒申蟣虱之痛，剖狗馬之情，敢乞曲賜弘慈，委成眾妙。片言之下，轉凍為春，枯杌重榮，亡僧知返。俾又金地，庶使文殊不乏靈花之圃，均提仍備；慧水之儔雲外來賓林間得主。張相國振頹風於趙宋，陸太宰啟法運於明朝，一舉玄謨，千秋芳響。此而不計，餘則奚圖？且地鄰紫塞跳梁林木，崢嶸風鳴葉吼　賊以為兵仗巖藪，幹舞枝搖，訝認戈矛，既進施退，是以苻堅敗績，艸木皆為晉兵，豈八公之神巧驚勍敵哉？實乃茂林助險、絕壑資危故也。山野本方外之曹，與世澹然無接，尚慮及此。況明公原國家宰輔先朝老成，此而弗憂，信非丹悃。山野不揣暗短無狀獻言，伏惟赦其狂狷，憫其為法，俯察微誠，不勝感激之至。

跋持準提陀羅尼福用解

客有疑持準提陀羅尼福聚神用無徵者，瞿元立氏乃為之解，蓋有法爾報合之辨。以夫人昧法爾，則滯福用而狂求；昧報合，則撥福用而妄作。而不知自佛以至眾生，自佛界以至眾生界，孰非此陀羅尼為之總持？又孰非此陀羅尼為之出生？故受持者知法爾，則心、佛、眾生三無差別，而謦欬彈指、風動水流，皆已具足。福用孰謂其無徵？知報合，則心佛眾生森然萬狀，而報之勝劣，實持之純駁為之，殆無毫爽，孰謂其無？徵知法爾報合，則不移跬步，遍歷道場；知報合法爾，則萬德炳巖，了無一法，又孰謂其無徵也？嗟乎！是解出則凡欲由一切陀羅尼門趣無上等覺者，信猶執指南適殊方而無泣岐，不獨一準提陀羅尼爾已。萬曆丙戌春，余杖錫至燕都，元立氏持是解質余。余讀之，躍然肯首。明年秋，元立氏捐俸梓，成佛心要集於龍華方丈。戊子春告成工，會余復至自清涼，遂從臾之附刻，以嘉惠末學，誠有因是解而信受此陀羅尼，直截相應，了無疑礙，則豈惟元立氏所解、殿公所集，即釋迦所說，乃至一切若顯若密皆長語矣。五臺山古師子窩釋道開跋。

明優婆夷薛氏塔銘

此優婆夷薛氏塔也。是塔之建，亦既平地起骨堆。而余復銘之，又何異缽盂安柄？雖然，無奈呼馬呼牛，未免將錯就錯。銘曰：

「天目之山，有靈物焉。東奔入海，波湧雲駢。苕霅兩軍，善能柔敵。直截剛強，頹然兀立。聳若圍城，人因以名。有菴清涼，儲釋之英。有女丈夫，跏趺示寂。遺命五子，龕之禪室。鑊湯甘

露，火宅青蓮。香風周匝，熏拂人天。吳山師子，千年絕響。此日其誰，嘵呻相望？寒潭空影，幽谷希聲。斯塔斯菴，其永勿崩。」

示寂先師楞嚴寺住持了然和尚行狀

先師法諱能弘，字了然，一字休休，嘉興縣王店鎮欣氏子。父某，母某氏，以嘉靖癸卯十月十日舉先師。年十三四，即不樂處。俗里有菴，為杭州靈隱寺下院，有僧居之。先師見輒喜，數往焉。尋乞身父母，詣菴披薙。二十人講席習經論，以資弗逮人，殫心竭思功，視人恒有倍。由是講業日精，學輩就質疑義者日益眾。先師亦誨人徹旦夕無倦。隆慶辛未夏月，溪座主赴金陵天界寺講期，先師為副講，值歲凶饘粥不能繼，迺倡眾日乞食都城，夜則尋討經義。天暑弱軀，遂困僊成疾，忽自歎曰：「文字語言，終非了義。」因謁棲霞雲谷和尚，參趙州無字話，間有所發明，輒疑不自肯，然教乘則日益精徹。每至叢林，提一經一論，為四眾開演，直截明快，有非尋常講者所能及。雲谷和尚晚年歸錫武塘大雲寺，先師居首座寮，身心勞悴，病益進，由是始決策終老泉石間矣。萬曆戊寅，掩關武林高亭山。壬午，移關于嘉興之東塔。癸未，不肖以達觀老師命有事楞嚴，亦駐錫東塔。一日，達觀老師至，茶話及德山托缽因緣，先師未暢。達觀老師以偈進之曰：「托缽因緣不甚難，耳邊密啟即幽關。」先師疑益甚。乙酉，楞嚴復，郡邑大夫議檄先師住持，請于按院范公、兵道曹公，咸報可，先師強起應命。居無何，復掩關東靜室。丙戌春，不肖遊燕京。明年冬，登臺山，禁足龍翻石，期百日。甫越月，一夕，夢落五齒吐掌上，血蹟宛然。越日先師書至，諄諄誨言，無以己見為通方、塵勞為妙用。且自通其所得于托缽因緣者，併致書達觀老師請印決。時達觀老師飛錫蘆芽，蘆芽距五臺五百里，卒無便郵可寄。不肖仰據先師所見，遂先報書，蓋當仁不敢讓也。又明年八月，不肖自五臺南來至聊城，見吳康虞居士寄曹林師兄尺一，附言楞嚴了然關主已于四月二十一日化去。嗚呼痛哉！先師傾心教海，而不受其沉溺，乃于大事因緣，方期此生取辦。奈何天遽奪之，使其抱志以沒。嗚呼痛哉！先是萬曆辛巳秋，不肖自高亭披剃，已從先師結冬大雪，偶達觀老師過大雲，才一瞻禮，而不肖平生惡知見，悉于其眉睫間消鑠殆盡。自是不肖日親稟達觀老師，而先師輒私喜，謂不肖曰：「達觀師真善知識，若得親事之，誠幸矣。」奈何！我以疾病暫阻咨參。然不肖每自達觀老師所來，必備訊所聞而後已。是先師于達觀老師，跡雖友而心實師之，故臨終呼達觀師其垂光攝受我乎？如是者三四。時達觀老師

結夏靈巖，一夕，夢二幢離崩，一倒于南，一倒于北，次日不肖遂以五臺山無邊老師并先師訃告。蓋無邊于是年閏六月化時，亦以不獲盡曲折于達觀老師為懷。噫！諸老宿一念感通，千里靡間，真有如水月相為映射者。獨恨不肖于先師，既缺巾瓶侍奉于平時，而臨沒又不及請一言為終身佩，披薙之恩其何為報？今同法兄仁慶等，謹奉靈骨塔于楞嚴方丈。後因摭其生平大略，具狀仁者乞垂一語，勒之貞石為末世叢林光。幸無恪焉，不肖不勝哀懇之至。
(終)

密藏禪師遺稿後跋

我　紫柏尊者有徒七人焉：一、密藏祖；二、幻予祖；三、寒灰祖；四、幻居祖；五、澹居祖；六、洞聞祖；七、慈音祖。其擔荷翻刻大藏經者，惟密祖與幻予祖也。恢復化城中興刻藏者，乃澹祖也。幻居、寒灰二祖者，贊襄刻藏者也。洞祖不預焉，慈祖無聞也。密祖有徒焉，乃念雲翁也。念翁纘祖父之志，續刻未刻之經、司掌經坊，吳江開建禪林，接待往來雲水，二時茶飯精嚴，天下禪流稱頌，此真誠實行菩薩人也。念翁有徒焉，今我香菴叔也。香叔生平，無喜怒色、無世情態，具慈忍心，體佛祖意，持蓮華經數千餘部，寒暑不歇，老病堅持，此是靈山會中曾受佛記弟子者也。香叔有徒焉，乃明一兄也。明兄蚤厭世途，長臥而逝。明兄有徒焉，今吾按指穎姪是也。維其傑出緇倫，注心道法，慨祖宗之公案未完，收輯密祖遺言，廣布擔願，了完全藏，不謂第六世而有斯人，願來繩繩而無盡。我本樵採之人，愧無文字可贈，但直敘其枝分源派而已，以示將來法屬咸知刻藏相承之脈，若一微塵內流出大千經卷，半滿科中現起無位真人，則在讀是書者當機領略云爾。
順治己亥季春望日紫柏五世法嗣解印敬述

遺稿始末略言

契穎嘗讀古傳記，授受中間未有冥通如密祖之與穎之緣奇也。穎年十六，幸嗣祖派。知祖矢刻書冊藏板流通，而功未竣，飄然往矣。惜其遺稿諸篇湮沒無傳，心甚悲之。丁丑歲杪謁巾石師，座側見祖親書誓刻大藏願文一手卷，固請至再乃得歸焉。然亦僅得其一。聞遺稿向為介生翁祕笥中，後介翁卓錫凌霄，歲戊寅往謁之，叩示跪讀，具見吾祖之矢願宏深，裨益大法豈細也哉？穎因固請，珍祕不與，許穎祝髮後力能勝此，斯不虛所授。求之不獲，鬱鬱而歸。庚辛兩歲薦饑，介翁拽笻去矣。後聞奄謝吳門，故物散佚，耿

懷彌切。壬辰冬，走虞山，與澄如法兄促膝論心，情甚歡洽。語及遺稿不復再睹為悵，澄曰：「無憂介嘗授我，今以授爾可乎？」穎之驚喜出自意外，拜受而歸。噫！是非祖願神護，何以隱而復現？俾穎既得其一，復得其一也。又得牙篆一方，乃祖諱章也，亦名手所鐫，捧持秘重。時癸巳中秋日也。若楞嚴寺規約并禪堂規制，俱出祖心裁製，復從徹微老宿處得之。斯真祖靈有屬大願欲成，故種種法言萃于一時，每於無意中作有意之合，於難得間啟必得之緣。不知造物與之歟，抑精誠合之歟？固不憚炎霜，將所得文言，敬壽諸梓，以廣其傳。惟諸高賢覽是刻者，知穎之志願之誠，特符祖意之神護不沒也。

時順治戊戌菊月望日五世孫契穎謹識

楞嚴寺規制敘

密藏大師鴻飛冥冥，已七十夏星白矣。法門有想望其風采者，不知無位真人出沒於何剎海。忽今秋徑山璉珠菴五世孫按指穎上人，於故老處得其祖之法門遺編，復於老僧處得其祖之楞嚴規制。因丹山居士屬余一言以刻行之，先既序其遺編，茲應序其規制，庶使此希世神奇以成拱壁，天下後世共得親見大師生面，敦教育於春風化日中，凜鍵鎚於迅雷激電下，法乳之施，不廣遠乎？或曰：「此規但於楞嚴尚未可盡行，而何足以曲盡諸方之叢社乎？」余笑曰：「此一曲之見也。此規又何必楞嚴之能行不能行，推此大法為公之關捩子，於種種堂規凡例，即參於百丈清規與尊正規鑒中，又何加損之有哉？」凡有叢林無叢林，但是單丁住山、曠蕩行腳，有此一冊隨身自律，便足以律眾於人天也。此豈法門之小補哉？乃為之序云。

戊戌季秋望日臬亭浪杖人道盛題

密藏禪師定制楞嚴寺規約

五世孫契穎較梓

楞嚴寺建自宋嘉祐間，為浙西名剎，禪講高流多駐錫焉。入國朝，尤與精嚴諸名藍比肩稱盛。迄嘉靖辛酉，廢為巨室別業。萬曆己卯，郡守金谿黃公以寺居郡治之乾邑治之。艮寺廢則乾艮頹陷，迺力請于按院淄川王公、兵道無錫張公議復之。越四載癸未，復有規取其地者，郡守龔公、嘉興顧侯、秀水陳侯堅持不可，遂復上之按院范公、兵道曹公。而鄉達大司空五臺陸公、學憲瑞溪包公、鄉進士袁公坤儀、太史馮公開之，相與捐貲協力，始得盡歸故地。此豈

非伽藍神之默護，而一時宰官居士乘運挺生，共興佛事哉？大司空以殿宇工繁，未易卒舉，因買施廳堂房屋六十餘間，先造方丈禪堂，屬道開督理工役。道開不自揣，勉承諸公之命，始事于甲申秋七月，迄今年春二月，禪堂齋廚等室告成，方且有事方丈。太史謂：「禪堂既創，粗可安僧，宜緩方丈而急佛殿。」夏四月，遂命僧乞施郡中，甫三月隱隱有響應之機矣。會秀水陳侯不祿，乃不逞輩，藉以興讒中止工役。此寔道開德臘淺薄，願力輕微所致。不然，何能舉二十餘年之廢墮，而遂成功于一旦也？道開罪戾，誠無以自解。敬謝檀越，乞食他方，殿宇大功俟諸來哲。然叢林新設，庶事草創，非有成規，曷能垂遠？今定立寺規十條，錄成一樣十四本，方丈、禪堂并十二庵各付一本。後之居斯地者，願共遵守，無作虛文。

- 分授基地

  古蒸林百千萬指群居共學，法固不得自私粒米滴水，況有分居析爨如俗諦者哉？慨自世降風微、法衰道蠹，有不居伽藍，而恣惰神祠鬼墓旗布星羅，以蠶食檀信者矣。有雖居伽藍，而割井離煙，孳畜烹宰，有甚于俗民者矣。有雖居禪室，而務多藏厚積，畜子養孫，無異于酒肉僧者矣。嗟乎！狂瀾倒海，撮土其何以迴之？碎膽裂肝，強順流習。今將本寺基地公私分作一十五分，正對城隍廟一分，作佛殿、天王殿、三門、雨花閣及東西兩廊基，共闊一十六丈，深三十四丈。殿正東而北一分，作方丈及金湯別室、般若堂基，般若堂藏郡守龔公所書金剛經、石刻及各經板，共闊十四丈，深二十五丈。殿正西而北一分，作禪堂、休夏堂及庫司、廚司、齋堂、旦過堂基，共闊十四丈，深二十五丈。已上皆公所也。殿東南方丈前一分，作一庵基，名妙覺殿。西南禪堂前一分，作一庵基，名等覺，各闊十四丈，深九丈。禪堂西為街，街西共地九畝零。南界寺墻西北俱至城腳街，均分作四庵，自東而西，第一名法雲庵，第二名善慧庵，南北各闊十二弓；第三名不動庵，南北闊二十二弓；第四名遠行庵，南北闊二十四弓，有奇佛殿。禪堂後濱北共地十三畝。東北俱界寺墻西至城腳街，均分作六庵，自東而西，第一名現前庵，第二名難勝庵，第三名燄慧庵，第四名發光庵，南俱闊十一弓三尺，北十一弓一尺五寸；第五名離垢庵，南闊十一弓四尺，北十一弓二尺；第六名歡喜庵，南十二弓，北十一弓三尺，而池西岸地一帶屬之。已上皆私室也。其法雲、善慧庵後，池南弦上地一帶，及禪堂後，燄慧、發光庵前地一帶，俱屬禪堂，作菜園，亦公所也。查方丈、禪堂及十

二庵亡僧，俱無葵骨地，合將現前或難勝庵基，動支禪堂錢糧，照叢林舊規，造普同塔一座、塔院三間，聽禪堂撥僧守之。其內隙地悉禪堂種菜辦糧，各庵不得規取寸尺。首僧雜役亦應除免，不得攀累。此雖私亦公也。再照十二庵基內有未造者，禪堂暫管辦糧，俟有戒德高流，會議與之，慎毋徇私，比之匪人，尤不得借與俗諦中人豎一椽一瓦，以啟他釁。違此言者，永劫沉墮。

- 均派糧差

  觀夫南北叢林中，方丈、禪堂必有德者居之，未有納糧當差者。今本寺佛殿、方丈、禪堂及十二庵，共基地四十一畝一分五釐四毫，議除方丈、禪堂外，止應十二庵照依精嚴故事，無論本庵地之多寡，均派糧差，每庵三畝四分五釐，各自辦納，但永不得分戶，及將地畝割寄俗戶，以貽後患。違者眾當協力救正，甚則告官懲處，不得隱忍。其遇造冊及糧里幫貼使用，亦十二庵均派。儻有大德地主矜憐曲護，得蠲免佛殿、方丈，禪堂公占，如他名剎，尤幸事也。余日望之。

- 朔望祝延

  我釋子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粒米寸絲，恩有所自，苟非大事究竟如之，何其坐受之？故祝延一事實報恩重務也。每月朔望應照各大剎上殿稱祝，方丈禪堂僧畢集，十二庵各以首僧一人至，違者罰香十束、油十觔供佛，二次罰銀一兩，作修造之費。二次則會眾擯出其庵，另請僧居之。所有祝延香燭，并眾僧清茶一杯，十二庵逐月輪供。今佛殿未造，暫在禪堂祈祝，各庵免至。

- 官府支應

  昔法道盛時，龍象傑出，王臣每敬禮之恐後。今也糧差正供外，追呼征索，下同胥吏，此豈盡王臣之過哉？實我輩不修梵行，自入卑賤致之也。凡迎接祈禱，一應雜役，本寺諒亦不免除，塔院係禪堂管理，辦糧雜役應免外議。十一庵輪年或輪月，充首僧支理。今庵居未經造完，已造者先儘輪充，永不得干涉方丈、禪堂。

- 方丈住持

  奧稽我釋迦如來之住持五印土也，四十九年三百餘會，邈乎不可尚已。嗣是達磨東來，住持震旦九年熊耳五葉芬芳。智者之天台、觀師之清涼，繼嗣亦各有人，庶幾皆無忝住持之義。于是叢林之興，在禪曰方丈，在講曰法堂。住持者，在禪曰堂頭，在講曰座主、曰上堂、曰陞座。此又禪講說法之所由分也。考之六朝、唐宋盛時，逮我太祖、成祖，以至弘正間，凡

住持者，皆有司致敬敦請，相與表裏匡扶化道。嘉隆以來，各寺類以本山酒肉僧輪充住持，且指實行禪者本色道人，及諸方參遊衲子為野和尚。嗟乎！為佛子者，寧甘心若所為家和尚哉？昔也敦請而至，今則牒箚而驅；昔也捧喝上堂，今則杯酒入院；昔也利生陞座，今則自利赴期。又何怪乎有司之驅使而奴隸之也。本寺方丈之攝，雖不能迴波泝流上法古昔，亦當少匡時弊，冀振玄風。凡請住持，必咨訪他山名德瓢笠高流，或能以正知正見開悟一切，或能精持靜念鎮攝一切，或能堅持淨戒風礪一切，無論齒臘高下，皆議請之。訪議既定，禪堂首座、維那并本堂主僧(即監寺)、各庵首僧，隨力辦具香信，兼求金湯書刺，擇日請迎。至日，禪堂設齋禮送入院。如地遠者，止令禪堂主僧、當年首僧，賫具眾僧名柬及金湯書刺往迎。不得赴官給帖，不得設齋慶賀住持，亦不得設齋款眾。如無名德堪以應請，不妨闕席。慎無以師子蟲魚貫輪充，自食身肉。入院之後，每月朔望先晚，禪堂設茶千栴檀林，首座監寺等執香詣方丈恭請茶話。茶畢，或隨意舉唱，或參決心疑，或咨請經旨，或商略常住事務。各庵首僧必至，其餘有志參請者聽。住持如欲退院，禪堂上中下座及本堂主僧、各庵首僧再四懇留不可，然後于禪堂備齋禮送出院。首座有為眾所推仰，及前院舉代，亦堪補席，蓋古有其事也。方丈立住持題名碑一座，使後之人得指而賢否之。此昭勸戒。其住持闕席，方丈堂舍聽禪堂撥僧守之，不許各庵令僧安居，以致侵沒常住。

- 茶參坐次

  自昔禪林參堂入室，惟立受而已。初無坐禮，況敢與主法者抗，使道法不尊。今設茶坐次，惟住持一人正坐于上，餘皆列坐兩旁。自北而南，先本堂上中下座，次各庵首僧、本堂監寺、知賓化主，又次各庵散眾及本堂典座等一切行人。即本堂四首座有耆宿，與住持年相若道相似，或曾同參共學于此，亦當折節贊揚。故一佛出世，十方諸佛同集道場。先輩祖師亦類多隱顯上下，互相鼓激，無他念也。其或未至無學地位，更當虛心參學，毋自慢高。儻缺住持，則第一座舉揚參請，坐次則堂中四首座上位，各庵首僧、本堂監寺知賓下位，餘盡兩旁序坐。

- 叢林賞罰

  佛律視刑書，其詳密不啻萬倍。故俗諦中人，干冒國憲，無或深怪。如僧行少虧，即不逾時遍人口耳。是僧家犯佛律，為王章所不科，議者最多。故持佛律，以整肅僧輩，實住持之職也。本寺凡各庵有事，當白當年首僧轉白禪堂，首座赴住持聽

理。如禪堂有事，則首座知會首僧赴住持聽理。住持缺，則首座代理；首座并缺，則當年首僧鳴板，集禪堂監寺等及各庵首僧，共赴方丈議處。若事情重大，即住持首座不缺，亦當集眾共議。方丈設立二簿，註記合寺僧功過，有不服公議者，連名具呈僧綱司，轉聞官府懲治。

- 禪堂規則

  古叢林有明眼者主其席，又有第一座贊其化，由是諸方參學龍象，雲奔霧湧相聚一堂，拼命鉗鎚，不至發明己事、不已充其心，即死于凍餓，吾寧焉！何法道衰而叢林敝，祖意微而僧行虧？主法者惟利養是圖，而號稱粥飯主者，亦往往據禪堂為壟斷，借長連曲彔木床為利媒，依期論價，賈集庸材以為奇貨，而鑄鬻之期畢，則競少爭多，作散場公案。嗚呼！此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舍是則能持福緣供接往來者，為大善知識矣。初不知叢林之設為何事，又或一瓢一衲，萬水千山，與先聖賢遺跡作仇讎、償路債者，為參方之士矣。初不知古人三到九上與八十猶行腳者為何事？又或有因營修寺院，建立講經、諷經、坐禪念佛期場，自謂得方便募化之道。殊不知解說為闡明法要，讀誦為借熏鈍根，參禪為究明心地，念佛為求生淨土。若營修，則自有本分善緣，顧可因瑣瑣有為功德，而倒行逆施若此也。今本寺禪堂，永宜痛戒前非，務在延請正知正見戒德精嚴者為第一座，實心實行勤勞為眾者為主僧。每年立二長期，四月初一日結夏，至八月終解期；十月初一日結冬，至明年二月終解期。蓋古惟坐夏，今兼結冬者，以近來叢林習便故也。舊規上期不過百二十日，今百五十日者，以近來真參實學，每苦根鈍期速，功廢半途故也。歲闕三月九月者，以其時便，宜漸葺冬夏衣服故也。堂中當遵古法立床曆簿一扇，每三月初一日、九月初一日出付書記。無論他方此界，但能真實甘淡泊為生死者，即與登簿。進堂期內，除疾病外，決不許起單及告假暫出。其修持之法，或參禪，或念佛，或持經咒，或習教觀，各從其便。惟四時止靜、二時課佛或課經，則眾共之。苟有不謀道而謀食、不務實而務名，冒進此堂，即宜擯出，即堂內草深一丈，應無所徇。其禁戒言笑戲爭等項，聽第一座隨期立規，便宜賞罰。堂中飲食，惟隨庫司豐儉而致隆殺，不應為利養故諂曲求施門。庫司蓄有冬夏衣布，于立夏前三日，合堂內外均給散之。禪堂一應銀錢米貯庫司，主僧惟董理提調，不得擅自私蓄。凡主僧不守禪規，或徇私謀為及容留不肖僧眾，許眾白第一座，以理勸戒不改，則知會首僧共白方丈，更宜擯出，不得互相姑息，致墜叢林。

- 各庵規則

  僧俗之分，不徒以其跡，蓋有實存焉。乃今住寺分房，豈獨盡亡其實，抑且并去其跡，所存惟薙染而已。本寺分居十二所，不曰房而曰庵，宜取名十地二覺者，屬望之意，實深且重。所願各庵悉照禪堂規約，精進修持，冀挽頹習。不爾，亦當無虧戒律、無毀規儀，不缺二時課程，自辦一生事業，庶無忝居名藍為佛子。至若栽蔥種韭、蠶桑孳畜，尤本寺昔日傾廢之因，切宜重戒。
- 常住修造

  修寺建塔，世疇不以有為功德稱之，然亦顧主修者何如人耳。若為自求人天福報，稱之曰有為固宜。苟念一切眾生慳貪執重，藉此而銷亡其執習；又念一切眾生處大火宅中，熱惱無告，藉此令得寄滴水于佛海，作他劫清涼之源；又念時當末季，像教漸微，藉此而扶十二于千百，令未來諸眾生見一剎、聞一剎，入一塔廟，一瞻禮、一指顧、一低頭，皆成佛道。如是而可謂之有為乎哉？故在凡夫，則終日靜坐，徒增我習；在菩薩，則一止一作，無非妙用。奈何今之修造者，不惟匙普賢願行，而求報人天者且寡矣。故佛亭旗鼓歌舞街衢者有之，廣求書刺遍叩豪門者有之。入一郡邑，至一聚落，多方探訪，專求善施者有之。舍是則或建講經、坐禪之期，或開念佛、誦經之會，千奇萬怪簧鼓檀那，倒行逆施毀佛規式，要之盡非修造本分行門也。今本寺置立緣簿四副，每副四冊，自一分至九分為一冊，自一錢至九錢為一冊，自一兩至九兩為一冊，自十兩以上為一冊。內將一副存本寺收支櫃上，立二櫃主掌之。有來寺隨喜者，隨緣乞施。將三副擇請真實戒行僧，分布城邑，隨緣乞施，無貧富、無貴賤、無多寡，必施而後已。有慳結者，當為三懇，化之無倦。即農樵負販，發心喜捨，少至一錢、一縷一粒，亦當生恭敬尊重心以受之。蓋貧人一錢與百千萬貫等也。如是募緣，其得雖寡而緣則溥，其時雖久而功則堅。所收之銀，惟貯櫃中，不得入方丈、禪堂。及各庵櫃上別立收支二簿，凡收支銀兩，櫃主會同禪堂監寺及管工僧三面眼同稱兌登註明白。除木石磚瓦灰釘工匠外，分毫不得他費，亦不得彼此支借，以昧因果，自沉苦趣。其殿宇式樣基址界分俱有定規，無擅更易。方丈、禪堂并各庵，不得私自取用寸木片瓦，及私役匠作做造家火。如有此等，管工僧白眾，罰銀一兩公用，仍罰賠所費工料。叮寧告戒之後有故犯者，伽藍神其殛之。

皇明萬曆乙酉冬十一月望日沙門道開識

（本寺
欽蒙
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
賜畫像觀音大士一軸，紫衣一襲，每年十一月十九
日恭遇
皇太后聖節，及
今上聖節、冬節、年節，住持當遵奉
南京禮部劄付，及
本府帖文內事理，陳像披衣祝
賀。尋常務要珍藏保護，不許披展玩褻。如住持闕則
禪堂首座代披行禮。首座并缺，則監寺代披行禮。
凡住持、首座、監寺重換，須交收明白。至囑。
時
皇明萬曆己丑五月朔旦道開續筆）

密藏禪師楞嚴寺禪堂規約

徑山五世孫契穎較梓

昔如來應世作大醫王，救療眾生，良非一味，故四十九年惓惓善誘，而防非止惡律部獨詳焉。迨夫世降風微，僧行譾劣，由是百丈大師大不獲已，曲施俯徇，建立清規，此又貫高田光之用心也。然其周折進退，經曲威儀，猶有足觀。宋程伯子有言：「三代禮樂在是矣。」何今也日趨日下，愈流愈遠，比丘家率以詩文字畫、爐香杯茗，相高習成，逸豫燕安，背馳本教；而世之所以貴方外交者，亦惟此輩而已。如是而欲其持佛律、奉祖規，為七眾瞻依，得乎？興言及此，誠可痛悲。略示堂規，幸相持守。

- 近世修行，類曰參禪念佛。然參禪念佛，非有定時定處，一日之間自子至亥，皆參禪念佛時也；靜鬧閒忙，皆參禪念佛處也。故溈山典座、雪峰飯頭、黃梅腰石、力舂白雲，身親磨職，皆莫不洞徹心宗，作後模範。凡我同居，起居食息，俯仰周旋，慎毋虛度光陰，各顧本參本念。先德云：「一息不在，如同死人。」勉哉。
- 二時功課，乃叢林舊規，一聞報鐘，內外盡合，隨堂禮誦，違者罰跪香一炷。惟廚庫各留看守一人，及茶頭應免，有疾及有公務者亦免。

- 叢林飯食，粒米滴水，義重同餐。除打板過堂外，有私自飲食及私與者，各罰跪香一炷。惟客至，并有常住公事先出後歸，及戒過午食者、病者不論。
- 酒戒，律中甚嚴。凡號稱比丘佛子，若飲酒者，跪香一炷，再犯擯出；有病服藥及工僱人不論。
- 叢林之建，為眾參學之地，非曰美觀，亦非戲謔鬧鬨場也。凡有閒談雜論者，跪香一炷。嬉笑及攀肩搭背，損失威儀者，跪香二炷。再犯罰油一觔，三犯擯出。其罵詈諍鬥者，無論是非，各跪香二炷，罰油一觔，再犯擯出。
- 戒赴請念經。夫佛說一切法，本欲眾生聞而思、思而修、修而證。若讀若誦，亦不過使劣根人出口入耳，文熟義解。迺今藉以博身口受用，甚至杜撰偈讚，歌舞悅人，且用角技矜能，恬不為恥，豈不大悖佛祖意哉？即如瑜伽一教，彼固自有儀軌真言，初未嘗令人念何經，亦未嘗令禪者為之。古有撥僧應供，齋畢轉經，亦不過因齋轉經，非因經賈利也。弊至于今，誠可痛憫。凡居此堂者，決不許赴俗誦經以圖利養，違者罰油十觔。
- 戒接待女眾。夫婦女入寺禮佛，固其善心。然民風不古，謗讒易興，而我教往往受斯玷累，不可不戒。今縱不能嚴拒其來，亦當漸為杜絕之計。凡我同居，不許以一茶一飯款延婦女，及接言談，違者即時擯出。
- 禪堂內外，各不許私收徒弟及披薙，違者師徒俱擯。倘有在家善人及在寺行人，欲請法名者，監寺為白首座命之。
- 禪堂內外，非為常住公務，不許私出，違者每一宿罰跪香一炷，五日以上者擯。其有公務及省師省親訊友者，須白首座允可，立限水牌方出。違限者每一日罰跪香一炷，十日以上者擯。
- 近時海內叢林衰落，大都皆以住持不得其人，而禪堂內外又賓主太相懸絕。在堂內者，意不過曰：「藉衣食以資熏脩己耳。」叢林得失，漠不介懷。故一飲一食，百謝千酬，宛然恩出主僧，受之分外。在堂外者，則賴此以便私圖。聲價既售，利養既歸，鮮不畜子養孫，親疏爾我。其究也，不至盡逐高賢不已。情深業重，伽藍神且厭薄之，而叢林之廢可日待。不知檀那滴水，慘劇洋銅，而叢林內外實關一體，譬之一夫身心，不可岐而二焉者也。且今所稱主僧，及俗呼當家，蓋古監寺職耳。首座、監寺相與表裏，冀贊住持，以弘化道，分自有差，詎容倒置？本寺倘缺住持，則堂內外事無大小，必監寺白首座裁之，庶幾其猶心臂指之相使，而得免夫內輕外重、借公營私之弊乎。
- 禪堂立床曆、執事二簿，凡欲入堂及領執事者，必白首座，訊其名號鄉族及無忤逆逃叛緣事在官等由，然後錄艸簿、登水牌，令

之安單就職。閱旬月察其人，果心無外慕，與眾和同，然後入堂者登床曆簿，領執事者登執事簿。有不白首座徇私擅留者，罰跪香一炷，所留人擯去。其由堂外執事入堂及堂內出就外職者，不必登艸簿水牌。

- 禪堂立記過簿一扇，凡僧行有過，每日晚課畢，堂內聽維那糾舉，堂外聽監寺糾舉，俱首座酌量輕重論罰，罰畢登註記過簿。臨罰抗辯不服者，加罰香一炷，再不服者擯。
- 堂外執事，除犯清規立擯外，凡無過欲起單者，須半月前預白，請人替職；如滿半月，即無人交替，聽從起單。
- 禪堂立交割題名簿一扇，佛像經書器物簿二扇，凡交割家務，須舊管者或點茶，或備齋，請住持及堂內外各庵首僧切近檀越眼同，將常住佛像經書、器物照簿，逐一查點，交收明白，然後題交者收者名于交割簿。方丈以下皆書名花押證盟。如有缺少，須責賠償。蓋常住物寧有增，無寧有損也。倘下手無正職收領，聽住持或首座命僧署管，署管人亦須題名交割簿，常住物不可令一日失守。其佛像經書器物簿二扇，一存欽賜匣內以立根本，一存首座寮以時稽查。如有檀越增施佛像經書，及賢能主僧新置器物，即須添記二簿，以聽交割。
- 禪堂立經書器物暫時出入簿一扇。凡有公事，取本堂常住物出外應用，及借他寺院物來堂應用，即旦夕亦宜登簿，以便日逐查銷。蓋人命無常，呼吸代謝，前後失告，罪業誰歸？其欽賜匣內物，尤必首座面眾，親手檢查出入，不許他人私自啟閉。匣上鎖匙，須收庫司。至祝！至祝！
- 禪堂立亡僧抄箚簿一扇，凡堂內外有僧亡化，首座即時集眾，抄箚登簿。所有衣缽，除量與看病行人外，盡須估唱，為買棺木，及點茶，或備齋，請眾誦經稱佛，津送茶毘，以資冥薦。如無衣缽者，須常住量力津送，亦須記其名號鄉族及化時年月日時。此叢林重規，不可忽也。
- 禪堂雖戒應付誦經，倘有檀越就詣本堂禮誦，則無可辭之理。堂內合輪次撥僧以應，如所應撥之僧，于檀越所欲誦之經稍不閑熟，聽首座另撥，即抵下次應撥之數也。又或檀越意有專指，則亦委曲從之。其經資無論多寡，悉照常規，合堂內外三等均分，不得私收入己，違者罰油五觔。
- 禪堂錢糧雖貯庫司，而收支簿則堂內書記掌之。凡檀那粒米寸絲，必入堂白眾登記；庫司日逐支用銀錢，須錄水牌。每日晚課畢，送書記謄入簿內，半月筭結一通。即暫時賒借，亦須白堂登賒借收支簿，以便查銷。

皇明萬曆己丑仲夏朔道開謹白

明吳江接待寺監寺前徑山寂照庵司藏念雲勤公塔銘(并序)

維我達觀大師遺讖，有怪來雙徑為雙樹貝葉，如雲日自屯之句。故闍維而建窣堵波，則歸骨於鵬搏峰；方冊以行脩多羅，則貯板於寂照庵。蓋一遵先訓云。而大師生緣實在吳江，吳江之接待寺，尤其所常駐錫地。念雲勤公於大師為法孫，於雙徑經房、吳江接眾，皆嘗為主者，葬處在徑山黃沙灘左。余於兩處皆忝稱外護，不能無片言以誌其方墳，乃序而銘之。公諱興勤，念雲者其字也，俗姓張氏，河南之禹州人。少失怙恃，十六即入清涼山，勤行苦行。幻余本公見而器之，曲為成就。既一再往還京師，得事密藏開師，命今名為弟子，然猶未為薙染。開師乃大師之得法上首，諸法門弘護事，皆親承付囑，一力擔荷。大師欲易梵筴為方筴，以流通大藏，開本二公實為領袖。時方設刻場於五臺，取施貲於吳越，金錢出納之在南方者，余友周季華氏司之，而齎持道路者惟公一人，蓋為開師所托重如此。又以其間隨大師遍謁諸大名山，公充前驅，先至後息。汲泉掃室，以息大師之道，從其勞瘁，亦倍於他人。開師隱遁，公於大師前落鬆禮別，尋師繩橋鳥道，無險不經；終南峨嵋、匡廬衡嶽，無幽不歷，迄不得師消息。蓋行逾萬里，期越三年而始返就大師於潭柘，俾充都管，裨益為多。公長身偉貌，熱腸直口，事所當言，即大師室中眾皆屏息者亦陳白，無所畏讓。既以北地苦寒，遷五臺經板於雙徑立為定法，山之寂照主收藏，禾之楞嚴主流行，推公領其事。余友周子介氏，與共為經紀，事事咸理。吾邑接待寺，地處南北之衝，雲水來遊肩摩踵接，無邊海公主此禪院，願王深廣道行高嚴，十方粥飯主人稱為第一。萬曆庚戌，海公遷化，難乎其繼。邑諸檀越我沈周兩氏為之倡余家僉憲、憲副兩兄輩特禮致公，以據其席。公缽無異飯，篋無餘衲，一心為眾，千指稟仰，叢林之盛視昔有加。邑諸宰官，若前趙中丞、周冏卿，及今呂李兩司馬、孫方伯始、吳侍御、沈儀部輩，無不終信嚮之。檀施所積，凡置常稔田三頃，計每日可以一畝之餘粒供眾歲，所求者惟果蔬薪炭雜需。公亦時或以施資假貸於往來，善信取息，佐其缺乏，或以好利諷之。公毅然曰：「吾不爾者，齋廚諸費何來？」固知公不避殖貨之嫌者，正其飯僧深切處也。又增置養老堂以居退休，則與其法友念光通公協力成之。公往執侍大師左右，嘗令熟讀《永嘉集》等。未來接待時，曾當寒熱交作中夢作諸經頌，其頌《法華》一首云：「悟佛三乘坐信車，利生道行辨龍蛇。如獐獨跳蕉芽種，蓮葉波心不染沙。」醒以告人，聞者異之。及領堂事，寒宵暑夜課誦，

必以身先，迄老不怠。有關常住，細務畢親，夙有威望，見者自皆畏而服之。暮年屢病屢起，終不肯以衰憊自佚。崇禎戊辰十月二日，遂爾長逝。世壽七十有一，法臘三十有五。公素不畜徒，晚見一僧朴誠，他日可奉香火，為命名隆徑，而字以香菴，立為己嗣。黃沙灘有山四十畝，售自天然房者，俾作塔院恒產。今來乞銘者，即隆徑是也。公歿既從茶毘，庚午歸葬山中，而碑碣尚虛。余從子君善常寄跡禪寮，稔公行履為詳。余得撮其梗概，作為銘詩。銘曰：

「紫柏垂芳，奕葉有光。勤公挺出，厥貌堂堂。心奉塵剎，氣作金湯。飯出香廚，經藏寶坊。淵神篤護，歿而不忘。孫枝祖蔭，趾頂相望。敢告山靈，環護是鄉。彌天法雨，永作津梁。」

皇明崇禎六年歲次癸酉中秋之吉　　弟子隆徑立石

賜進士第通奉大夫巡撫山東提督軍務兼理河道營田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前山東等處承宣布政司左布政加正二品服俸　　沈　珣撰

賜進士出身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欽差提督省直援遼餉務前奉命巡按陝西，兼攝三鎮地方　　吳　煥書丹

賜進士第中奉大夫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布政使　　孫枝芳篆額

附刻徑山請書

徑山興聖寺，天下選佛場，始而國一欽把牛鼻繩，逮於佛日杲作師子吼，信為麟鳳飛遊之苑，允矣龍象蹴踏之區。既去聖遠而邪法興，遂當人藏而正宗墜，豈期法堂前草深一丈，安得寶座上舌覆大千？(昭)等幸忝僧倫，深慚勝剎，思以身而徇道，特為法而求人。然重提佛祖已墜之綱，宜得慧行絕倫之士。顧日月照臨而眚盲莫睹，雷霆震烈而聾聵無聞。爰自辛卯之歲二月望日，本寺方舉千人佛會，畢舉洪鐘，有師自方外趨來，登堂禮佛，略徘徊乎祖塔，遂振錫而遄征。(昭)等目珠光而自失，瞻寶月而踟躇，念一去之何追？懷中心以忽若。迺告　幻居界師，師驚曰：「此尊者也。」日之云暮，相與追于雙溪。執炬以行剝啄窮于列戶。天與之逢，果得其處。時且丙夜，境方在瞑，夢綠袍之拜跪，覺緇衣以皈依。尊者問先古之遺蹤，索志書之全帙。星言夙駕，扳仰無由，明發告辭，犬馬中結。忽念本山伽藍衣綠者眾，迺驚神靈為法擁衛有歸，蒐彼志書，用將以獻。尊者辱賜徑山之歌，重浚放生之沼，增我山之光鑒，啟列祖之緒端。(昭)等非人知恩知德，當今之世舍此其誰？八十人中載來，果是幻居界師，曉諭(昭)曰：「尊者道在天下，跡遍四方，道合則千里命駕，義乖而一飯拂衣。迅雷不測其機用，神龍

難窺其躍潛。或有銜仰終年，不獲半面。蓋是門風之峻絕，非存情者之可疏親耳。吾為子計，尊者上足二人。幻予本禪師、　密藏開禪師，並親承棒喝久侍巾瓶，尊者法道，庶幾在茲。一則春風和氣，大眾瞻依；一則枯雪嚴霜，魔眷銷伏。真如左右手，不分兄弟身。」既而見之，大江以南，士大夫之好法者，咸舉芳名；淨比丘之飽參者，盡揚道譽。于是　界師為紹諸名公勸言(昭)等躬即五臺山妙德菴，稽首二師座下，將以不腆，用致我詞。恭惟幻余本禪師、密藏開禪師，悟有生鴆毒，乘出世舟航。號稱飽參，寔宗門之爪牙；卓有實行，蓋法窟之頭角。平生刻苦於道，諸方咸服其誠，誓將把手牽一切人同入涅槃場，豈得掉臂向五臺山獨居清涼地？秋月行空，非厭污而匿照；春雷震物，將隨地而發聲。況三千樓閣雖墟，而十萬松杉未老，山花野草微風動搖猶堪永日，暮鼓晨鐘清規隱映未錯用心。謂於棒頭喝下，可見彼八十一人；勿言寺老僧殘，曾安我千百七眾。紺目金容，期重臨於鳥道；慈雲法雨，且忽湧於龍宮。斯雖諸祖莊嚴此山之宿願，待人而行；實尊者賜歌浚沼之公案，得師以了。感因緣之殊勝，知諸佛之冥加。爰遍盟於諸檀，特專祈於法座。螻蟻微誠，冀慈嚴之易動；巖龕久寂，睹佛日之重輝。幸賜哀憐，均垂允諾。謹疏。

萬曆壬辰正月元日

徑山興聖寺弟子圓昭　圓輝
海舟　古曇
性正　如昇
如昇　如旻
淨霖　真月
圓曉　圓奎等仝稽首頂禮

尊者與藏大師書

大都法化之柄，所以抑揚聖凡之椎輪也。苟非見地高古，脫略窠臼，不動思惟，神情開朗者，誰敢妄襲之哉？邇來庸鄙設與言此，未有不縮首駭而唾舌者也。苟不立志，則臭虫勿若矣。予又何言哉？徑山諸僧，遠來不易，須委曲成就。凡一應事體，當與幻予、幻居議之。可通者但憑汝決之，無煩老漢介意。至囑開郎目之。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